莊子新疏

陳灨一書

黃星若先生近影

莊子新疏序

余少年多病。喜讀老莊。實行其專氣致柔心齋坐忘之養生法。而尤得力於莊子。以構成我遺名利齊生死獨往獨來之人生觀。然於南華經之解釋。則尚拘於古來之注疏。未能獨有領悟也。近數年間。獲交無錫黃子星若。星若深於易。致力已三十餘年。與余互相研求。賞奇析疑。輒終日忘倦。樂可知也。一日。黃子謂余曰。莊子之學。宗孔祧老。寶爲易教之別傳。世人顧以荒唐目之。殆未識莊子之苦心也。余初聞而疑之。厥後黃子以所著莊子新疏示余。余受而讀之。則其所言。奇而且確。實能綜貫全書。得其本旨。非好爲高論者。嗟乎。二千餘年之後。爲蒙叟之知己者。黃子一人而已。慨自秦火一炬。以及歷代戰亂相尋。古時典籍。因茲而亡佚者。何可勝數。而莊子一書。乃得流傳不絕。以迄於今。撰厥所由。當有二因。一則以文章汪洋恣肆。無與匹偶。文人學士。罔不視爲瓌寶。循誦不倦。注釋者亦

黃氏觀螺樓藏本

無慮數十家。一則以神仙家皆祖老而宗莊。視爲道教之經典。亦多爲之注釋。以煉丹修道之術附會此二者以不絕也。今讀莊子之傳本。得精此二者之注釋而益晦。又莊子之不幸。然是書之精意。因二者之注釋而益晦。又莊子之不幸。固莊子之幸。然是書之精意。因二者之注釋而益晦。又莊子之不幸。

而視青天。豈惟讀書得間。別具隻眼。爲之蕩瑕滌垢。發雲霧。內七篇逍遙遊完全爲一乾卦。餘六篇爲六爻。又即大學之八條目。以莊子不主張有國。故祇七篇。以其傳聖學之全部。謂之內。外篇在宥篇之尸居而龍見。尸爲坤靜。居則不動。即爲乾。田子方篇之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是明寫一太極。天地篇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章。爲周子太極圖說之所本。天道篇之善故靜也一段。爲程明道定性書之所本。凡此諸義。黃子皆左右逢源。一一探其本而闡發之。是可見先秦以前道儒本未分立也。余讀荀子非十二子篇分諸子學派爲六。如它囂魏牟爲一家。陳仲史鰌爲一家。墨翟宋鈃爲一家。愼到田

駢爲一家・惠施鄧析爲一家・子思孟子爲一家・均以人分而不以學派分。固未嘗有道儒之名。韓非子顯學篇・雖云儒分爲八・墨分爲三。亦祇有儒墨之名。而無道儒之名。莊子本書之天下篇・分墨翟禽滑釐爲一家・彭蒙田駢愼到爲一家・關尹老聃爲一家・惠施爲一家・公孫龍爲一家。其間尤可注意者・所分六家之中・獨無儒家其人在內。而在篇首所敘古之道術有云・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意・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是明明認孔子爲內聖外王。其所傳爲未分裂以前之道術。其推尊可謂至極。而言及莊周・則云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宏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稠適而上遂。是又明指周乃合孔老而自成一家・以上紹古之道術者。尤足爲黃子所說儒道不分之確證也。黃子之視余・猶惠子之知我。凡有所著・必使余爲之序。余故原本其意而

推廣之如此。黃子讀之，當相視而笑也」壬申臘月蔣維喬竹莊甫敘

於因是齋

莊子新疏自序

能出世・能經世・能融通・能祕密・能示天外之天・能寫人中之人・能傳聖學於片言隻字・能肖物狀於一官半竅・既眞切・又玄妙・使夫亂世之人・見之而不怒・愛之而不忍遺・詼諧奇特・渾灝流暢・天機往還・冥內外・絕聖常・能使病者已病憂者解憂・怨者捐忿・慾者消慾・勞者忘勞・倦者醒倦・貧者安貧・苦者郤苦・失王公於廟堂之上・進臧穀於一室之中・育賢才於閼寥之坰・慰遺逸於寂寞之濱・筆端貌象帝・言下得眞人・曼聲循誦・好破長夜之夢・服膺玩味・世掃鄙俗之塵・如此雄文奇文妙文眞文至文・不許並世來者觀我衆陋制我一席・則凡能文之士・握鉛槧者・人人之所心願樂爲・而又竭其爲文之才不能成之者也。豈知如此雄文奇文妙文眞文至文・是蓋傳吾國無數聖哲之眞思想眞言論眞面貌眞學統先聖哲述古始者・已於戰國時代蚤爲吾人作之矣。子莊子莊子諸篇是也。是蓋傳吾國無數聖哲之眞思想眞言論眞面貌眞學統

黃氏觀蝶樓藏本

者也・奈何千數百年而來・擯於儒・亂於釋・埋於丹・迷於俗・忌於熱中之徒・毀於無知之傖・淆惑於先世之達官・剽竊於咬文嚼字之士人。故曰至人當前・庸不識也。嘗試論之。所數數往還敝跬譬無用之言者・爲功利而已矣。所爲者・自勞苦而已矣。所數數往還敝跬譬無用之言者・爲虎謀皮而已矣。俗之漸民久矣。今而挫其銳・解其紛・和同其塵・使夫知者不敢爲也・則宜不省也。設使聰明才傑之士・帶眼清心而觀俗世。方知財貨者公物也・職位者公名也。人生短景・百歲難期。古來英雄豪傑名士美人・在此大宇長宙之中・運幾許智慧・操幾許勢力・施幾許爭奪・縱幾許淫殺。前者死・後者生。國幾經分合。世幾歷滄桑。酷虐遭幾度。酸辛味幾番。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災來无妄・茲父孝子不能救也。財物安在乎。功名安在乎。幾張紙・不過痛史。究竟觀・霜入幕・風度林・耗矣。唯此君臣父子夫夫婦婦兄弟朋朋友友・各以誠樸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

爲・而老安少懷於其間・循天之理・樂天之眞・尋尋常常・乃爲古今不二・不可虧也。世界大同・人有天爵・不爭奪之有也。故以名言者・於斯常名。以利言者・何爭奪之有也。故以名言者・於斯常名。以利言者・於斯常壽。以多子孫言者・於斯常多子孫。無爲而治・利。以壽言者・於斯常壽。以多子孫言者・於斯常多子孫。無爲而治・賊。不夏不憂不懼。斯治平之實際也。雖然。老子有言矣。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莊子有鑒於老子・深恐大道之不能傳・爰法大易取象・虛而可實・玄而不晦・造爲三言・若互體之相因。寓言十九・中有重言十七・重言者・耆艾眞至可信之言・非如文惠君輪扁等之意造・又非如罔兩渾沌之借名者也。卮言日出者・莊子以爲此寓言重重言・其味津津・可以日出而不厭・又和之以天鈞・如樂與飢・善誘循循・則引進人類入於道德之一方便也。故曼衍窮年・有內外諸篇之作・以貽後世也。外篇之稱・內篇之餘也。本無所謂雜篇也。故自駢拇以下名外篇者凡二十餘篇。眞僞雜陳・學者辨之。至如胠篋馬蹄刻意繕性・前人致疑爲僞。要爲少年之作・與老年之作不同。又子

黃氏覩蝶樓藏本

莊子孔老不分門。後人欲擯入道家・故以其近孔之作・平易之言・概以爲僞耳。若論其實・盜跖漁父說劍讓王而外・則章有僞而篇無僞・即其僞章・亦不過至少數也。宋五子儒者之雄也。而周茂叔先生之太極圖說・何其類於莊子所云之性脩反德。程明道先生之定性書・何其類於所云之惟善故靜不將不迎。邵堯夫張子厚兩先生之所言・何其類於天運田子方二篇中所云者多也。精之又精反以相天・與中庸至誠無息之文王何異。除日無歲・無內爲外・與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何別。外鍵內鍵・人非鬼責・又何以與大學十目十手之愼獨相符也。是外篇者・兼師孔老・而出入於學庸道德者也。又・莊子深惡田齊・故本老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代孔子作討陳恆之檄文・是爲胠篋篇。或者非之・以爲有激之刻論・彼眞天祿閣隕身之徒哉。又何能測素王之心而知子莊子之旨趣乎。卽儒以詩禮發塚・亦非誣也。所謂功利自勞者之徒也。其直而嚴・婉而諷・寧受不知己者之詬詈・有如是者焉。慨自儒分墨離・互相辯是非。厥後老子之徒亦與之爲鼎

足。考其由來・自伏羲示道德・先天道・後天德・順道・至於孔子老子・無門無毒。彼豈有道德儒墨之分・更何有陰陽名法等之分耶。子莊子盱衡今古・欲鑿殊異而反之同・致國學於一本・而還澆漓之惡俗於淳厚・故內外諸篇中玄同之言以天倪和之者・纍纍如貫珠也。內篇之稱・以其傳大學經文八條目而本於乾卦六爻之故。而亦爲論語孔子志學一章之注故也。其大學傳文・曾子所作。論語之記・又成於曾子之徒・一貫之學曾子固以魯得之。泰火之後。今存曾氏一系之書耳。須知聖門廣大・曾子之外非遂無人。子桑戶子琴張孟子戠子與子犁子來之儔・安知非孔子之徒・狂簡裁成・顏子之次・春風沂水・吾與點也哉。子莊子宋之蒙人也。爲漆園吏。於學無所不窺。宋魯地相邇・游釣棲息在焉。彼其得於故老。聞於先哲。雖曰學無常師・然而必有傳也。今爲之證之。內篇逍遙遊・傳治平而格物也。齊物論・傳物格而知至而意誠・知至而意誠也。養生主・傳知至而意誠而心正也。人間世・傳意誠而心正而身脩也。

乾之內卦成矣。德充符・傳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家齊也。乾之九四與九三皆曰重剛・符字則身心兩相符而內外乃可一如也。故逍遙遊之神人御飛龍者・居藐姑射山而改列子文傳乾卦九五・以寫帝堯也。齊物論之誠明葆光以藏其知・實由於環中兩行。環中而得止乎其樞・中也。兩行而寓諸庸・和也。一而天人不相勝・誠也。滑疑之耀・明也。君師夾持・乾卦兩大人利見也。齊是非・齊彼此・四問而四不知・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孔子何足以知之・此非知止而後定靜且安・得喜怒哀樂未發時之中・以爲乾初九潛龍勿用之傳耶。罔兩大之至・夢蝶之分・化之至也。牛黑色而最大・以喻迷惑之甚者。又在田之活物也。養生主之庖丁解牛・正爲誠正於在田之物而見其爲龍之刀於迷惑之心知・使之順理而解散・禮樂之功於以奏也。脩身兆之矣。全受全歸・死本如被刑也。人間世有格君難・誨太子難・國際交涉難。戒愼恐懼・乾惕之甚・乃至置死生於度外・以求無用之用・然後如大川之世間庶可視爲素處之淵而躍也。心齋之傳・終古眞傳

。改列子句吉祥止耳爲止止・以示艮卦內外六爻。其力量之巨・尤非後賢之所能測也。陰陽九六・十九同功・止止一提・先後河洛等・大易一象無漏矣。德充符・繼支離疏後詳述無足・少足・無趾・醜貌之駘它・支離之無脈・甕瓮之大癭。以爲本渾沌者・脩身而後漸復其原。其無足等是傳九四之躍也。至於全人而雌雄合乎前・則家齊矣。三四二爻正爲鯤鵬同居天池之交也。子莊子不爲國謀篇者・有同於孟子天下定於一之旨。特孟子望之齊梁之君・而子莊子歸之孔子之教・以爲道德一而天下一・此必然之理也。不曰大君而曰大宗師者・以爲如孔子之全德抱道・庶可當是九五之大人而以教爲政。且所以明示己之有傳於七師・是以大孔子而特贊顏子也。（後世誣莊子爲子夏一系・眞無據之武斷。）論語鄉黨篇寫孔子之於人。此大宗師篇・寫孔子之於天也。帝王而應・龍不亢矣。神巫逃去・有天下而不與・精靈據大寶如秦始漢武之流・惑天下而亂人心者・永遠不存・斯逍遙遊於天下之眞治平中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樸。天地之道・萬物並存。聖人之道・

萬物並育。百家不廢。皆爲利器。而各適其權用。道德之和樂。歸於玄玄。乃反其實際之無爲而治。嗟乎。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七竅循環。太極有象。鯤鵬變化。蝴蝶徜徉。其餘外篇。宗師接武。傳自耆艾。皆成學案。以既濟人往。其影長留。或者以爲莊子內外篇空談而無補。則過也。以爲申韓原於老聃。刑名導於蒙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其言冀土也。文中子有言。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王戎等以放誕誤會之耳。此平允之論。願我國人信之。元炳不揣固陋。敢貢一得之愚。留國學聖學之眞相於海內通人之心。又以隨筆附之篇後。是書本名莊子影。義固無違。唐代成玄英有莊子疏。彼以學者宗向郭注。故爲之疏。而林雲銘之莊子因。則遠勝之。因影聲近。恐相亂。故要不足取。舍影而名疏。應幾眞疏莊文。而先聖哲學說之影象。皆顯豁呈露矣。名曰新考。以別於舊也。壬申冬日無錫黃元炳星若甫序於觀蝶樓

內篇眞寓人名表

逍遙遊 眞名 彭祖 湯 棘 宋榮子 列子 堯 許由 肩吾 連叔 惠子

逍遙遊 寓名 姑射神人

齊物論 眞名 南郭子綦 顏成子游 昭文 師曠 西施 舜 齧缺 王倪 毛嬙 麗姬 瞿鵲子 長梧子 孔夫子 諱丘 莊周

齊物論 寓名 罔兩 以怪寓覺人者。 蝴蝶 以蟲寓迷人者。

養生主 眞名 公文軒 右師 實有其人而但舉其官。 老聃 秦失

養生主 寓名 庖丁 即文惠君。是爲寓名中之寓名。 文惠君 文德順理之天君。

人間世 眞名 顏回 孔夫子 字仲尼 禹 伏羲 几蘧 或作寓名。不通。 葉公子高 沈諸梁。字子高。

顏闔 衛靈公太子 蒯聵 蘧伯玉 匠石 木匠。名石。 南伯子纂 即南郭子綦。 楚狂接輿

人間世 寓名 櫟社樹 神人寓名於樹人也。 支離疏

德充符 眞名常季 子產 伯昏無人 魯哀公 閎子 閎子蕎。舊內但云閎子。 衛靈公 齊桓公名小白。

德充符 寓名王駘 申徒嘉 叔山無趾 哀駘它 闉跂支離無脹 甕盎大癭 豨韋氏古帝王。失名。 伏戲即伏羲。 堪坏 馮夷 肩吾 黃帝 顓頊 王母 南伯子葵即南伯子葵。 汝偶 子祀 子輿 子犁 子來 子桑戶 孟子反 子琴張 子貢 意而子 無莊以美稱之。 據梁

太宗師 寓名孟孫才

應帝王 眞名泰氏即泰昇伏羲氏。 日中始 陽子居 季咸 壺子即壺丘子林。

應帝王 寓名儵忽 渾沌

莊子傳

黃元炳敬撰并注

子莊子．名周．蒙人也。

古人普通稱先生爲某子而冠以姓。如管子孫子有子曾子之類是也。其完全無相關者。卽舉其名或字。如宰我顏回子夏子貢之類是也。孔子傳易大傳。自稱子曰。子本男子之稱耳。非尊辭也。而論語孝經等則沿用之。一若尊於他子也。某子已略帶尊重之意矣。如受其業而更尊者。或尊其地位者。則稱曰夫子。如有若稱孔子爲夫子。列子稱壺子爲夫子。與甯嬴稱陽處父爲夫子等是也。如遠宗其學而尊稱其人。則於某子曰之上更加一子字。如子列子。子墨子。之類是也。統觀莊子書。亦如他人僅自謂莊子。著書無妨。答問無妨。而未見有稱爲子莊子者。以莊子之文。莊子自作故也。今莊子遠矣。愛敬其人。學其學。曾注其書。而又爲之作傳。援朱子稱程頤之例以稱莊子曰子莊子。有據無尤。　史記。莊子者。蒙人也。名周（）據齊物論末章蘧蘧然周也。　或云字子休。號南華子。　元和志。蒙故城在宋城縣北二十二里。清一統志一百五十四。蒙縣故城在商邱縣東北。左傳莊公十二年宋萬弒閔公於蒙澤。注。蒙澤。宋地。漢置縣。屬梁國。晉因之。水經注。汳水經蒙縣故城北。俗謂之小蒙城。盧師道西征記。按在汳水南

十五六里。卽莊周本邑也。蒙・蒙縣。宋地。莊子蓋宋人也。**與孟軻同時。**史記・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孟子之梁・年老矣・故惠王稱之爲叟・惠子施相惠王・而師友莊子。莊子正與孟軻同時。**聞顏回。原憲。閔損。冉雍。卜商。澹臺滅明。宓不齊。巫馬期。諸賢之風。**內七篇・孔子以心齋之方授顏子・爲聖門第一大法。惟莊子能紹述之。是聞於顏子者獨多。晉皇甫謐高士傳云・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淸一統志一百四十四・閔子騫墓在范縣東南二十里孟村。見寰宇記。又・仲弓墓在曹縣東北五十里冉峒村。墓前有冉子祠。又・子夏墓在荷澤縣北十里。有高阜・土人稱爲卜堌。墓前有祠。又・澹臺子羽祠在曹縣東北三十里龍頭岡。又・單父故城在單縣南一里。春秋時魯邑。宓子賤巫馬期皆嘗爲邑宰。魏書地形志・離狐有子賤祠。寰宇記・在縣東南一里・唐大中九年重建。又二賢祠在舊城北臺上。宋慶歷中建祠宓子賤巫馬期廟。子賤・不齊也。又・曾子參南武城人・亦相近。故內七篇傳古太學八條目之系統者不名爲傳・以避曾氏大學傳也。**故其學無所不窺。**史記云・其學無所不闚。**嘗爲濠上漆園**

吏。秋水篇云・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清一統志一百四十四・漆園城在荷澤縣北・寰記莊周嘗爲蒙漆園吏。括地志・漆縣故城在曹州寃句縣北十七里。寰宇記漆園城在寃句北五十里。城北有莊周釣臺。又一百五十四・漆園在商邱縣東北蒙縣故城中。水經注・莊周爲蒙之漆園吏。王嘉拾遺記・莊周隱濠上漆園。又安徽定遠縣河南商邱縣皆有漆園・亦俱云莊周爲吏處・

周顯王時。齊楚爭聘爲相。辭不受。明焦竑老子翼附錄・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古今樂錄・莊周・齊人也。隱於山岳。湣土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位。周謝使者去。元炳案宋亡於齊・與楚魏三分其地。莊子晚年・宋已亡・故或謂之爲齊人也。然當作蒙人爲是。著書時則在晚年也。

梁相惠施時過從。魏都大梁・故亦稱梁。惠子名施。其事迹見韓非子呂氏春秋戰國策說苑。相梁惠王襄王。以逍遙遊篇魏王貽瓠云云測之。惠子蓋貴戚之卿也。過從事見莊子書。

藺且等相與受業焉。山木云・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又・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云云。又列禦寇篇云・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

是時

周室愈益衰。諸侯僭竊。處士橫議。是時・齊得之纂弒。韓魏趙得之攘竊。秦有併吞周之志。楚燕亦皆僭稱爲王。滅宋齊者・莊子作胠篋篇・代孔子討陳恆以寄其憤恨也。孟子・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墨學之徒熾然。列禦寇篇云・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又斷之曰・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此莊子深惡墨子多才好名僞而無實・作誅心之論也。元炳案墨經傳於古代。墨學本之以成一派。翟學墨學・非墨姓也。墨經以外・但明鬼篇及關於近世科學者可取。其餘不過言古時某某善如何惡如何今世不善如何三言足以包括之。墨學之徒見天下篇。

古太學所傳述之道。不絕如線。古之太學所用以教人者・爲大學中庸兩篇經文卽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是也。大學篇爲體。中庸篇爲用。曾思之後・所謂儒家者門戶多而式微矣。

老子之後。流爲楊朱。亦寖失其眞。史記老子傳・老子苦・楚若縣厲

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用守藏室之史也。列子書中有楊朱篇。殆後人取其類似而羼入也。○老子名聃。故稱曰老聃。司馬遷史記於聖賢事業皆淺略。故云云。李耳與伯陽。未知誰氏也。

聞老氏之緒矣。 因此書中多老子語。

然而儒墨相非也。儒與道又相非也。 史記老子傳云。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

稱。 。論語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小人儒。朱子注云。儒學者之通稱。

夫儒學者之通稱。 儒。柔也。

見於學庸。道儒一本。同源異流者也。 太史公六家要旨。儒墨陰陽名法道德是也。其實下篇亦強分。道德家目之而已矣。大學經文云大學之道。傳文之末云。德輶如毛。者以經文之末云。德者本也。中庸經文云率性之謂道。傳文之末云。亦道而已矣。一本同源者。中庸之隱見。無異乎老子之有無也。

而道德雖見老子書。亦故子莊子自道非常道。 老子上篇云道可道非常道。下篇云上德不德。後人因以

黃氏觀螺樓藏本

拔於諸家之外。宗孔祧老。著書內外合五十有二篇。祧。說文云遷廟也。禮小戴記祭法云。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遷主所藏曰祧。　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注。名周。宋人。今可見者三十有三篇。曰逍遙遊。曰齊物論。曰養生主。曰人閒世。曰德充符。曰大宗師。曰應帝王。是爲內篇。曰駢拇。曰馬蹄。曰胠篋。曰在宥。曰天地。曰天道。曰天運。曰刻意。曰繕性。曰秋水。曰至樂。曰達生。曰山木。曰田子方。曰知北遊。曰庚桑楚。曰徐無鬼。曰則陽。曰寓言。曰列禦寇。曰天下。曰讓王。曰盜跖。曰說劍。曰漁父。其讓王以下四篇。文不類莊子。蓋好分門戶者之所僞撰以陷莊子者也。天下篇則其門弟子評莊與諸子之作。一書之後序也。餘篇爲晉代人刪去矣。　元炳案內外對稱。本無雜篇之目。庚桑楚以下爲雜篇者。後人妄名之。

而隱於南華。清一統志一百四十四。離狐故城在荷澤縣西北。秦置縣。漢屬東郡。後漢屬濟陰郡。宋屬北濟陰郡。後魏因之。北齊廢。隋開皇六年更置。名單父。唐初復曰離狐。天寶元年改曰南華。屬曹州。宋屬興仁府。金省。明統志。離狐城在曹州西四十里。山東通志九。離狐城在荷澤縣西北四十里。漢縣屬東郡。寰宇記。舊傳

初置縣在濮水南。當爲神狐所穿穴。遂移濮水北。故曰離狐。又南九十里。莊周釣於濮水。卽此。今名蒲汀。上有南華觀。元炳案。南華當以離狐改稱爲是。以唐改離狐爲南華必有所據也。如據陶都水言。莊子隱抱犢崮。似卽南華山也。蓋抱犢山有四。一。在直隸獲鹿縣西。使輕騎持赤幟草山而望。後遂呼爲草山。後魏葛榮之亂。百姓抱犢而上。故以爲名。上有石。刻抱犢福地四字。二。在河南盧氏縣東南。亦昔人避兵處。三。在山西壺關縣東南。高七十丈。道書亦稱福地。四。在山東嶧縣北。亦曰抱犢崮。今名君山。元和志云。山壁立千仞。頂寬而有水。昔有隱遯者抱一犢於其上墾種。故以爲名。陶氏謂莊子隱抱犢山。如此山爲南華之俗稱者。唐以名離狐又誤矣。

其書老氏骨而孔氏髓。諧其貌而易其神。諧。齊諧志怪之書也。易。周易也。

三代末古之人而三代以上人之心。故自格物至治平。性與天道用中於民之學。內七篇闡發基祥。以三代上古之世作一真境觀之。所以示人有寓意也。學庸性道之旨。詳注中。其於

老子也。無毀無譽。於孔子也。如毀如譽。毀譽相抵。亦無毀無譽。其於諸先哲也。亦然。詩先哲惟人。後人稱前古之有道人曰先哲。人毀人譽。古之學案也。非己有所毀有所譽也。莊子實未嘗毀譽一人。存諸六合之內。傳之百世之後。待人則效。不必論故也。六合。上下四方也。論語。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朱注。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詩云。君子是則是效。齊物論。六合之內。聖人存而不論。然子莊子明言己之不如孔子。謂己乎己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孔子至聖。惟此譽之以爲後人導也。爲欲使後人尊孔子而學其學景行其爲人。故以此譽之也。子莊子師孔子之無常師而即師孔子矣。論語。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莊子書中・往往稱孔子曰夫子。

後世苟猶瞀儒不察其人之優入聖域。橫加謗誣。苟猶句見荀子。韓文・絕類離倫・優入聖域。

鹵莽滅裂以讀其書之咎也。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鹵莽・土塊大而草根多。滅裂・滅佳種而地膚坼也。言粗心忽略也。

要之孔子爲羣聖之拔萃。孟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子莊子老子比倫矣。而似勝之也。倫・比也。比老子稍勝也。

皆師中之聖人也。言師以別於君之伏羲堯舜文王諸聖人。

妻某氏年德相齒。先子莊子卒。細玩至樂篇・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云云。是亦能達觀者・故莊子可以心慰也。

子某某。至樂篇・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

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元炳案。莊子之妻與莊子年相若。故長子已老。言長子。因可知其有次子少子也。考七國時較莊子稍後者有莊辛。漢代有莊忌莊光。未審其系統何如也。○莊光卽嚴子陵先生光。諱明帝。故改莊爲嚴氏。

子莊子卒時甚老壽矣。 禮。曰老。長子且老。如以三十曰壯有室例之。則莊百歲以外之壽也。

墓在今鳳陽。 晉陶靖節先生曾有擬古詩云。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邱。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最得。吾行欲何求。元炳案莊子之墓在鳳陽。有古碑一。不甚大。刻莊周之墓數字。依稀可辨耳。據土人神話。春秋佳日有大蝶從羣蝶飛翔墓間。因俗號爲蝶塚。以不解莊子用蝶擬常人而誣會之也。又戊辰年新聞報快活林。某君有一段云。皖北蒙城縣。在昔爲莊子讀書觀魚地。又名曰漆園。予幼時遊慕其地。春秋佳日。僧偕邑中人士瞻拜蒙莊墓次。於蔓草中得碑一。長可四尺。撫視碑文。只見蒙莊古墓四字。其他已不能辨。今兩存之。

宋時蘇子瞻先生爲作祠堂記祀。至今未替。 書旣傳。秦漢以來人不能讀。或

則尊之失當。或則侮之已甚。歸有光南華評注秦繼宗序云。昔吳闓澤沃其心。學歸淡泊。至漢景帝。謂其義體精深。改子爲經。對大帝曰。老子莊子。皆脩身自玩。縱恣朝野諷誦焉。唐代則稱之爲南華經。與道德經並重。夫子雖未顯。實爲繼夫子而興者。夫子。孔子也。其元炳以爲莊愈久而益光明。且以司馬遷之傳之失其眞也。既爲其書作新疏。又敬爲之傳以冠之。

黃氏觀螺樓藏本

莊子新疏

無錫黃元炳星若甫撰

內篇

內篇凡七篇。每篇莊子皆以三箇字括之而爲其篇名。曰逍遙遊。曰齊物論。曰養生主。曰人間世。曰德充符。曰大宗師。曰應帝王。謂之內篇者。以其傳大易乾卦之六爻。大學之八條目。以續前古聖哲之精神命脈於一統。故謂之內也。乾卦六爻。今乃七篇者。以莊子不主張有國。又以天下平爲逍遙遊。故七篇也。○大易。即畫卦。以下爻爲初爻。上爻爲末爻。逍遙遊完全一乾卦之象爲三三。故云乾卦之六爻也。凡初爻之初九潛龍勿用也。養生主爲乾卦九二之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也。人間世爲乾卦九三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也。德充符爲乾卦九四之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也。太宗師爲乾卦九五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也。應帝王爲乾卦上九之上九亢龍有悔。改之爲應。自

黃氏觀槎樓藏本

無亢龍之悔也。而逍遙遊渾然內七篇之全。即乾卦文王爻辭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也。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以人間世傳之也。此以德充符傳之也。此以大宗師去國而傳之也。天下平而又爲物格。此以齊物論傳之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此以逍遙遊傳之也。

逍遙遊

此內篇第一篇也。逍遙。或作消搖。六合內外。無適而不自得。故名爲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北昧境。南明境。冥。

海也。嵇康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南冥北冥・卽應帝王篇之南海北海。以喻玄之又玄之重乾也。　舉魚鳥者・大易中孚遯魚小過飛鳥之義也。鯤或云魚子・或云大魚。鵬或云鳥羣・或云鳳鳥。以宋玉對楚王問之鯤魚鳳凰證之・蓋大魚大鳥爲是也。　言化而爲鳥者・大而化之之謂聖也。　不知其幾千里・言其身體相貌之大也。鯤形如一字・以體攝用。鵬形如三字而畫相連・體用兼相貌而尤大也。　背奇翼耦・背陽翼陰。先天卦象序卦象之錯綜象數具矣。　怒字與齊物論中萬竅怒號之怒字同。用力之意也。海運・海風動盪也。　徙於南冥者・浩然而化・一氣同流矣。但莊子規畫此逍遙遊篇之起始・宜以聖人與常人分別而言。故以南冥之化境明境爲天池也。　化也者・卽大易乾卦文言所云之乾道變化。既化而大學之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能物格於天下平・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一貫於逍遙遊也。是言人之化・家之化・國之化・化於中庸所本之中・所道之和・用之天下而無不逍遙也。　南冥屈子作南巢。天池猶巢・而鵬鳥徙居之・魚鳥同入渾然矣。○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重乾者。乾卦之象爲☰。重複之爲☰☰。乾爲玄色・玄又爲幽深不測之意。重複之乾・同於南冥北冥之二冥・故云玄之又玄之重乾也。　中孚・卦名也。其象爲☴☱。似遯魚。小過亦卦名

。其象爲䷞。似飛鳥。　宋玉對楚王問云。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渚。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聖。　奇。單數。陽爻一之象。耦。雙數。陰爻⚋之象。　先天卦象。以☰乾。置弟一位。☱兌。置弟二位。☲離。置弟三位。☳震。置弟四位。☴巽。與震爲對。作爲弟五位。☵坎。與離爲對。作弟六位。☶艮。與兌爲對。作弟七位。☷坤。與乾爲對。作弟八位者。謂之小象。又以此八卦之一卦爲內卦而更用八卦一一加於上爲外卦。則成六十四箇卦之合象。是爲先天大象也。　後天象。則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作一圓象。而以離卦位置於正南方者是也。　序卦象者。乾䷀爲弟一卦。顛倒亦爲乾。爲弟一宮。坤爲弟二卦。如䷁。顛倒亦爲坤。爲弟二宮。屯䷂爲弟三卦。顛倒爲蒙如䷃。爲弟四卦。合成一宮。即弟三宮也。需䷄爲弟五卦，倒之爲訟䷅。合成一宮。即第四宮也。由是而師䷆卍。爲弟五宮。小畜䷈䷉。爲弟六宮。是爲弟一組。由是而泰䷊兄。爲弟七宮。同人䷌大有。謙䷎䷏。隨䷐䷑。臨䷒䷓。噬嗑䷔䷕。爲弟八弟九弟十弟十一弟十二宮。自弟七宮起至弟十二宮凡六宮。是爲弟二組。由是而剝䷖䷗。无妄䷘䷙大畜。頤䷚

三頤・大過䷛・坎䷜・離䷝・爲第十三宮至十八宮此六宮爲弟三組也。由是而咸䷞・恆䷟・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爲第六組。合爲三十六宮・六六分組。卽序卦象也。先天大象與小象・自乾至節已爲六十卦矣。又加中孚三十五中・小過三十六宮・六六分組。卽序卦象也。先天大象與小象・皆一陽對一陰・是謂之相錯。序卦象一顚倒成一宮・是謂相綜。先天陰陽爻相錯・陽一陰二。鵬鳥身體與兩翼之三也。序卦弟一組對弟四組爲一・弟二三組弟五六組皆爲對弟五六組・是爲二。又可云弟一組與弟四組皆爲一・弟二三組弟五六組皆爲二。是鵬鵬鵬相續不絕也。故鵬鳥多少・未定言其數也。乾卦文言・易經中孔子所作乾卦之文言傳也。知至等注疏見篇題下。中庸經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南巢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

黃氏觀牒樓藏本

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子引以爲證也。　陽數起於三。三三如九。陽爻之繫數。二三如六。陰爻之繫數。去以六月。陰從陽也。六月爲六箇月與夏六月之雙關用。息爲呼吸之息。與止息之息雙關用。遠遊篇云。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是止息也。又扶搖卽六月息之別名。六月息卽夏秋之交之颶風也。　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陽縱陰橫之間。鵬鳥一飛。而河圖洛書之十九萬之。宇宙之間。大何如矣。　野馬。宋林希逸莊子口義。謂遊絲也。唐人詩云。窗裏日光飛野馬。殆謂微物在日光中飄蕩流動者爲野馬也。　其遠與其視下兩其字。上一其字。其字全指鵬也。　若是指鵬鳥亦若野馬與塵埃也。蓋鵬鯤鈞鼓物。正同於以息相吹。空闊無際之中。動靜由己之後。野馬塵埃然之鵬鳥。儻可恣其逍遙自在也。　羅勉道莊子循本云。則已矣三字。說者多作而已矣。遂致上下文意不貫。吳澄內篇訂正。正作則已矣。是也。今從之。
○河圖之象。一六在下。二七在上。三八在左。四九在右。五十居中。其一二

三四・謂之生數。在內。六七八九謂之成數。在外。五亦生數・十亦成數。五在十之中・同居於中央者也。　洛書之象・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四在東南・八在東北者也。　水擊三千里・兼指高與遠而言・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三三如九・言陽之縱也。去以六月息・二三如六・言陰之橫也。內含卦爻。陽爻一爲九・陰爻一爲六也。　河圖共有十箇數・洛書共有九箇數。合之爲十九。此則鵬飛・一也。三千里九萬里六月息・合計一三九六亦十九也。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總言天地間也。　鴻鈞・大鈞。指造物者言之。賈誼服鳥賦云・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　動靜由己・即中庸經文所謂發而皆中節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拗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

將圖南。拗於交反。音凹。拗堂。堂之窓下處也。芥。指芥子也。培風。加厚其風。喻養氣也。司馬彪注云。天天折。閼止也。莫之夭閼。而勢必大用。然尙未去。故云而後乃今也。少陽方欲化爲純陽。全體者已能得其大用。然尙未去。度也。南。南冥也。不云南冥者。至光明而常寂寂之所在也。莊子以鵬鳥喻至人神人聖人。以鯤魚喻常人。夫聖人已優入聖域矣。而猶遲遲其行。不以聖境自居者。低佪留之。不忍斯民。而永永覺悟之。故云而後乃今。又曰圖也。○少陽卽太極圖中兩眼之一白眼。純陽。全陽也。

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此小笑大也。林雲銘先生莊子因云。蜩。小蟬。鸒。學飛之小鳩也。或云蜩爲蟬之總名。鸒甲也蟬蛻也。蜩螗蜩蟬並提。似非蟬之小鳩爲是也。埤雅云。鳴鳩一名鸒鳩。然搶榆枋而時不至。似非鳴鳩。而以學飛義實乖。後人改正爲搶。是也。決起。奮飛而起之意。搶本作槍。支遁云。槍。突也。然於榆莢樹也。枋。李注云。檀木也。

控・猲投也。之・往也。○支遁・字道林・晉代僧。曾注逍遙遊篇。

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適・往也。　舂蒼・郊野草木之色遠望不甚分明之處也。　果・果實也。　宿・隔夜也。之・此也。　二蟲・蜩與鸒鳩也。腹猶果然・謂腹飽如一果實也。○禮小戴記月令篇云。其蟲羽。蟲也。○此過度知字於年字以開下文也。　本篇以大字化字爲主而知年並提。

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列子湯問篇・夏革曰・

黃氏覲樓藏本

荊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八千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大小各有對而整齊也。朝菌。司馬注云大芝也。崔譔注云。糞上芝。朝生暮死。生於朝。死於晦。莊子加蟪蛄。使動植物日及。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梁簡文帝講疏云。欻生之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一作蕈。是欻生之芝不終日而卽死者也。朝菌言不知晦朔。故不知歲有春秋也。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九引司馬云。蟪蛄亦名蜓螻。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故不知歲有春秋也。淮南小山招隱士篇云。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廣雅云。蟪蛄卽蜓螻。秋中急鳴。其聲啾啾。知秋不知春也。春生夏死。又知春而不知秋也。故云不知春秋也。

世本云。朝菌一植物。蟪蛄一動物。大椿與冥靈。亦以一植物一動物並提也。

彭祖姓籛名鏗。王逸注楚辭天問云。彭鏗卽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

豈知吾人本有無窮之壽。長於上古而不老。以遊於無終始者在乎。未之思耳。○四。偶也。相等也。**湯之問棘也是已。**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知有
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
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
南。且適南冥也。

梁元帝金樓子云。成湯姓子。名履。字天乙。淮南脩務訓云。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寡孤。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棘列子作夏革。列子湯問云。殷湯問於夏革曰。終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元炳案此處以湯之問棘也是已爲起句。亦以爲上文之接句。以上文之冥靈大椿等皆出夏革之答湯問也。

窮髮之北。猶云不毛之地之北。蓋光明清淨之境之寓言也。地圓如球。窮髮之北復反於南。又變換妄知以成誠意之喻也。

黃氏覩螺樓藏本

謂之冥海。無矣虛矣。爲鯤爲鵬。有矣實矣。老子所謂窈兮冥其中有精者是。亦卽太極一圖。兩目相交。恍惚以爲中央者是也。鯤鵬同居。以喻聖人與常人相處也。起處南冥北冥分說。以南冥爲天池。此處在冥爲天池。是卽應帝王篇所云儵與忽相與遇於渾沌之地。如母腹子。乃合說也。由是而鯤受鵬同居無爲之化而自化。迷而反覺。以至乎九陽者。終不絕矣。上言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是相近之所見。此言鵬之背若大山。是遠測而擬似之言也。垂天之雲。可遠可近。亦擬似之。非。絕雲氣。負青天。以喻迷惑之已去蔽也。大山或作太山。而竟以大爲泰去。曰然後圖南。且適南冥。此處又低個留連而終不忍一半之白者爲陽。一半之黑者爲陰。陽中有小黑圓。陰中有小白圓。如兩目。如以其兩目交於一處而非黑非白。是爲惚恍。惚恍又卽恍惚也。見老子道德經。屈子天問篇云。夕晦余身兮九陽。謂易經中陽爻用太陽數九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小笑大之複筆。此小大

之辨也。小知大知・小年大年・小體大體・小人大人・小行大行・小任大任之辨。而未指定所小所大。小德大德。小道大道・皆兼帶上下文而總束於此句。故僅云小大爲何物何事何言何行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效如效用效勞之效。比・合也。徵・信也。此字指蜩鳩斥鴳之流。謂常人也。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猶然笑貌。大笑小如小笑大。猶有笑焉・猶未及於逍遙也。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此斷定之辭也。能屢屢見有此等人也。

竟・境同。數數・屢屢也。未數數然・言不屑屑也。樹・立也。猶有未樹・病在笑小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列子・姓列名御寇。鄭人。與鄭穆公同時。師壺丘子林・友伯皆昏人。著書八卷

。泠然。順利之意。如孟子所云養氣而行無不慊於心也。蓋已到逍遙境界矣。○泠然寫其逍遙之意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其心三月不違仁。言其日月至焉而已。旬有五日。半月之數。○論語。子曰。回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者也。○論語所云之三字。指多數之月也。故朱子集注云言其久也。其餘指不及顏子之大賢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莊子以旬有五日之久擬列子。斷定列子是大賢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此亦先言其功夫。而後斷定之也。郭慶藩莊子集釋謂備致自然之休。是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之正。一年之中央。夏秋之交也。六氣之辨。變也。六氣之辨。變而爲扶搖羊角者是也。上下四方所會合之颶風。即六月海氣動盪。而意在周流六虛之六爻。且卽爲上文六月息之變名也。故六氣亦可作六月海氣之簡稱。正謂我羲皇所畫八卦彼此相錯。因而重之大象。一爻一太極。以至六合之巨。秋毫之微。事理

交徹・重重相入・聖人於焉而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者是也。　處正應變・隨在逍遙。莊子不言易而寓易於中矣。○孔子易大傳云・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謂卦之六畫・流行乎上下左右前後之六方也。　伏羲畫八卦・乾三對坤三・兌三對艮三・離三對坎三・震三對巽三。相對卽相錯也。　因而重之之大象者・以一卦爲內卦・而又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置於其上・爲外卦。內外結合。成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爲一組。履・兌・睽・歸妹・中孚・節・損・臨・爲二組。同人・革・離・豐・家人・既濟・賁・明夷・爲三組。无妄・隨・噬嗑・震・益・屯・頤・復・爲四組。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大過・鼎・恆・巽・井・蠱・升・爲五組。師・爲六組。遯・咸・旅・小過・漸・蹇・艮・謙・爲七組。否・萃・晉・豫・觀・比・剝・坤・爲八組。以此八組・連環無端・六十四卦傅河圖洛書先天序卦於此篇。能熟此小小數節。可治易矣。故詳述之。　一爲太極。故一爻卽一太極。亦卽寫太極之象也。　陰符經云・宇宙在乎手・萬物化生乎身。**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此卽太極

復歸於無極之義也。道爲太極。至人神人聖人皆身證太極之人。謂之至人。就其不測而言謂之神人。就其通明而言謂之聖人。其實一類之人也。無已無功無名。卽無極也。人亦宜然。至人神人聖人無功。聖人無名。卽無極也。人亦宜然。至人無小不及大。大猶待化。物有如此。正如鯤化之鵬。常人化聖。天下平而物格矣。○至人無已。神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又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引春秋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乃至堯。○梁元帝金樓子云。帝堯。字放勛。一名同成。○育陶唐氏。帝嚳之子。伊祁姓也。○家語五帝德。宰我曰請問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二說不同。明孫瑴古微書引尙書中候云。堯之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封於劉。朱又不省而弗獲嗣。如書緯所云。堯所以欲爲天下求

勝任天子者而讓也。呂覽求人云。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爲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許由。簡文帝疏云陽城槐里人。梁元帝金樓子云。許耳之子。名曰由。字道開。一字武仲。堯欲禪之。由乃洗耳。淮南子泰族訓云。舜許由異行而皆聖。釋文云。隱於箕山。　字林云。爝。炬火也。　時雨。及時之雨也。　堯師許由。故稱夫子。　立而天下治。卽易經乾卦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之意。亦卽德充符篇正生以正衆生意也。　唯人能兩足立而首出庶物。舉立字。又云天下治。卽萬國咸寧意也。是堯以許由爲太宗師天下師素王兩足尊也。尸卽下文尸祝之尸。　自視缺然。蕩蕩乎有天下而不與之象。此堯之所以爲大而能化也。　致。納也。委也。此處致字有還之之意。○易經乾卦。孔子彖傳云。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蓋萬物中雖有鳥爲兩足。然其首未能上出。唯人能首出。故云也。人能踐形。自然萬國咸寧。卽天下治也。素王者。謂其道德足爲天下君。顧不能得君位。故云素王也。天道篇云。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天下師。卽素王之意。亦卽太宗師也。　兩足尊卽衆人中之尊人。」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堯子節用云。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際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享受。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飯於土堲。啜於土刑。斗以酌。淮南子脩務訓云。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諸家所述堯治天下之說頗多。茲略舉之。以爲天下既已治之徵也。

許由。謂夫子立而天下治。許由歸功於堯。謂天下既已治。是君師皆自視缺然。以治功相讓而不肯居其名也。

名矣。已治而不許堯讓。願堯常居帝位。而應天下之機也。

下化。亦乾卦九二九五兩爻辭皆云利見大人之意也。○易經乾卦云。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鷦鷯巢

此喻真是終古晨鐘。動人醒覺。起人深省者。蓋喻

天下如深林大河。而堯與己皆如鷦鷯偃鼠。一枝一腹之外無所用也。（鷦鷯俗稱黃脰鳥。取茅葦毛毳爲巢。大如鷄卵。繫以麻髮。至爲精密。 偃鼠卽鼴鼠。一名隱鼠。常居土中。故目極小而視覺喪失。前肢掌骨極强。後肢有銳爪。皆便於掘土。嗜食昆蟲蚯蚓之類者也。

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

春秋內傳云。夫許太岳之後也。杜注云。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是知許由嘗爲堯臣。見於帝典。爲二十二人之首。特以尊師而不名耳。 許由功成身退。視天下爲無用。而隱居於箕山。蓋示民以師道之有天爵也。 休。休息也。○四岳。官名也。職如首相。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此許由言致天下於治平之要妙也。 庖人喻有爲治天下。尸祝喻無爲治天下。尸則齋莊中正。足以有臨。祝則聲入心通。自然能化。治天下比彼尸與祝。誠意不散。以格祖考。以來神祇。卽庖人不治庖而樽俎無實。受吾祭者。感吾誠而必來止也。昔日同爲庖人。今日同爲尸祝可也。篤恭而天下平。何事於名哉。淮南子泰族訓云。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淮南鴻烈但言尸代。用此莊子語

而變其文・失卻一許由矣。○尸者・祭祀時使子弟爲之・以象祖考者也。樽・酒器也。俎・切肉之木墊也。樽俎無實・謂酒杯中無酒・俎上無肉也。

觀上文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句・可知求治之時・必有一番經營・君相不可不如尸祝。君相不可不如尸祝。堯本當如尸・何必以天下讓人乎。許由本當如祝。又何必以天下爲己有乎。太公六韜云・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可以參觀。○此章寫聖人無名。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肩吾・據田子方篇爲與孫叔敖同時。接輿・據人間世篇與魯論・爲與孔子同時。今肩吾與接輿又同時。是孫叔敖既老・肩吾未老・接輿聞道較早・孔子又較接輿爲少耶。

連叔楚之懷道人也。大而無當謂不適於用。往而不反・蓋謂無著落也。河漢無極・言其無首尾而不可究詰也。逕・門前路也。庭・堂外地也。大有逕庭・言其門庭阻隔多而不能通也。要而言之・不近人情。○論語有魯論即魯論語之簡稱。皇甫謐高士傳云・接輿躬耕。楚

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姑射。改列子所云之列姑射山也。以藐爲言。大小不能測量矣。先說神人之所在。次寫其貌狀。次寫其飲食起居。而兼寫其無功之功也。綽約亦作淖約。柔弱之貌也。處子。未嫁人時之女子也。若處子。是譬喻。實非女子也。列子黃帝篇。有仙聖爲之臣。愿慤爲之使。云云。而無乘雲氣御飛龍等句。莊子欲改寫超乎象外而寓於乾卦九五之一真境界。至聖上仙衆大人之所居者。故不言神人之多少。而又言其乘雲氣飛龍遊乎四海之外也。四海之外。其游而已。其棲神所在。則仍在四海之內。故能保養萬物使無惡病。而年穀登豐也。

狂。以爲狂人也。接輿楚人以狂人目之。肩吾驚懼其言。以爲無著落不近人情。故隨楚人之見而亦以接輿爲狂人也。○藐姑射山。謂藐小然之姑射山。文

士以藐姑連爲一名・寓小姑之意。是以山爲小姑。不通之極。

連叔曰。然。此一然字・是冷嘲之庾辭。○庾辭・隱語也。國語云・有秦客庾辭於朝・卿大夫不知・是也。

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碧虛章句餘事云・豈唯形骸有聾瞽哉・見天台方瀛觀古藏本。舊作盲。今從之。瞽者二句・連叔引人之言。豈唯斥肩吾。且以下文接之似較切近也。句中實含此二義。是其言也。猶時汝也。時・是也。連叔謂肩吾。人所云聾盲於知之言・正是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敝敝焉以天下爲事。旁礴混同也。蘄・求也・亂・治也。混同萬物而爲一世。是世乃無古無今無來。而古今來混爲一時之至善極治世也。至善混同而爲一・則無不治。而今天下猶未混同也。是神人之志願尙未達・正乘願以求其達・故曰將曰蘄也。及至羣龍无首・堯舜相類之人滿天下・明明德而天下平。而鳥獸魚蟲山川草木・皆爲化功之流行。則庶幾

乎大治而爲一世矣。敝敝。精神勞倦之貌。舊作弊弊。經營貌。司馬注本作敝敝。較切。今從之。○易經乾卦云。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稽天。著天也。大旱則陽光下爍。火鑠金石而糜散之。故云金石流也。神人雖棲神於四海之內。而實超出乎萬物之表。其德旁礴萬物以爲一至治之世。則天地且爲其所造。水火豈能傷之乎。陶鑄堯舜以其塵垢粃糠者。神人乃堯舜之本真。陶鑄而成之長堯短舜。乃堯舜之肉身也。○堯長舜短。見荀子非相篇。孰肯以物爲事。應而已矣。功何在焉。○此章寫神人無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章甫。殷冠也。以緇色之布爲之。資章甫以章甫之冠爲貨物也。越蠻夷之國也。此以外國爲引喻。非譽越而貶中國之冠服也。堯治天下之民。平

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治之平之。因人之性而治平之。如裁縞布以成章甫之冠也。既治平而猶以治平之迹往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如販亡國之禮服而適越也。四子或以許由齧缺王倪被衣爲說。堯往見之。是易乾卦九二爲師九五爲君兩大人利見之旨也。或以木火金水爲說。堯往見之。堯爲土德之帝也。家語五帝篇云。孔子曰。昔丘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旺。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言四子。平等無定之意也。

中央。中五立極。臨制四方。堯時爲帝者也。土行於數爲河圖洛書之五帝之一也。往見之於藐姑射山。篤恭而天下平也。五帝皆體道德。端恭無爲而天下自化者也。天下治平矣。可以忘之矣。天下且忘。堯之德亦能爲在。而況致治之迹乎。汾水之陽。堯都所在。窅然。有審視不能見之意。

既云往而又不外乎本地風光也。○此章寫至人無己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

惠子名施。魏惠王相。貽。贈遺也。惠子殆爲魏之諸公子而作相者。云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是諧語。蓋以爲父之生己。如貽己以瓠也。樹之。植之也。實五石。實之容量可五石之多也。必謂五石者。指身中之五藏也。堅。牢也。不能自舉者。謂其不牢。盛水漿則必且自行破裂也。瓠落無所容者。謂瓠壳既大。剖而碎之。則廓落無坎。不能容物也。○坎。低陷處也。

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呺。音囂。齊物論音豪。呺然。虛大之貌。掊。剖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不知無用之用而斲喪其天然。故云拙於用大。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洴。音瓶。澼。音霹。絖。音曠。禮雜記注。絖爲繭。洴澼絖。蓋冬日爲人洗浣繭綿也。有藥則冬日手不龜坼

•故世世以爲業也。○龜手之龜。或以爲皸之假借。非是。司馬注云。手坼如龜文也。又云如龜攣縮也。手坼裂如龜爪文。莊子諧之爲龜手。當如字讀之。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玄英疏云金方一寸重一斤爲一金也。鬻。賣也。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隆冬有不龜手之藥。則手不拘坼。故能戰勝越人。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物有所當。而用之大小不同。要知可以用大者寧用其大也。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思有所圖曰慮。以爲大樽而游乎江湖者

。以大瓠爲大泭樽之形。身居其中。任所之而泛江湖也。惠子既不能大用其瓠。又以不能小用爲憂。是大小皆失其用也。蓬之心。猶言茅塞其心也。謂之猶有者。猶言實尙有蓬心也。向秀注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向郭之意。謂不能卽通暢也。又一解也。郭象注云。蓬生非直達者。自可容身於其中矣。○思有所圍圖。如俗所云想法也。大樽。玄英疏云。南人所謂腰舟者也。以大樽爲腰舟而渡水。所謂中流失舟之名。恐是後人假莊子之說而誤名之。玄英未察而引之也。蓋平常之瓠。自可作腰舟而渡水。所謂中流失舟船。一瓠千金也。若容五石之大瓠。一人之身重不滿五石。自可容身於其中矣。況諧以出之。必如此而得趣。諧而不虛。後人亦不致卑視惠子也。孟子謂告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莊子同之。向郭注似非也。觀全章。惠子之言。非笑莊子。而實爲質疑。故莊子以直而婉之諧語悟之。此惠子所以雖猶有蓬心。而終爲莊子之知己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

黃氏覩蝶樓藏本

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惠子明嘲莊子之言大而無用矣。而曰吾有大樹。蓋親暱之辭。意若莊子爲己之所私有者。樗。玄英疏謂栲漆之類。惡木也。擁腫。槃癭也。中。去聲。合也。繩墨。匠所用以分界之墨線也。塗。路也。衆所同去。人之所不欲聽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狸。狐屬。狌。野猫。言獨不見狸狌者。意謂如人曾見狸狌。則能自悟。必人曾見而惠子未曾見故也。敖。遨通。詩齊風。齊子遊敖。遨正作敖。敖者。蓋遊遨之小物也。梁。橋也。跳則起止著物。中段如橋之隆曲。故云跳梁也。辟。法也。中於機辟。謂合於機變之法也。罔網通。罟亦網也。

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疏云。斄牛猶旄牛也。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雖逍遙養性。跳梁執鼠。不及野狸。亦猶莊子之言不狎流俗。可以理國治身且長久者也。莊子明其所言。本非大而無用。特不能用於小耳。乃惠子之所謂有用者。恰

爲小用。雖中於常人之意。而勞役精神．斲喪形性．則取死之道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大樹．惠子本以當莊子之人。未曾明言。莊子即以當惠子看待之也。上文謂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是明明以大樗喻莊．且明明言莊子之善言德行．不能使人樂聞．而招徠門徒．廣樹聲氣矣。惠子若深爲莊子惜者。莊子於是即因其言而亦深惜之．將此大樗屬之於惠子．而勸其不可與人辯也。　廣莫者．空空闊闊也。　彷徨云云．即優游自在之意也。○彷徨猶翱翔也。

不夭斤斧．物無害者。

此何又一轉．意謂苟眞無用．恰恰自在。特恐如斄牛之尙難免禍耳。如以山木爲殺雁事徵之．可知莊子之無用．乃處於材不材間之無用。而實以無用爲用者。非無有之以爲利也。莊子深惜惠子而啓悟之．於斯可見矣。　木之遇夭．必以斤斧。斤斧無害．餘則可以一物字括之矣。○有之以爲利何見老子。

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所．處所也。　無處困苦之．則無處非逍遙之所在矣。

此逍遙遊篇。以第一章作內七篇之籠罩。用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之旨暗寫一太極圖在內。章中言九言六。舉背舉翼等處。皆是易道易象。未曾揭曉者。以戰國之世不能與人莊語故也。然卽此可知莊子混合孔老與先聖之學而源頭極正矣。孟子言必稱堯舜。莊子亦然。第一章之末處故曰句。開出下文三章。讓許章中兼許由。君與師也。神人章中兼舜。君與臣也。章甫趣矣。乃猶隱隱寫之。使人冷不防。不能一閱而知。此莊子示其謙退之法也。人如惠子。方可以逍遙語之者也。末章旣揭出己亦未嘗不逍遙之旨。人如堯舜。君而得逍遙者也。師而得逍遙能大妙矣。○清金人瑞聖歎內書云。應帝王之應。卽逍遙遊之遊字。又云北海是真常性海。魚在海中沒有頭數。然是同體一氣。故從昆。化而爲鳥。小過卦也。法法異住。故從朋也。金氏以小過目鵬最確。○山海經東山經。有姑射之山。在山西平陽府。又有南北姑射山也。射山。載海內北經。皆云在海河州中。莊子改列文用平陽之姑射山者。爲言帝堯卽神人故也。堯都平陽。改之確真。詹堯舜如斯。自來讀莊書者。罔未嘗一徵明之也。豈不怪哉。

齊物論

此內篇第二篇也。　物・事物也。　論・言論也。　人我之事物。謂之齊物論。

世俗之論辯・皆諸一如之中庸・而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若此者卽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南郭子綦卽徐無鬼篇之南伯子綦・亦卽寓言篇之東郭子綦。

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

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南伯。姓也。東郭南郭・因所居而異其稱也。

志脩身者。往往就前輩有道之士行師弟子之禮焉。莊子擇尤而傳其人。如壺丘子林伯昏瞀人列禦寇關尹子老子孔子顏子東郭順子市南子等不下二十餘人。此南郭子綦・亦孔老二子後之一大宗師也。

於座側。倦則憑之坐臥。　噓・吐氣也。　隱・憑也。　几・案也。古人設几義較優・亦可用。　耦・指形體與心知也。　嗒焉・相望貌。　喪・猶字或作然字。字夫子綦憑几入定之時。形體已如槁

黃氏觀蝶樓藏本

木。心知已如死灰。尙何仰天而噓之有耶。卽入定之際猶有氣息之噓出。又何致以面仰天耶。蓋子綦之仰天而噓。時方出定。仰天吐氣。舒暢之極。幷覺離形去知。自見真吾。嗒然似喪其耦也。不然。先生方入定。弟子强問之。有是理乎。自來注解者不耐精思。遂誤謬至今也。要之嗒焉似喪其耦六字。非以形容上文之句。乃隱几而坐一件事。嗒焉似喪其耦又一件事也。三事三讀而成句耳。顏成姓。子游字。偃名也。以姓顏成子。居。音基。何居猶言何以如此也。喪耦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故又稱顏成子。物格知止。定而能靜之現象也。於時真身見而天心活矣。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子游怪其師今日隱几之氣象也。○三事三讀之讀字。音豆。一句中之略頓處也。如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則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句讀分明。方可讀古人書。及至耦字語氣方完足。而後乃成句也。句讀不清。必致全篇脈絡不通。前人往往不明句讀。所以不能將此一篇格致雄文盡量發露。深可嘆惋。是以先說明於此。而爲之發凡焉。

子綦曰。偃。善乎。而問之也。以靜坐時之氣象爲問。真爲難得。故贊美之也。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陸西星南華副墨云。喪我者忘我也。
●子綱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夫意必固因於有我。無我則三者自無。由是可知
孔子之四毋我亦先喪我者也。子綦謂今日隱几不同於昔日者。以今日之吾
●似離形去知而立於獨也。而竟爲汝知耶。師弟子晤答循循。藹然可掬。汝
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聲所從出爲籟。人籟常聞
。如簫管塤篪之類是也。地籟雖聞。聞而不知所指。如未聞矣。天籟則更未聞矣。子綦就子游而言之。故云云也。
其方。子游曰。敢問方。比也。類也。問其方。問其比類以自悟也。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

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大塊・天地也。　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九十五正誣經卷五引司馬彪注云・大塊爲天。　俞樾云・大塊者地也。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者・積而至於廣大・則成地矣。故以地爲大塊也。　噫氣。氣壅塞而忽然通・作聲而出於喉頭者也。空氣受熱而漲。遇冷而縮。因漲縮而流動爲風・着物則聲作而籟生。莊子述子綦之言爲噫氣・頗似之矣。　怒如逍遙遊篇之怒而飛・外物篇之草木怒生。乃用力之意也。　呺・音豪。叫號也。　翏・音流。翏翏・長風聲也。　子綦謂此風不發作則已。一發作則萬竅皆用力而叫號焉。汝獨不聞長風經過山林之聲耶。　山林・山所聚也。　隹・崔通。畏隹・隈曲不平處也。　山林之畏隹一種・大木百圍之竅穴又一種・皆舉其大綱而言。又大木句一若卽山林中之大木・而爲山林句所包括者。句中之句。蓋疊寫也。　枅・音雞。柱上橫木承棟而竅方者也。　洼音窊。洿也。　似鼻・外兩竅而內合爲一竅者。似口・外一竅而內分爲兩竅者。似耳・兩竅斜而相通者。似枅・竅方而深者。似圈・竅圓而淺者。似臼・竅上廣而下狹者。似洼・竅內深而又曲者。似汚・竅

廣而又淺者。似鼻似口似耳三者。取象於動物之身者也。似枅似圈似臼三者。取象於地者也。合是八者。以言竅穴之形狀之各殊也。

咬。音交。林氏因云。激者。戛而聲疾。叱者。出而聲止。謞者。謞。音孝。疾呼之聲也。謞。音豪。哭聲也。咬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謞者。下而聲濁。咬者。吹而聲續。咬。司馬彪注云。聲哀切咬咬然。陳壽昌正義云。咬者鳴而聲清。如以笑者對看。陳氏尙未是。殆謂顯而聲續也。合是八者。以言竅穴其所出之聲又各殊也。

山林之畏佳。處亦有如大木百圍之竅穴者。互文以見義也。上文自激者而下詳寫其聲。是爲寫聲之一也。

前者隨者皆云唱。唱。音昌。聲之輕重雖不同而唱則一。是爲寫聲之二也。

泠風和風也。飄風疾風也。是爲寫聲之三也。

和。去聲。泠風飄風皆云和。風之徐疾雖不同而和則一。是爲寫聲之四也。

上文寫聲之詳。屬於長風。而以參參括之。寫風一。小和。屬飄風。寫風二。大和一屬泠風。寫風三。唱屬於長風。和屬於泠風飄風。又文法上變化也。

厲風。暴風也。濟。度也。過也。衆竅爲虛。寂然而無聲也。調調刁刁。枝葉搖動貌。參參之聲。未出長風之名。而詳寫其度林之聲。泠風飄風

之聲則略寫之。厲風則出其名而不詳其聲。又文法上之變化也。
窾寂然無聲矣。而又以調調刁刁句爲補筆。調調刁刁。賅括有聲無聲。而以衆竅爲虛兼寫形也。又文法上之變化也。
備。寫聲入而大小清濁高低徐疾出入之聲備。有唱有和。或前或隨。聲成文謂之音者備矣。寫形似而加者字。寫者字而加前與隨之唱。寫唱而繼之以和。隨又異於和焉。錯落鉤連。又皆文法上之變化也。
・寫風不偏枯而完密矣。又文法上之變化也。
見・風之餘結。作則止者鳴矣。濟則鳴者止矣。止則衆竅寂然。
竅爲虛之寂然。在於厲風過渡之後・似非常寂寂之吉祥止止。乃謂夫枯寂爲虛。
使復陽之枯寂爲虛也。觀下文自知。
不能自爲主張。故恰可以比方常人也。而風之吹動・不可指示。而風之吹動・
言非吹也何可知。○吉祥止止句見人間世篇。

已入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聞・故遂言而略之。其所以帶出而略言一句者・要不使三籟闕一之故也。弟
一句結束上文。末句引出下文。第二句則補筆帶寫之也。一束一補一引而重在

比竹。簫管之類。子游所舉・隨舉人籟之一部分也。人籟子游所本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

末句天籟之問。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吹者誰耶。天籟・耳目口鼻等竅是也。吹聲所發・萬有不同。但使爲竅如此即所吹如此。地籟然・人籟亦然・皆其所自取者也。然而用力使環中・以用明燭照・而天籟可爲吾吹。則此槁木死灰之時・乃正爲潛伏妄知於環中之時也。蓋識得用力者爲誰・即能閑之使得其一轉移於勿用之中・而其物格矣。　怒者其誰・子綦點化之語。子綦開其端・子游自可層層勘入。下文云云・殆莊子代爲子游推勘・寓諸子游之告語・以爲重言者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多分知・少分知　暢言之・私言之。所知者必有依據・即所謂事物也。但未曾顯言之耳。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

黃氏覲蝶樓藏本

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覺・音教・寤也。　魂交則寐・形開則覺・無論覺寐・其人與相接之事物爲構結而無日不以心爭鬬・故云云也。　夫人心天心・本是一心。以心鬬・心爲知矣。而猶言心者・就本言之也。　縵者遲留不決・　窖者深藏不測・密者計較不漏也。小恐大恐・恐不能勝人而爲人所制也。　惴惴・爾雅云懼也。　縵縵・林氏因云・驚懼不寧也。　自以爲當然而主張爲是爲非。其發動如機括之巧捷。其拗執不移自守勝着・留而有待如詛咒盟誓之堅決也。先寫其發若機括其留如詛盟・而後以司是非與守勝揭明之・蓋先寫其形狀後申明其所以也。　秋冬日漸短・故

以日消明之。言殺者。謂消減其精神。如秋冬之日景漸短也。溺。陷溺也。厭通壓。緘封也。其溺之所爲云云直至莫使復陽也。又以申明日消爲陷溺其心以成積習。不能使復其常。其壓迫如緘封之四面束縛。則其心如老溝洫然。毫無生氣。故云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縵者窄者密者疊於小恐大恐之中。小恐大恐又疊於司是非與守勝之中。而一總以其殺如秋冬括之。是司是非與守勝又皆疊於日消之中也。多用其字在重重疊筆之中。又連用緘與老洫兩箇比喻。然後以近死之心莫使復陽句醒之。此文之神於法者也。喜。怒。哀。樂。慮。嘆。一字一箇神情。故分別提出。變者。反覆不定。慹者。憂疑不動。若相反而實相類。故連用。姚。輕佻之意。佚。放肆之意。身心若相異而相類。故連用。啓。開心。態。作狀。相因而相類。故連用。此皆兩字一箇神情。故亦分別提出也。樂出虛。喻其乍作乍止。蒸成菌。喻其忽生忽死。此又出兩譬喻以括上文也。日夜相代乎前。申足日以心鬬之意。而云莫知其所萌者。蓋以引起省察之端也。喜怒以下是複寫上文種種神情之筆。是爲複筆。與上文合觀。亦以複爲疊者也。蓋凡此閑閑間間之大知小知。炎炎詹詹之大言小言。日夜相代而與相接之事物構結。爭勝不已。直至將一活活潑潑之自在心。成爲不能反陽之老洫然。豈不深可惜哉。然而推究其心行之萌動。固

不知誰爲之萌動者也。○此節正與上文寫風節相應。蓋心知之行宛如風・故特以風之地籟比方心行之天籟。但心知之行乃有主宰者。故以末句引起下文也。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已乎已乎・既省悟而欲止息其心行之自願語也。旦暮句又勘入一層。意謂吾欲止息此心行・則當得其心行之所由以生者。庶幾心行可以止息也。然其此心行之所由生者果能早晚得之耶。此二句・實爲全章之大關鍵。下文層層推勘皆由此生出。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似有而莫能名之。故云彼也。言非彼則我從何而成。然非我有以受之・彼亦不能獨生於我。是亦近情之推勘矣。然此種種變態・果誰使之耶。此爲第一度推勘也。更推勘之。○變態卽指心行。

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眹。目兆也。上文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根子綦使其自己咸其自取語而來・神意遂不斷。此數句又根上文不知其所爲使來。以出眞宰之名。然猶恍惚其辭。謂就此可行之狀態・已可信眞宰之確有。但不能見其形。則此眞宰者・殆有情

而無形耶。不然。又何以不得其朕兆耶。此弟二度推勘也。更推勘之。○目兆。俗謂之瞳人。吉凶形兆。謂之兆朕。俗通朕用之。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

骸。音諧。骨也。九竅。目二耳二鼻二口一前陰一後陰一也。六藏。肉團心一肝一脾一肺一腎二。又以藏攝府。膽一胃一大腸一小腸一三焦一膀胱一亦在內也。賅音該。備也。兼也。說入聲。同悅。私。私悅。謂獨愛其一二也。如是二字由私字來。臣妾卽所私者也。加皆有二字。未能指定之也。臣妾不足以相治。又出一自省。言爲吾臣妾者。以其不能相治故也。亦用乎字。亦自省未定也。遞相爲君臣。又出一自省。言既有一者爲吾所私愛。則其不愛者又爲此愛者之臣矣。愛者既未能一定。則其愛者不愛者遞相爲君遞相爲臣矣。亦用乎字。亦自省未定故也。皆悅則公。有私則偏。公愛既非是。偏私又非是。然而誰爲心行之所爲使者耶。若有眞宰在。此眞宰果然爲眞君也。故曰其有眞君存焉。此弟三度推

勘也。更推勘之。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此節於推勘中兼自爲省覺之語者也。夫一靈獨耀・虛空同體・而衆妙俱融・此眞君之情也。既求而得之矣。顧乃悠忽捨去・不知自明明德・則正與不得其情者同・此於獨爲眞者何損何益耶。如果於此獨爲眞者無損無益・乃與物相刃殺・相靡倒・如馬之馳行焉・誰能止之。此眞爲悲慘之事也。薾音涅。或作薾・疲頓貌。司馬彪作薾。今從之。人謂之不死奚益・意謂正當呼以死人也。化・變化也。形化異物・其心與之爲異物之心・故云其形化

其心與之然也。　今夫役役有爲・成功安在。疲倦之甚・無所歸宿。良可哀矣。及乎游魂爲變・精氣化物・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豈不大可哀歟。　先言悲・次言哀・繼言大哀・層深一層也。芒・昧也。人生迷昧・豈原來如此者乎。抑我迷昧・而人亦有不迷昧者乎。連用乎字・內外審察之至。　此弟四度推勘也。更推勘之。○明德卽是真君。

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此節又就悠忽者推進一層以究極之也。　師心自用也。　代卽日夜相代乎前之代。謂此師心自用之成見・何必知日夜相代乎前之天籟爲吾心所自取者之人方有之。卽彼愚人・亦未嘗不有此師心自用之成見也。　故曰誰獨且無師乎。是非之判・從成心卽自以爲是之成見也。　成心卽自以爲是之成見而生。若吾心未

有成見。而有爲是爲非之判斷。則決無其事。今日適越而昔至。本惠子等辯論語。莊子借用之以爲必無其事之成語也。夏禹王神通廣大。人稱之曰神禹者爲有。則是以無爲有也。逐妄迷昧而以無非之判斷。其亦不可已矣乎。此弟五段五度推勘。而知之弟一節成矣。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然知者有知。知有物。風吹畢竟爲類喻。而言固非吹也。言者有言之文句。與知相發明也。

夫言非等於風吹之無主張。以其言中有物耳。物也者。事理也。然所言之事理。未有定屬。則雖有言如未言也。是其所發之言也。與雛鳥未出卵鷇時之鷇音何以異耶。人乃自以爲其言有價值。能定是非。與鷇音不同。其實彼所言者。恰同鷇音耳。何足辯也。

先破人之成見。後申己之主張。故下文莊子以主張詳

之。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道物並提。而此出道字也。又本老子而道名並提。言即老子所云之名也。隱。蒙蔽也。儒墨之相是非。即小成榮華所蒙蔽於不自覺而起之成心也。夫道之有眞僞。言之有是非。皆儒墨以小成與榮華之見自蔽蔽人故耳。其實道未嘗不存。言未嘗不可。苟以明照之。則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之眞是非定。而物論乃齊矣。○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

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耦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道物・猶事也。則陽篇云・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是道物並提・而此出物字也。

之徵也。　彼字根於上文非彼無我之彼來。又有論語彼哉彼哉之意。非之也。

是。　又此也。亦有我之意在焉。　物無非彼。各各爲彼。物無非是。各各爲

是。以己自是。見人終覺不是。以祇知人爲不是。所以自以爲是。故已彼出於

是是亦因彼也。　言彼是而及生死。推類言之。方生爲當時學說中一種名目之簡稱。即物方生方死等之說也

矣。而不知其爲往彼也。人之生也。彼是固猶生死也。蓋人之死也。以爲等於滅

而不知其爲來於此也。

故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　夫彼是生死・猶言論與事爲之可不可也。以可不可如生死・故遂接之曰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也。　是非之見・又猶生死與可不可也。因是而因之有非・因非而因之有是・眞是眞非・從何而知之・從何言之。　物方生方死。惠子語也。大抵此等學說・惠子公孫龍等倡之。蓋亦當時盛行之言論也。莊子因以格物之學格之・以爲此等學說議論當一概了卻之・不從之作生涯・又引聖人爲說・謂聖人者無我見人見之成心而不芒昧者也。不芒昧則不落耦中・天成而明德常昭。其應物也・和光同塵。因而是之而已。故曰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至果且無彼是乎哉・卽寫出聖人不由之實際。蓋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各有彼是而一矣。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彼此既同・又何有是非彼此之別矣。心行了不可得・則彼也無耦・此也無耦・求其耦而莫得也・是求其心而不可得之處也。惟道集虛。夫是之謂道樞也。是亦一無窮・環矣。非亦一無窮・環矣。連環而無窮亦環矣。而此環者・又虛而不無・應而卽爲環也。得其環中之道樞・知止知至・超然於可耦之表・常寂寂而應無窮・夫是之謂明也。故曰莫若以明。　彼是是非生死可不可皆虛幻・而道樞誠一。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

下文更引申之。

也。以馬喩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喩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非指喩指。非馬喩馬。真自易見。天地萬物亦若此已。公孫龍有白馬指物之辯。莊子因其說而點化之。以示喪耦之能齊物論也。更引申之。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皆就於物也。以物固有所然。故可然於然。以物固有所可。故可可乎可。其明徹如此。故行之而道成。言之而物名也。物謂之而然。物論齊矣。道行之而成。已既成道則耦可喪矣。

夫心者。內物也。心知者。內論也。心行者。內行之事也。成見者。內理也。是皆指馬之類也。今以超乎對耦之外。而一任其耦之可不可然不然焉。因其然而然之。因其可而可之。則與接爲

楹之耦亦一幷而喪之矣。更引申之。**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故字接上文。以上文重在物字而此處乃以道字爲重也。但物既重道字。又插凡物句以與上文道行句相照。蓋文既有變化。筆法亦不落偏枯矣。

莛。音庭。說文。莛。莖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鐘。文選。東方朔引說苑云。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莛與筵。古書通用。言莛者小也。厲。醜貌人也。西施。越王勾踐所獻吳王夫差之美女也。一醜一好也。恢音詭。戾也。

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

橘音決。乖也。恢恑憰怪。大戾乖異也。

道通爲一。

成毀有聚散之義在焉。皆就形上言之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無對象爲耦。故於道則無不通爲一也。就其變者而觀之。大小美惡等。不過所名之異。既爲各適其用。故於道亦無不通爲一也。就其變者而觀之。成毀分合等。不過所事之異。既爲各適其用。故於道亦無不通爲一也。申庸言誠明。此未言誠者。

以一示之矣。中庸言中和。此未言和者。以達字代之矣。而處其和。可證此通字者。即和字代之也。二字來。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不用二字根上文聖人不由之道也說之也。是不用。明則誠矣。是就誠者天之道也。誠則明矣。是就誠者人之道也說之也。一章之干峯結穴處。上文樞始得其環中之中。是言中。此云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是言庸。蓋誠明舉明。中和舉中。中庸全舉而明庸對峙。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即易乾卦初九爻之潛龍勿用也。是。即指齊物論也。蓋此句又深進一層。即下文葆光之旨也。更引申之。

庸者。通也。通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而不知其然。用也者。用也。

謂之道。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功夫做到深根寧極。乃又謂庸也者用也。是何一種天人交換之現象耳。一邊喪耦。一邊見獨。非外若槁木死灰。爲是不用之至。所謂潛龍勿用者。乃格物物格間然也。一庸字。勿用即用賅矣。

不能通即不能用。故云用也者通也。通者能得其巧妙者也。故云通也者得也。一得永得。方知與物論本無交涉。故曰適得而幾矣。因是者。本和光同塵之作用。因其所是而其巧妙即不能通。

是之也。及至得而此因是之作用亦了不可得。安安然而內外一如。表裏同止。故曰因是已已也。　此篇之特色。莊子每以一字作兩訓。而以動詞爲之作關鍵。庸字本訓平常。如中庸之庸德之行庸之謹是也。又本可訓用。如中庸之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言君子之用中也。隨時處中而無不知。小人之用中也。用到肆無忌憚而無不戾。皆訓用也。　寓諸平常便是用。用便是通。通便是得。得卽大學慮而后能得之得。通卽大學安而后能慮之慮。用卽大學靜而后能安之安。庸卽大學定而后能靜之靜。蓋以不用卽定。定卽一付於平常。及其用也通也得也。一向付於平常。於是動靜不二。歸於自然。渾渾沌沌。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夫是之謂道也。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勞神明爲

一而不知其同。莊子指惠施公孫龍等人也。朝三亦當時一個話頭名詞也。
雅云。狙。獼猴也。　狙公。司馬彪注云。典狙官也。崔譔注云。養猴狙者也。
賦。付與也。　芧。音序。實圓而端尖。有殼斗如椀。謂之橡實。即櫟子也
。賦芧。以芧子付與獼猴也。　曰字以下。爲怒爲悅。即朝三話頭之一段故事
也。　舉朝三爲名詞而不舉朝四者。如舉朝四則義不全故也。蓋狙公賦芧。本
欲狙先怒後喜而馴其性。設先言朝四。暮賦之芧又必嫌不足也。
本一。味者不知。勢神爲物論種種而欲一之。是與狙無異也。　天下之是非
其狙。猶聖人超乎因是之外而用因是。故七竅未嘗增減。而狙之喜怒爲狙公用
以調服其性矣。換解之。狙公既以因是可喜怒其狙。聖人超乎是非之外者。自
然能以片言隻字示真是真非。使人解悟。因是而和之矣。　和。調和也。中和
之和也。即君子之用其中。隨時處中而無不庸也。　上文云唯達者知通爲一。
已有和是非之意在。今則直揭出其和字。蓋以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鈞亦作均。　寓言篇云。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此言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其和之以是非即上文
所謂爲是不用也。又即上文所謂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也。其休乎天
鈞。即上文所謂寓諸庸也。又即上文所謂彼是莫得其耦謂之道樞也。如以寓言

篇所云者觀之。又卽寓乎胎卵濕化莫得其倫者也。是中庸也。是先天也。上文所云之因是已已。卽已乎此也。是之謂兩行之兩行。卽上文所云之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自夫言非吹也以下。段段引申。又設一狙公賦芧之喻以明之。使愈引申而愈明者有一着落之點。而言之弟一節成矣。○自來格物之學。朱子主張物物而格之。陽明主張致良知而格之。西國化學等來吾國。吾國士大夫又謬以格致目之。孔老莊則不然。其始也。先就在己之喜怒哀樂等觀破而卽已之。其久也。不動心焉。其卒也。寂然一歸於庸。其於物論也。不隨物而遷移。雖堯舜之仁智。桀紂之暴戾。亦一概以庸常視之。其來叩也。應之中節以和之。其往詔也。亦應之中節以和之。使彼是者不恃其是。非者知改其非。而日以心鬬之器械喪。是吾之真是真非行。而吾未嘗不在是非之外也。和飲於人。人亦休乎天鈞。用和於人。吾本休乎天鈞。正己物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知止知至。常不爲首而不亢者也。○乾卦。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不爲首則无首矣。又乾卦上九曰。亢龍有悔。亢者仰上望而舉其首。卽爲首

之義也。一爲首則有悔
・故云亢龍有悔也。 其次・以爲物有矣・而未始有
。相似・故謨也。 其次・指鄒於聖之大賢也。太極渾成・合於無極則未始有
物。自以爲有物・則落於一矣。然尚不失爲渾成。而陰陽之爲對猶未有也。○
封字・林雲銘先生莊子因作對字。驟觀若非。及細加研究。方知其
必非妄改。蓋學理上本當然也。作封雖亦可・而用字之法太拙矣。

爲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其次・指君子中之尚爲賢者也。 君子

未分彼是此非彼非此是之心也。○君子賢人而稱之。故尚爲賢者不失爲渾成。而陰陽之爲對猶未有也。○

虧也。 彰則虧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 愛・偏好也 **道之所以成。** 道以是非

損矣。 而虧・愛以是非而成也。

○嘗謂殺盜婬三惡皆起於有所不足・意亦在內。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

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

琴也。此根於文成毀之義而納之於鼓琴之中。以爲愛成道虧之明證也。
之也。文成毀之義而全者有虧如非彰而私愛成則道虧。昭文之鼓琴一音成而萬物芸芸。皆爲愛纏。愛成而私愛成。故云也。夫道。無適而不在。有何成虧。是考擊一類。人自不覺而自虧其道耳。上文人籟比竹。是指吹者。而尙遺與調調刁刁句同爲補筆也。故補之於此。而實

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
氏。古之善琴者。楚族也。以昭文引出師曠。以文曠引出惠子。既補全人籟
而又專明乎天籟也。鼓琴用手指。餘則用策。策。擊節鼓樂器之杖杖也。
師曠字子野。晉平時之樂師。聰於音律。非徒一琴之善巧。故概示琴以外之樂
器。而以枝策盡之也。據梧者。與人辯論。憑梧几而肆應也。德充符篇言惠
子據槁梧而瞑是也。三子之工於所愛。人莫能及。故云盛也。載之末
年。愛之至。故取所知識之書册於老年之時也。〇末年亦可謂老死之年。唯

其好之也。以異於彼。欲教人故勝於人
故。欲使人

知已之難能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上文謂莫若以明。是可貴故。非指非馬以明指之非指馬之非馬是也。推而極之。喪我而物格。物論何有不齊者。蓋所當明而明之者也。今既明明德以格物。而爲榮華之虛名所驅。小成之私愛所牽。到老猶不肯捨。豈非非所當明而明之乎。文曠不足責也。而以堅白之學說自昧其明。成堅白之昧而長終。則深可惜矣。重在惠子。惜之之意自在言外見矣。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身無成。其子指惠子之子也。文之綸。謂文字之緒餘也。文指惠子末年載之於其書册之文也。綸。緒也。斷語而結束惠子父子也。○至樂篇。莊子妻死。長子已老。終。終其身以爲業也。終身無成。惠子曾弔莊子之喪妻。而惠子之墓。莊子曾過而弔之。今云惠子之子尋父之緒論於所載書册之文中。業之終身無成。是莊子甚老壽。又見惠子之子之死。而莊子且又有少子也。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我。指人人自我也。莊子謂此等學術。若云其已可爲成矣。則何必格物至喪我者方云成。將人人自成矣。何也。以無異

乎人也。若云此等學術不可爲成・則物與我本無交涉・物自物・我自我・兩無所成也。堅白之昧以致終身無成・宜哉。

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滑・利而去之也。　疑・昧惑也。　滑去昧惑之明謂之滑疑之耀・即明明德之造名也。　圖・計議也。此圖字與逍遙遊圖南之圖同意。　爲是不用即滑去其疑也。　上文云莫若以明・接之以非指非馬・雖示超乎物外之旨・而尚未揭曉其着落。次則進一步矣・曰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其用明之方猶未表出也。及此處・乃直揭出之曰・圖爲此不用而寓諸庸之方便是滑疑之耀也。於是用明之方完全表露・故曰此之謂以明。以上自古之人云云起・爲知字之弟二節也。○上文疏中謂爲是不用之是字指齊物論。此處則云爲是不用即滑去其疑。是字指滑疑者。蓋去其昧惑即齊物論也。　又滑疑之耀之耀字。與大學經文所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上一明字同・亦與大學所引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之顧字同旨。如淺言以曉之。吾人當一念未起之時。自有一點靈光・清明常覺・爲吾主宰。保之而勿失・久則知止而從容入定。此一點靈光。本是明德之所流露以消散夫妄念者也。吾人襲而用之・一念之來・隨即使之放下・此便是用明。明明合一・昧惑之疑當下

卽覺而滑去矣。此之謂滑疑之耀也。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與是類・是也。與是不類・非也。類與不類相與爲類・是非不分・此卽圖滑疑之耀於言也。彼與是又相對之見也。是此也。與此類・此也。與此不類・彼也。彼與此相與爲類・彼此不異・則此與彼無以異矣。有言於此・有言於彼・又何必分也。圖滑疑之耀於言・而兼帶彼是以去之也。朱得之通義云・此是字不必做實字看。如朱氏說・彼字乃極靈活。且又出一義也。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始也者・有始也。有未始有始也者・無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始無始雙存也。有有也者・有有也。有無也者・有無也。有未始有無也者・有無雙存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無雙存而雙遣

也。由是而知至知止也。層層推勘。愈勘愈精深也。淮南俶真訓云。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無無蝡蝡。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於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龍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霓。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葱苓蘢。萑蘆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喙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淮南說本之莊子。能體諸己。物論之根本且齊矣。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雙存雙遣。有無同矣。俄而有無。出而異名矣。然此俄有俄無之有無。求之無本。用明照之。未知屬於誰氏也。心行然。言語亦然。人之言當類是非彼此而已之。則言語之出於己者亦當忘有無而已之。言如無言矣。人我之物論無不齊矣。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大山或作太山。郭注作大山。吳澄內篇訂正作大山。對毫爲言。作大山是也。兩莫字。一括大小。一括壽夭言。不可大秋毫小大山壽殤子天彭祖。存如此之顛倒見而辨是非分彼此。正與大秋毫小大山壽殤子天彭祖之俗見同。須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紛紛顛倒之見。要當如此已之。則物論自可齊也。○

莫字之義不明。王義之遂有齊彭殤爲妄作之誣。後世注解者又爲郭注形大未爲有餘形小未爲不足等謬見所誤。而以誤傳誤。或任其顛倒。而不加更正。苟如其說。則文句當作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莫小於大山。莫壽於殤子。莫夭於彭

祖矣。用兩個而字於中間何必也。
甚矣。文人之不肯用心玩味也。

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也。謂天地萬物既與我同存而爲二也。夫一外之一。不可云爲一。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然本無言說之中。今乃以一字形名之。起心發言。一說出一字。便落邊際。故隨說而隨掃之。遂成言。故云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爲四。爲五。以至無窮。雖巧於算數者不能得其多少矣。

何交涉。是言者一外之一。與一而爲一。而但可謂之二。是二也。與彼天地萬物與我爲一之一合而爲三。一外有二。二外有三。凡。一外之常數。如二三四五以下等等之數也。

二以下之數爲凡常之數。一也者。渾然玄同而入於言者也。是本無所謂一爲真數。

乃自一而二焉。自二而三焉。若自二計起。則更多更多。誰能知其多少也。妄念紛紜。頭緒繁多。正同於是。一已字是語助辭。因是已之已字乃訓止也。上文云因是已已。此云因是已者。上文之下。但照之於天。因其是而是之耳。故朝三暮四。狙公之達權。照之以明。聖人不由之因是。若云調御之用。本無二也。至於在我。正當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曰無適焉。因是已。蓋謂無自無適有自有適有。則因是亦止也。以後文引申前文。因是已三字已足。不必更用語助辭之已字。

○調御二字以牧馬爲喻。謂調伏其性而用之也。

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

上文云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又云無適焉因是已。以後足前。因是已即道。故此處接之以道字也。

以無常之言議論無對之道。捉摸不定而界限分矣。故云爲是而有畛也。

畛。音真。界畔也。道本無對。言本無常。常人昧之。故云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

有左。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玄英疏云。德者功用之名也。羣生功用。轉變無窮。略而陳之。有此八種。○八德之名雖釋前有畛之義。然名太不類。莊子殆據古語引用之也。德

有惡德凶德・如書所云爵罔及惡德・春秋內傳所云好行凶德者。此之八德・亦其類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存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六合・天地四方也。　論・議也。議・言論也。　六合內外聖人存而不議論者・如易之先後天發用序卦・其先天象發用象存於乾卦・後天象存於坤卦・序卦象卽存於卦之次序之中。又如書之甘誓次於禹貢之後・秦誓次於費誓之後・詩之王風次衞・豳風次於十三國風之末之類・皆六合之內聖人存而不議之證也。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聖人雖議論之。然孔子但就先王經世之志觀之・以識其是非而已。因是因非一歸之先王・何嘗反復稱引以示人。故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也。○聖人・指孔子也。　易乾卦九五文言傳云・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孔子此文・述文王之言旨者也。水流濕・謂先天小象坎卦爲水・流歸下濕之地也。火就燥・謂離爲火・飛歸上燥之天也。兌爲澤・在上爲雲。先天小象豎直觀・兌雲從震爲龍之龍也。巽爲風・艮爲虎・豎直觀・

巽風從艮虎也。聖人作之聖人謂乾卦在上。坤爲衆。萬物・衆矣。而天人發用象見。謂坤卦在下也。親上者謂離震與巽也。親下者謂坎艮兌也。亦兼攝在中矣。　坤卦卦辭云・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後天象・坤在西南・得巽離兌之朋。兌在西方・喪艮之朋。艮在東北・既不與兌相對・又不與兌相連故也。坤艮舉而地球與人類可知也。　卦之次序・指周易也。甘誓・禹貢・洛誥・皆書經中之篇名。　十三國風・指詩經中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之風詩也。

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故曰。何也。聖有所不明・故也。聖人無所不明・故懷藏之矣。　有分有辯・爲

不嗛。大勇不忮。　稱・舉也。不稱謂有莫舉名也。　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翠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稱稱古今通・實一字也。尹文之以無名說不稱・可與此參觀。　嗛・音謙。宋林慮

齋南華口義云。猴藏食處曰嗛。林氏所言未明。蓋嗛者猴類喉間藏食物之囿也。所藏者不能多。大廉不嗛。謂大廉之人宛如不廉。非若猴類之僅有小積於口腹之間也。

伎。害也。

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園。音元。與刓同。圭角泯鑠也。不道。謂不出於口也。不及。謂不干於迹也。不成謂不成仁勇之名與事也。不信謂無表示於外也。五者漸落邊際。未免有知。故雖若無圭角而略有齟齬。幾向方矣。知止其所不知。謂以知止於不知也。至矣。此句實言物格而后知至之義也。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即所不知也。知止之。則爲知止其所不知者也。此種景象。若有能知。欲命一名。果以何名。莊子於是爲之名曰此天府也。何以謂之天府。蓋以其注之無窮。

不滿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也。　注不滿・本虛也。酌不竭・本竭也。所由來・以其渾成也。虛實渾成而本然・故謂之天府也。　夫言之辯・道之道也。無知無言・寂然藏於中而不露・斯誠明合一・言道同存矣。　管子版法云・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葆光也。　以上自今美惡不隱。卽放其葆光也。　以上自今且有言云起・爲言字之弟二節也。

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宗一國・膾一國・胥敖一國。宗卽讒國・膾卽枝國也。

不釋然・謂其心中不能放下也。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家語五帝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堯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睿明知通・爲天下帝。率鬼舊職。非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涉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金樓子云・生子商均・不肖。舜復禪禹。入九疑山・置銅劍一枚・化爲礫。今濟南歷城有祠。太陽山有虞氏三石闕也。

。禹卽位後十五年舜乃殂。三子。指宗膾胥敖三國之君也。蓬艾皆草名。存乎蓬艾之間。言其荒陋自蔽也。　彼三子尙蔽於荒陋。而不覺悟。彼三子之自昧其明耳。昧惑在彼。我何必爲之不釋然哉。　十日並出。萬物皆照。殆一故事。而舜稱引之。玩其辭氣。殊非淮南子所載云云也。　德之進乎日。謂上德不德之光輝比十日並出爲更明也。觀而況二字。覺堯脩德之意自在言外。此章起結皆引故事。一則師誘其弟。一則臣勉其君。中間知言並提。知中含物。言中出論。節節推勘。段段引申。而一歸於無我。讀齊物論者。當知聖門格物致知之學之未亡也。○淮南子云。昔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封豨長蛇皆爲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又云。羿左臂脩而善射。古籍⿱谷廾字。傳寫因誤傳誤。多作羿字。汪中述學謂羿字之誤。古文⿱谷廾羿相似故也。其說眞能校正千餘年來之謬傳也。　全章之中。以道爲串插。德則於八德之外未嘗言德。末結一德字。渾然爲葆光之全德。其德比十日並出而愈明。斯其所以爲明德矣。可知齊物論固是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乃卽爲明明德也。聖門性與天道之學賴莊周先師而傳。其優入聖域如此。而郭象以來。士大夫竟無一人注意。輕薄讀過。埋沒至道而張清談。隔靴搔癢。如塗塗附。眞可痛也。　此章知言物論並提。下二章知與物言與論分提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齧缺・許由之師。王倪・齧缺之師也。惡乎知物之所同是・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也。惡乎知所不知・知止於其所不知也。惡乎知物無知・以爲未始有物也。此三問三不知・幷下文不知利害爲四・共四不知。卽應帝王篇第一章中所述者也。

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庸・用也。詎・何也。庸詎知・以何而知也。王倪謂以何法而可知知非不知不知非知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偏死・司馬注云偏枯死也。鰌・一作鰍。泥鰌也。猨・猿本字也。猨猴同爲四手類。但猿無

尾而狀類人。猴狀類犬・有頰嗛臀疣及尾也。惴・懼也。慄・戰懼也。恂・畏懼也。惴慄恂懼・重疊用之以顯惴懼不寧也。三者・民一・鰌二・猨猴三。又・意含鰌一・猨二・猴三也。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芻・草食。豢・穀食。麋鹿同類。但麋較鹿大。目下有兩孔・能夜視。其牡者角多枝。俗名沙鹿者是也。蝍蛆・蜈蚣也。帶・蛇也。鴟・鳶也。俗名鴟鷹・又稱老雕者是也。鴉・鳥類。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也。四者・民一・麋鹿二・蝍蛆三・鴟鴉四。又・意含麋鹿一・蝍蛆二・鴟三・鴉四也。

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猵・音偏。獱獺也。司馬注云・狙一名獦牂・似猿而狗頭。憙與雌猨交也。向秀注云・猵狙以猨爲雌也。崔譔注云・猵狙一名獦牂・其雄憙與雌猨爲牝牡。毛嬙麗姬・堯時尚未生。莊子欲爲王倪說一二美女子

而無可引・故借後世人人皆知者作寓言也。決驟・疾走不顧而躓決也。四者，猵狙一・麋二・鰌三・人四。又・人一・魚二・鳥三・獸四。又・猵一・狙二・麋三・鰌四也。又・魚一鳥二麋三鹿四皆與美人同言也。以上王倪引申而反詰之・亦兼四層也。○猵・音葛。王倪反詰之語・其弟一層・鰌一・猿猵二。其弟二層・麋鹿一。蝍蛆二・狙二・麋三・鰌四。其弟三四層合爲一段說・猵一。魚一・鳥二・麋三・鹿四。兩四合而爲八也。而人其一也。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其有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義寓之乎。是亦一可注意處也。

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自我觀之・

樊・紛雜貌。

說文考正・

殺・離錯也。

郭慶藩集釋云・殺・郭本作散・非也。殺散以形相似而誤。太玄玄瑩・晝夜殺者・其禍福雜。淮南原道篇・不與物殺・粹之至也。精神篇・不與物殺・而天下自服。今本皆誤作散。散・雜肉也。無雜亂之訓。故散當作殺。此章本從知與物立說。今插入辯論一筆・則互相串聯而可使不偏枯也。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有利害在焉。

惡能知其辯。卽不知利害也。至人與王倪並提。有懿缺擬王倪爲至人意在。**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大澤焚而寒凝也。至人神矣句辭氣筆勢皆有提高一層之意。王倪有不肯居其名而自謙之口氣在焉。不能熱。不能驚。言不能熱之寒之驚之也。**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此又提高一層言之也。龍。而此作騎日月者。彼寫乾卦之九五。有先天大象與天人發用象在焉。且以寫堯舜之真君故也。而此則謂至人神通廣大。可駕日月而遊。有循於星球教誨衆生之意在焉。蓋以王倪爲懿缺之師。就其本素而推廣言之故也。道遙遊篇乘雲氣下爲御飛龍。而此云四海之外。謂超乎地球之外之意。○先天大象其成象之法見道遙遊篇注疏中。其種種觀法。殆有百餘。學者宜熟玩之。天人發用象。更爲要妙。其成象之法。乾爲弟一層。坤爲弟七層。泰否二卦居弟四層之兩端。其餘以三三結卦。天風姤。天火同人。天澤履。與風天小畜。火天大有。澤天夬。爲第二層。天山遯。天水訟。天雷无妄爲一組。巽爲風。

火風鼎・澤風大過爲二組。風火家人・火澤睽・兌爲澤・爲四組。山天大畜・水天需・雷天大壯・爲四組。山風蠱・水風井・雷風恆・爲二組。山雷頤・水雷屯・震爲雷爲四組。地風升・地火明夷・地澤臨・爲五組。合爲弟六層也。其種種觀法・亦幾與先天大象等。學者不明易象・則不能知莊老之本原。是以不嫌辭費而詳示之。

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復於本然之命。無死生之病以爲變幻也。而況云者・王倪默允己之不僅如此也。齊物論自齊矣。

物論之弟一章・物論知言並提。不知則利害・而言至人之不僅如此也。齊物論自齊矣。此弟二章則重在物與知立說・蓋分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瞿鵲子長梧子皆失名。夫子。指孔子。稱孔子爲夫子。瞿鵲子必爲孔子之弟子可知。稱夫子於長梧子之前。而稱長梧子曰吾子。則長梧子非瞿鵲子之師而爲其友可知。俞曲園先生云。瞿鵲子必七十子之後人所稱。聞諸夫子謂聞之孔子也。不從事於務。是總提一句。蓋常人所謂務者。不外乎就利違害喜求緣道也。緣道者。自附於知道者也。無謂有謂。應機而言也。有謂無謂。雖有言說。仍爲不言之教也。就利違害喜求緣道皆塵垢汙濁之事。聖人既無此行。自無趨避求名利之言。故曰遊乎塵垢之外也。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孟浪。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注引司馬彪注云鄙野之語。玩文意。司馬所云非是。蓋孟浪者。泛泛不留心之言也。妙道之行。謂妙道從此言談之中流露而傳出也。奚若。何如也。長梧子曰。是黃

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

此長梧子尊黃帝・贊孔子・策勵瞿鵲子之妙言也。　聽熒・聽之疑惑不了了也。

黃帝郭象注本作皇帝。雖亦可通。然此章設辭之義・實從列子周穆王篇夢人分鹿章取意。以瞿鵲長梧孔子本有此問答之語故倣列子意而寓其言也。夢人分鹿章云・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是以黃帝爲確切。而以丘爲長梧子之名夫子爲瞿鵲子之師・另是一人而非孔子等門戶起見而全不通之劣注・皆可不攻而自破矣。要知此章・乃齊物論中之齊言論。若孔子有知有言・則非孔子矣。故黃帝聽不明白・以其爲言說之末也。孔子說不刻實・以其無知也。瞿鵲問道太早・以其有妙道得傳於己之見也。　卵・雞卵也。　時夜・夜中知時也。　鴞・梟也。猛鷙而殺母者。其肉味美・可爲炙。　見卵而求時夜者・見雞卵於朝・而求天光之速夜・以冀夜中按時而啼也。見彈而求鴞炙者・見彈丸而鴞尚未見・便欲求鴞炙之美味也。皆爲太早計之弊病。以斥瞿鵲子聞至言而不實行・徒作口頭語耳。如瞿鵲子而果能實行者・既已知爲妙道之行・尚何再問長梧子之有哉。

吾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

聽之。也。而今可言。是言而非道。且爲不到聞道時之人言道。不免道。故曰妄言也。罪鵠子知妙道之行而不實行。故曰妄聽也。郭注以奚字屬上句聽之字下。遂致注文不通矣。勞日月。依憑日月也。上下四方爲宇。古往今來爲宙。挾宇宙。卽陰符經所謂宇宙在乎手也。吻音刎。口兩脣相合也。吻合。如兩脣相合之合。爲其吻合卽天地篇所云之喙鳴合也。滑滑。向秀注作汨汨。未定之謂。亦通。言論置之度外也。置其滑滑。卽體宇宙而控制之。不計日月而抱神以靜。亦妄聽之何。如郭注云。若正聽妄言。復爲太早計也。故絕上下文。故不通之甚矣。

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

自卑如奴隸以相尊於人。此衆人徒勞之役役。聖人則不然。但渾然無知。穆然清淨。不卑不亢。如愚芚也。由是泰定清明。逍遙自在。不知歷幾萬萬年。芚。音豚。無知之貌。參萬歲。不知幾許之萬歲也。

前無始・後無終・成純而不雜之真身。此易傳所謂盡性以至於命也。萬物本皆備於我。我盡性至命・萬物自來歸之・亦莫不皆然・以是純德而相蘊焉・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可與此參觀也。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死生之見・人所最難擺脫。其實正與夢幻相同。故長梧子引麗姬故事以揄揶昧者之逐妄也。成玄英疏云・昔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卽麗戎國艾地守封彊人之女也，崔譔注云・六國時諸侯僭稱王・因此謂獻公爲王也。司馬彪注云・筐牀・安牀

也。靳・求也。惡死求生・同爲偏見。悔惡死偏見・而悔求生亦偏見也。故幷此悔求生之偏見亦去之・曰予惡乎知・此長梧子之所以不落偏見而常在中道也。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

上文言死生之迷惑。此言人世之迷惑也。長梧子謂瞿鵲子。夢中占所夢爲飲酒者・則以爲不祥而哭泣。不知哭泣之際・尙在夢中。及旦而欲出田獵之時・方醒悟而知己之哭泣亦在夢中也。田獵之時・知非夢中矣。不知此人世勞勞。如田獵然者・亦在夢中。如此大夢・未覺之時・又何能覺。且必待大覺之時・而後始知己之爲夢中人・且曾爲加倍大夢中人者也。而孔子以爲孟浪之言・吾子以爲妙道之行・竊竊然知而私議之・君之乎・牧之乎。豈非愚者之固執哉。且不徒孔子與吾子爲愚固之

人也。卽我自身。亦未嘗非愚固之人。何也。以吾三人。幻化之身未脫。妄言妄聽。與一般愚人何別。且卽與夢中占夢者何別。相謂曰夢。恰在夢中耳。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弔音的。至也。詭。奇異也。言論一邊立說。故雖述物與知。而皆寓諸言中。而田獵者悟長夜之夢。此言至爲奇異。直可命以一名爲弔詭也。言中有物。以麗姬之悔哭破生死之見。以旦而田獵者悟長夜之夢。此言至爲奇異。直可命以一名爲弔詭也。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此長梧子隨說隨破之語也。謂吾如此至奇異之言論。正不必妄知用事而强解之。聖人非聖人。設曰唯黃帝孔丘能解之者。真是萬世之後遇大聖而遇之於旦暮。使大道不落言論無此理此事也。十九字當作一句觀。正言若反。謂必無此理此事。且爲上文黃帝聽熒孔子不知之實落也。此句文義不明。遂不知極贊軒孔而以爲譏毀矣。○軒轅氏之簡稱也。黃帝。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若不吾勝。以上下文觀。皆用我字。吾字必爲我字。後人作我是也。

其黮闇。吾誰使正之。此與夫子以爲孟浪之言三句作針鋒相對語也。我與若不能相知。即上文既使我與若辯矣云云者也。黮闇。不明也。我與若不相知。人亦我與若不能明白。則使誰人正吾儕之是非哉。吾誰使正之句。開出下文

使同乎我。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乎我矣。惡能正之。既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使異乎我。惡能正之。既異乎我與若者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既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與汝同則仍如汝。與我同則仍如我。兩異則如不相涉。兩同則三者雷同。凡若此者。仍在夢中。又何能正

此弔詭之言之是與非哉。　上文先言若勝我・同乎我・異同我與若・便不卑不亢矣。此莊子之通人情達世故處也。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言彼・指聖人而言。　若謂聖人能知・決無其事。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此化聲以下二十五字・向郭本在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句之下・忘年忘義之上。宋呂太尉注則列在何謂和之以天倪句上。宋代之時・古注未亡者較多。注者必有所據。或竟審察其錯簡而更正之者也。今玩索文義。長梧子謂我今所云云之化聲・既不能待彼聖人而正是非。然而我已言之・若有待者焉。但我明明知我之所言不爲有待而言也。則是我今所云云之化聲・若相待若不相待也。乃和之以天道之端倪・又因之而牽引之使長・敗演之使多者・盡我天年・說說而已。文義如此・自然從呂注爲是也。　曼・長也。衍・旁推而曲暢之也。○長梧子之言止此。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

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知是之也。然。言然之也。異乎不是不然之中而有是之然之真和之。彼不是不然者自不必言辯而明矣。是爲和之以天倪也。語義重在言論。亦無辯則言論齊矣。

或以何謂句作瞿鵲子問辭。曰字下爲長梧子答辭者。則何字上有一曰字。方於文理無害。故當以莊子引申天倪曼衍而出寓諸無竟之旨爲長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比窮年更高一層。忘義比相待更高一層。此皆莊子高人一頭地之識力也。振。收也。又。奮舉之意也。雙關用之也。是論也寓諸無窮。真是真非歸於大當。斯之謂齊。振於無竟。忘年忘義。存諸於無窮也。

之弟一章。物論知言並提。此弟三章則重在論與言立說。亦分分提也。無辯則物論又齊矣。

罔兩問景。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

罔兩。最大之怪物。似人而非人。莊子取之。以爲喪耦之獨之寓言也。亦即既覺後之莊子之比喻也。景影同。罔兩。人怪之矣。而默默無聞之者。

•故自問其影也。特操•常度也。岡兩常而影無常。人世無常而望境真常之機也。○岡兩
•故岡兩因影之無常而詰問之。詰問無常•所以啓其真常大覺之機也。○岡兩
一作魍魎。家語云•木石之怪曰夔魍魎。孔叢子云•土木之怪夔岡兩。一物也
•郭注以爲景外之微陰。後人踵其謬。不思一光照一形•則起一影。如欲二影
•須以兩種光明照之方得。又何來影外之微陰哉。文選班孟堅通幽賦注引司馬云•岡浪影外重陰也。釋文引崔本作岡浪者。文選班
司馬彪崔譔皆作岡
浪•較郭更無謂。

者耶。吾待蛇蚹蜩翼耶。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

此•莊子現身說法•設爲問答•以作一總冒文字•下文卽在此抽出之者也。
吾有待而然者耶•影謂待形也。○吾所待•指形言也。又有待
而然•謂形待真常也。蛇蚹•蛇腹下之齮齶•用以行者也。○俄然爲岡兩之
加惡識所以然不然一句•岡兩一問•遂使影自消釋。惑解夢覺•俄然
真吾。自明明德•疾於彈指
•洵是自覺覺人之化工也。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上文惡識所以然不然・由王倪之四不知而來。此處之夢・由長梧子之說夢而來。蓋一篇齊物論分四章之互相關要處也。罔兩言大・蝴蝶言小。罔兩已化・蝴蝶未化。蝴蝶雖爲蛅蟖烏蠋等所化而成。然其羽化也・但可作離禽獸等類而投入人類之喻也。蝴蝶四翼・兩小兩大・幷身爲五。其身・土也。其大翼・木與金也。其小翼・水與火也　五行全矣。以八卦配之。震巽木行二・乾兌金行二・坤艮土行二・坎水一・離火一。二爲一之倍・故其大翼倍大於小翼也。加陽土陰土身土之三・又與四行合而爲九也。大翼動而小翼互上下之・則陰陽太少之四象也。夫人世者・大夢也。而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爲陰陽五行之秀者・昧其爲無極之真・而適志於人世焉。是又何異於蝴蝶之適志於夢中哉。多生迷夢之時・固不知有物格而成怪物如罔兩然之莊周也。○蝴蝶之大翼爲太陽太陰。其小翼爲少陽少陰。如左大翼爲太陽者・左小翼爲少陰也。如左大翼爲太陰者・左小翼爲少陽也。右翼亦然。卽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宋周濂溪先生太極圖說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又云・太極卽無極也。又云・人者五行之秀氣也。蓋二爲陰陽・五爲五行。得其精秀・妙合而凝成人身也。

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俄・頃也。時之至短速者。疊用

俄頃・謂一瞬之時也。俄而覺・郭本作俄然覺。若用然字・則俄然爲覺字之形容辭。以關尹子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亭亭・俄蕭蕭之俄字參之・郭本殆改而字爲然也。如郭本・下文當不用遽覺貌之遽遽矣。一瞬卽覺・永無迷惑。影夢消散・則樸樸實實一莊周而已。故曰遽遽然周也。

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此云不知・卽上文所云之惡識也。影惡識則影消散。莊周不知則蝴蝶消散。然而莊周之幻身亦由此吾喪我而消散也。物我雙忘・是以渾然無夢而兩不相知矣。

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蝴蝶落於後天・本以喻常人。而莊周旣覺・踐形者固與罔兩無別。然而卻與常人不同。此字・指俄而覺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故格物卽物化也。特逍遙遊之言大・言己化者。此則就逍遙遊中化而爲鳥之化字・引申其化之方。而以此之謂物化作末句以點明之也。蓋莊子謙退存眞・就小物之蝴蝶言之・不用鯤鵬耳。齊物論之實落・如是。○鵬是與天地參・故以一身兩翼而寫其爲三。蝴蝶是二五之精・故以一身兩翼而寫其爲五。故同爲有翼之物・同爲物所化成者・而喻聖人常人各異也。

此齊物論篇。以第一章示格物之方法。亦卽化也。章中除起結外。層層推勘。段段引申。要爲知言物論並提。而知分兩節言分兩節。道通爲一。故以道字串插於中也。弟二章。齊物也。不知雖四。要歸於就物立言也。弟三章。齊論也。弟一章之齊。方法固示矣。然其用功如之何。則在長梧子之妄言。故弟三章就論立言也。弟四章。前節是論。次節是物。末節是齊。及其化也。齊物論卽齊物論而已矣。

或以弟四章分爲二者。不知莊子謀篇分章之甚者也。○齊物論之弟一章。讀者但覺其爲汪洋浩大。一片化工之文。如欲探索其文法。實爲不易。不明瞭其文法。則驟若解悟。而其宗旨何在仍茫然也。須知此弟一章。自起處至怒者其誰耶。爲南郭子師生問答之一大節。大知閑閑以下。皆是莊子代爲推勘之語。直至此之謂葆光止。又爲一大節。而結處堯舜問對之語又爲一大節也。人生最可樂最可愛最可相助以成事業者。惟朋友。而朋友中一曰師生。一曰君臣。故此弟一章以師生起。君臣結也。但齊物論一篇。重在物格而知止。當於乾卦之初爻。初爻未入互象。未曾與物相交涉之已也。上九已超然。恰與此相同。應帝王一篇。胎於此章之中矣。今就此中一大節觀之。起首大知大言小知小言。知言並提。

非彼無我以下・乃作五度推勘・而知之弟一節成。夫言非吹也以下・道物並提・作道與物兩段・遂出一箇明字。以明存誠。一卽誠也・故代誠字以一出也。於是更作四度引申・而以誠於環中者寓於庸・遂出一箇庸字。誠明表明・中庸全表出之・蓋以誠有化育之實事在焉・卽致中和之和也。天地間能有幾樣事・不過調和之使適當。斯人以爲是而和乃致矣。莊子改列子所云狙公養狙之方是也。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齊物論之大綱如此。若更有所疑・可依法作一表・而一面觀玩疏語・一面朗讀・庶幾至文不埋滅而聖學可窺也。○齊物論一篇中・弟一章滑疑之耀最宜注意。不特讀者當注意・行者更當時時刻刻注意。此四字實脩身之要法也。然要須與太宗師篇之撥寧合做功夫。○能圖夫滑疑之耀・故本章可以俄而覺。但俄而覺極速・而圖滑疑有遲速之判在其中也。

養生主。此內篇弟三篇也。生主・性天也。養生主・存心養性以事天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生・年壽也。涯・水際也。莊子借作窮盡之意用之。知・心識也。殆・危也。莊子謂吾人之年壽有限・而隨逐無限之知識・懵然以行・已爲可危。乃又自作聰明・謂能通達事理。則不至受危害不止矣。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善惡・人情所判斷而名之也。爲善無近名・去僞無僞・而實有本然之善矣。爲惡無近刑。爲所當爲・而實無近刑之事矣。緣・循之而行也。督・衣背當中之縫・以喻中道也。經・常也。緣督以爲經者・蓋言中道而行以爲常也。無近名近刑之作爲。知至知止矣。緣中道而行・意誠而心正矣。無近名之善卽無近刑之惡・是卽緣督以爲經也。可以保身者・可以不羅刑罰也。可以全生者・可以全其知覺運動・使耳之聰目之明等爲己所用也。子華子云・

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莊子同之。生主・唯一之親也。可以盡年者・小言之・盡此形壽。大言之・盡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也。　保身全生・就其形而言之。養親盡年・就其神而言之也。神卽性天・卽生主・形不得則不生者也。常養則常存。常存則盡年。耳目聰明・百骸通暢・而不中道天矣。四者形神雖分・而又未嘗不一貫也。　夫督中也。緣之而行・中且和也。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明也。緣督以爲經・誠也。誠明中和・則榮辱生死聽諸外物而無不可也。　○養生主篇踵齊物論來・故以起句至殆而已矣・影射天籟而喚醒之。爲善以下・將齊物論之方法誠明四可字以斷定之。齊物論詳言以析理・此竟簡言以切事。不過四句・而真力彌滿。齊物論後真不可無此接章也。　朱氏通義云・背脊之脈曰督脈。一身之形氣皆攝於此。是丹家任督相通轉河車作小周天之說。劉雙江沅以鯤鵬作坎離觀周天解莊子緣督爲經・開先聲矣。如果然・當如漢魏伯陽之參同契。不必以如下三章引申爲善云云矣。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不可以不辨。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庖丁以喻養生之人也。文惠君。庖丁之實。喻生主也。性無心則爲生。既養生。心不可以言心。而爲生主矣。內經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順理而無心。故造名爲文惠君解牛者。牲無牛則爲生。是爲不偏之全心去其爨懸解而人禽判矣。爲文惠君解牛之所踦。林氏因云。以一足跪而抵之。是也。刀以喻意誠之誠。其循理而解。即誠意之行也。砉。音洫。石滿而覆以相離之聲也。嚮。音畫。馬行足離地之聲也。騞。音崎。膝中。夫聲。中音。中其音節也。奏。進也。行也。書騞加之以然字者。謂其奏刀之聲如之也。桑林。商代之樂名。湯克夏。天大旱。禱於桑林而雨。因以地名樂也。中桑林之樂音。合無中音。中桑林之樂音。合舞合桑林之樂舞也。經首。或云咸池樂章。或云經絡之首端。乘用之。蓋以經絡之首端寓黃帝之樂章也。會。或云音之聚。以喻經絡之聚處也。中音合節。屈子九歌所

謂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是也。舞則桑林・會則經首・以樂之和者爲喻也。經首之會而中之・綽乎其殺・無有入無間也。楊川修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言鼓刀之音節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樊・指弟三章不蘄畜乎樊中之樊。懸・指弟四章帝之懸解之懸。楊氏謂天地之間無非樂・要須以誠意之後觀之方可。不然・漫無分別。非莊旨也。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譆・歎聲。歎美其發而皆中節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釋刀喻意誠而后心正・及心既正而意卽放下也。因是已已・故云釋刀。進乎技・入乎技術之中也。釋刀句・冒下文而先言之。卽藏刀之先事也。道進乎技・卽下文之說也。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亦如族庖之流也。常人遇事・心爲事蔽・而勉欲理之者如之也。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亦如良庖之流矣。以喻日月至焉・或三月不違仁者是也。○論語・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

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神遇・以神接牛而解之也。官知止而神行・佛家所謂轉識成智也。官・五官等官。眼耳鼻舌等也。知止而官仍在・知化爲神・行之以官骸也。天理・天然之組織也。神不行則已・行則依乎自然之天理。此天理・以牛體之腠理爲喻也。

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卻・罅縫。窾・空也。固然・指天理。卽大卻大窾也。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肯・著骨肉也。綮・結束也。以技字置句上未嘗置句下者・謂吾之技藝・筋骨結處且未曾經及也。軱音瓜。大軱大骨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族庖・平常之庖人也。割者就其軟處而斷之。折則雖大軱之所在亦强斷之矣。所解數千牛・言十九年中日日解牛而未曾輟業也。硎・磨刀石也。莊子自此處稱十九後・屢稱十九・乃河圖中有洛書之合象・而爲隱語者也。養生主之工夫非數日數月所能成就・故寫十九以年也・天運篇謂天有六極五常。參觀此十九年・可知

莊子之學必本於易。呂氏注謂十九年極陰陽之數。亦稍見及矣。**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節・骨節也。有間・有空隙也。無厚・未嘗有厚也。天下之事理・落於有爲者必有偏勝。其偏勝之所在。即有間也。而吾用明照之・用誠接之。迷惑雖重・未有不解者。誠心存存之義也。正無厚也。存必有用・故亦兩言刀刃。恢恢・寬廣之意。兩言刀刃・用刀重刃・而寓誠心存存之義也。以磨利而成・故云發。又有發明之義也。**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族・筋骨之所聚・即經首之會也。因其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微微而批導・所以有合於桑林之舞經首之會之狀態與音節也。謋・化百反。委・頓也・積也。**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

之。提刀而立・大用在握也。四顧者・從容不迫而目適其視也。躊躇者・從容不迫而足適其行也。志・願也。藏者・心正而心不在焉。卽易傳所云洗心退藏於密也。吳世尙注云・雖滿志而猶必善刀而藏之・豈敢有一毫之忽哉。吳氏依林氏因作滿志善刀而藏之・是也。○郭象注作爲之躊躇滿志・不但不知葆光之藏。且幷句讀而不通矣。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主得養生・迷惑全解・胸次安定・卽爲養生主也。養其生主・主得養生・二而一也。得養生・得緣督以爲經。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

公文軒・司馬注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簡文疏云官名・是也。爲宋六卿之一。其人非不善之人。但爲榮華所累・致遭刑而去其一足・故僅舉官名而隱其真名也。右師本無近刑之實。乃保身而身已殘・全生而一足已去・皆因其爲官之爲善近名故也。老子云・貴大患・若身。爲官近名・豈非爲惡近刑乎。先作驚辭・繼作疑辭・口與心相占。

曰。天也。非人也。天

之生是使獨也。欲使爲獨足之人而生之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人皆兩足・是爲有與。右師一足・是爲介者。介與獨・雖一指人一指足・而要皆天也。天人各半・此重天言之。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澤雉・藪澤之雉也。取鳥者必於藪澤・爲其近水而草木茂盛・爲鳥所聚也。然人皆趨之・雉不能飲食自在。故必致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矣。蘄・求也。樊・李注云・藩也。所以籠雉也。樊中・凶處。故雉雖求食艱難・不求畜乎其中也。神雖王不善也。王・去聲・通旺。言畜乎樊中・神氣雖若旺盛・而終爲不善之地。必遭凶也。上言天之生是使獨・人事莫非天矣。然人定亦能勝天・右師若不求官・何致受刖足之辱。喻以澤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不求在樊・則重人言之矣。」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老聃・李耳也。老氏出於宋・老子蓋商代之後裔也。漢王充論衡氣壽篇云・傳稱老子二百餘歲。秦失亢倉子作秦佚。全道篇云・秦佚死・亢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爲也。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

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據此・秦失爲老子友・而亢倉子又爲秦失友也。但年齡或有先後。而秦失殆年少於老子。故下文有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之稱夫子以表尊敬也。號・大呼也。三號而出・林氏因云・不哀又不盡禮。是也。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

夫子・弟子稱秦失。友指老聃也。弔焉若此可乎者。謂既循俗而行弔・固當盡哀盡禮。今若此・似不可也。秦失既爲弟子所問・於是因而點化之。謂始吾與老聃爲友者・以其爲人也。今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之老聃・安時處順・懸解去矣。弔以三號・於非人之尸骸未嘗不可也。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

向・剛纔也。爲欲求厚於友誼之美名・故意哭得極親暱如子如母也。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倍・與背同。倍情卽指爲哭求名也。此班人物違天爲僞。欲博美名・適犯近刑之・忘其所受於天之生主而不知養。天不容僞・而實。此卽古人所謂之遁天之刑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平適而來。實不適之意識之。來指生・去指死。逍遙而來・自得而去・故云適來適去。太宗師篇所謂翛然而往翛然而來是也。

哀樂不能入・言於老子無關也。帝・天也。老子之死・乃真解脫。非如常人之有結習未除・戀而不能自解也。時・應時也。順・順命也。應時而來・順命而去者・正不當以常人相待。而此班會言會哭之徒・飾僞示人。其於老子之學・可知全未夢見也。故爲之三號。

死尸在棺・盡年而爲惡無近刑・乃反如近刑也。吾友之尸・指窮於三號之外・本不當如會言會哭者之近名反近刑以爲善。如曰化者有知・老子豈能入於胸次哉。

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火傳薪而然燒・薪盡而火亦滅。人謂火已無矣。其實滅之於爲薪者而已矣。而火之

傳達・正無窮盡之可知也。然則老子今雖棄其尸骸。方死方生・或又應時託生・以教化他邦・未可知也。如此如火之傳・身外化身・悠也久也。其爲盡年・豈吾人所能測哉。○朋友取善輔仁。學問相灌輸・患難相扶持・五倫中屬最疏而情最親。遇則班荆傾蓋・別則相忘江湖・無不可者。莊子寄達言於朋友・其於人倫之道何嘗失得分寸。

此養生主篇・以弟一章之下半開出下三章。其弟二章重於緣督以爲經・弟三章重於爲惡無近刑・弟四章重於爲善無近名也。爲善近名・恰等於爲惡近刑。而爲惡無近刑正是爲善無近名・亦卽緣督以爲經。

人間世 此內篇第四篇也。世以人成・爰有往世今世來世之別。人間世・括之矣。言人者・別於物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平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衛君・輒也。獨・如俗語所謂但顧一己不顧人也。回聞云云・言衛君壯年而又自是也。國以民爲本・故輕用民卽輕用國也。人命至重・乃使之戰死而不恤・故曰輕用民死也。死者以國量・如以國作量器然。蓋言徧國中皆死人也。蕉・生臯。卽麻之未漚治者。平澤若蕉・謂其殺人如麻。浮於澤中之屍如未漚之麻也。病人因於疾・故徑以求醫之病人爲疾。醫家能愈人疾病。往治疾者衆・故云也。以疾代人・諧而切。且正以見衛君有狂易病也

。所聞・聞於孔子之言也。思其則・思諫君救民之法則也。瘳・音抽。病愈也。人之無可如何者莫如病。今暴君之行・民皆無如之何・則舉國受病矣・國有瘳・國病愈・一國之人病愈・皆可言也。○周禮閽人注云・怪民狂易。狂易病・謂因狂疾變易性情之病也。

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譆歎聲。歎顏子之尚未定心也。觀上文奚爲焉句可知。若殆往而刑耳者・既歎其學之未至・故又接之曰汝大抵欲往衞而受刑也。用耳字・有必致受刑之意。

夫道・不欲雜。道以純一爲體用・故不欲雜也。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所聞者既不少・則必以之橫梗於胸次。且不能消化・反因之而煩擾。及煩擾矣・自己且先憂矣。

憂而不救。自己且不能天君泰定・又豈能救國救民。則是因己之憂而不能救民之患難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論語云・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重己之學・孔子每每言之。今所稱述・又爲高於論語所載者也。又論語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今所稱述・不但視人如己。且先後判然・以道存於己爲主・所以爲古之至人也。

所存於己

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何暇而以暴人之所行者尙未曾定特。則自脩且不暇。又何暇而以暴人之於心乎。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蕩。搖動也。又惑之也。德本寧定。而爲榮華之名所搖惑。於是因欲爭名利而知出矣。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名譽起人爭端。故卽以名爲相軋也。是知爲爭之器也。二者謂名與知。以其爲蕩德爭名之物。故云凶器。非所以盡行。言其行不通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矼。枯江七。音腔。簡文云。慤實貌。成玄英云。確實也。德厚信矼者。德性厚而信行實也。術與述通。江南古本作衒。亦優。

蕃災同。蕃人・不祥人也。
又不爭名聞。徒以未達人氣未達人心・而於暴人之前強述以仁義繩墨之言・則彼暴人患其不便於己・又惡其有美行・則反以惡名命之而稱之爲蕃人矣。

人蕃夫。孔子謂顏子・庸凡之人・輒以耳聞定是非。以爲用不祥之事害人者。今衛君・暴人也。而汝欲往・豈有不受刑禍哉。

異。此放寬一層說也。孔子謂衛君苟爲悅賢而惡不肖者・彼國賢人自能輔之。又何用有以異之者乎。亦因其惡賢而悅不肖故耳。〇此句縱一筆而開出下文。

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

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

人之前矣。詔・告也。教導也。王公・泛言尊貴之人・如孟子言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是也。　孔子謂顏子・子之往衛也・未必形體已依違俯仰・姑表同情矣。是不但不能救・而反益其暴矣。汝於是目眩色沮・口欲言而未成・而心機已先無所詔而待之。乃所謂尊貴人者・必指實前事・與吾同爲其所欲爲・無有了期。而汝固不若或順之於始・而必欲往衛者・則必死也。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上文段段以且字提起・而歸於好名。龍比卽命爲好名之蕃人也。先言非所以誡行・次言若殆爲人蕃夫・次言必死於暴人之前・而又以龍比爲徵・皆就刑字發之也。龍比德厚信矼而不爭名者也。徒爲救民憂亡而拂其上・故桀紂目爲好名之蕃人・以擠之於刑戮耳。如以家語好生篇末節徵之・彼雖王肅所集・而孔子所言則必也。是莊子所引必有本也。〇家語好生篇・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

・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卽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叢卽宗・枝卽膾・皆國名。有扈氏無道・禹曾用六師征之。有甘誓篇載夏書。說者以爲啓立。有扈氏不服・遂滅之。殆禹曾攻之・啓乃滅之也。

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李頤注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嗣爲厲。蓋用知求實・甯戕身害民亡國而用兵不止也。

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桀紂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故殺龍比而不惜。有扈與三國不欲使君有勝己之實・故甘冒大罪而不悔。而・汝也。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聖人指堯禹也。若汝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必有以・必有所恃之法則也。嘗試也。○以上仲尼曰起・皆就刑字上發揮。

顏

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虛非端可致。一非勉可能。端勉皆有以作爲也。曰。惡。惡可。兩惡字。皆平聲。上一惡字。有作聲不然之之辭意。下一惡字則何字意。上一惡字讀。下一惡字連可字爲句也。惡可。何可也。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陽爲充。言衞君表面赫赫。若充盛於內者也。孔揚。謂其甚揚於外也。采色不定。玄英云。順心則喜。違意則嗔。神采氣色曾無定準是也。常人之所不違。言喜怒無常之君。常人不敢違逆之也。因。因此也。暴君因此。其於人也。每案察人之所感於我如何。而隨出手段以壓服之。使其心可以寫意而止。如此等君。暴戾狡猾。無以名之。只可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以其日久漸漬之小德且不能成故也。小德川流且不能成。而況可進以敦化之大德乎。由是而彼執滯已見之自是終不能化矣。○屈原九歌湘君篇云。聊逍遙兮容與。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

乎。訾音紫。毀也。庸詎。用何法也。又有俗語那裏能夠之意。言如此之君。欲化之能外合而內不毀。其安能乎。

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比。去聲。合也。成而上比。成而上比。古人所言。而己與之比合也。

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斬乎。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

真。故能忘貴賤於君臣。遺善惡於榮辱。知天子與己皆天之子。亦充類而汎說之也。而人。猶言彼已之子也。

必以己之言求人毀譽。遺善惡矣。此唯童子如之。人若然者。言內直之人。一片天

。與天爲徒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

•政法一。

人皆爲之。吾敢不爲耶。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

謂與人爲徒。擊・犁也。跽・長跪也。疵・病也。無疵者・不以爲病也。與人爲徒・政法二。

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是則可乎。顏子以爲方法多則暴人必能見化也。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政者正也。政法・正人之法也。諜・偵探也。春秋內傳云諜告曰楚幕有烏・是也。太多政法而不諜・謂如上之四種政法・雖不免太多。然不伺察暴君之過惡・則彼雖固執自是者亦可不以刑戮加我矣。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不學心齋之人。而欲化人淑世・儘用種種政法・不過爾爾而已。又何能化師心自用之人使不狡暴

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方・法也。又醫方也。對上文醫進步矣。故此方字・存己與存人雙關用之也。仲尼曰齋吾將語若。六藝・文王問太公曰・守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之情。莊子寫孔子之言・用六藝之筆法也。有而爲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有・有方也。言汝且齋戒。方雖有・治之頗不易。若信道不篤而輕視之・則於廣大無際之性天不相宜。又豈能存諸於已乎。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茹・食也。葷・臭菜。蔬之氣味劇烈者也。俗以食肉爲葷・殆已古矣。葷菜未必貴。顏子雖貧・未必不能食也。當依俗稱食肉爲食葷解之。貧字下接唯字句者・意謂家既貧・唯有不飲酒不茹葷以節省之也。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家貧不飲酒食肉・適合於祭祀之齋・故云也。知北遊篇。孔子問道於老聃曰・汝齋戒・澡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

窅然・難言哉。此人間世篇・孔子於顏子說齋・於葉公說戒・戒則致命・齋則心齋・皆本老子而變通言之。

回曰。敢問心齋。

孔子當機施教・循循善誘。因往衞而教之以先存諸己之方。經此顏子一問・而聖門之學從此傳矣。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若一志者・言汝一心歸路也。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者・舉難以攝其易也。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勿之中・目可以不視・口可以不言・四肢可以不動。獨聲之入於耳者・無法可以制之。惟以心移耳・則聲爲心制・止於耳而不入於內矣。蓋持志使一者・心也。無思無慮則不雜而一。耳有所入・隨時卽止。此以心靜聽之功夫也。心齋之始事也。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者・將此心聽之心又放下。虛無之極・六用反流・夜氣清明・以爲聽也。聽止於耳心止於符者・德充符篇所謂直寓六骸・象耳目・是也。持志使一・收其散亂之

心齋也。心止於符。心正若無之心齋也。陳治安本義云。耳司聽於外。心不用於符。是忘心於內。胡文英獨見云。若聽止於耳。則心知止於外貌之符矣。陳道祥注引文子云。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文子之上中下。以次弟之深淺爲言也。其神聽卽莊子所述之聽之以氣也。黃洪憲南華文髓引申之曰。夫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合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林雲銘因云。聽止於耳者。不亂吾心也。心止於符者。不動吾氣也。聽止心止之後。則氣獨往獨來於吾身。不受一物矣。惟不受一物。方能不將不迎而待物。與太虛同體。又曰。已上實發不雜不多之道。欲達人心。先理會自己之心。欲達人氣。先理會自己之氣。所謂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者。此也。諸說皆有所見。而林氏較爲完善。夫聽止於耳心止於符。虛矣。識情不行。心還於氣。而心正矣。符也者。身與心合。內外不分者也。止於符者止此。由是而心齋之終事無終。一向心齋去。而視聽言動從心所欲而無不中節。此唯道集虛之驗也。止於符者止此。由是而心齋之終事無終。一向心齋去。而視聽言動從心所欲而無不中節。此唯道集虛之驗也。心也物也道也。精粗不同。體則一也。心齋非他。虛而已矣。夫虛。空諸所有。卽孔子之空空如也。孟子之持其志無暴其氣。亦正同此。○以上自仲尼曰齋起。從

存已上發揮。六用・眼耳鼻舌身意之用。反流・六用內通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此又一政法也。使・令也・役也。得使・見役於君也。顏子謂我往衛後・衛君使令我時・我卽公而忘私・未始有回。衛君不使令我時・則回之爲回自若。如此而外致我命・內存我真・可謂虛乎。顏子此說・已有夫子告戒葉公之旨。但於所用未當・故夫子又告之以下文云云也。夫子曰。盡矣。孔子謂脩己治人之道盡在此心齋矣。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此無意必固我之作用也。無門・無所謂醫門也。無毒・無所謂方則也。一宅・同居而不自外外人之意也。夫寓於不得已・待其問而後言・則無觸動其有過之名目矣。然又當視其可以入耳者而言之。如神情不屬・不必言也。此所謂遊其樊而無感其名也。○以上所云・對於顏子政法一節・而爲之畫一往衛之方法也。顏子尙未得道・故其存人一邊祇可如此而已。故下文再將道

字發揮。而存諸人則帶說在內以分輕重也。**絕迹易無行地難**。此就請行之行字說起也。絕迹。不行也。如巖棲谷汲之流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則難也。日本巖井文氏增注云。此下皆蹈道之事。即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上文云入遊其樊而無入則止。此雖巧妙之政法。然不善用之。則未免以僞。故申告以爲天使之當誠真而端其原也。蓋爲天使者。奉天命者也。一僞則不能蹈道矣。故難以僞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無翼飛。神運也。無知知。誠明也。無翼飛。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也。無知知。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無翼飛。少陰化陽。躍淵而親上也。無知知。鏡智朗然。如如不動而寂照也。官知止而神欲行。喻以鳥飛而無翼。此真未嘗聞之事也。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闋。

已事閉門也。又空也。已事則外不入內不出。主人在中。所瞻視者虛室而已。唯人亦然。觀空入靜。則純白自生。道集於虛。便是吉祥。內外同止。便是止止。在易之艮。文王之卦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孔子之彖辭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夫艮其背不獲其身。隨之不見其後。即吉祥止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迎之不見其首。即夫且不止也。時止則止而在艮止。止亦止也。時行則行而在艮止。行亦止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然則虛室生白也。上下敵應不相與。則以入爲出。故名之曰坐馳也。不止而止。行而無行地矣。動靜皆止則虛室生白也。坐馳者。心齋之光也。吉祥者。物化之道也。而道者。天命之行也。以艮卦釋止止。心齋之學可愈明也。○李白詩云。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邵堯夫先生詩云。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卻生金。又詩云。中孚起信寧煩禱。无妄生災未易禳。虛室清泠都是白。靈臺瑩靜別生光。觀此愈可知坐馳之非徇私從欲。勞精疲神。身在此而心在彼之外馳矣。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

將來舍而況人乎。徇・使也。耳目內通意言六通・舉耳目以攝餘也。內・內之也。外・外之也。耳目之用在外・則內之而不露。心知之用在內・則外之而不存。此陰符經所謂人發殺機天地反復也。其外心知・又關尹子所謂識千年俄可去之去識也。舍・止也。鬼神以在陰者言・人以在陽者言・陰陽皆來止・亦吉祥止止之道也。而況人乎・言存之人之易也。暴君亦人耳。正生以正衆生者・自然化之不難矣。○六通・一曰天眼通・二曰天耳通・三曰他心通・四曰神足通・五曰宿命通・六曰漏盡通。正生句見德充符篇。

是萬物之化也。易文言傳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備萬物之全・人化而萬物亦化於此心齋內通之中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禹舜之所紐也。

伏羲几蘧之行終。梁元帝金樓子云・帝禹夏后氏・名曰文命・字高密。母修己・胸坼而生禹於石紐。夜有神光。長於隴西大夏縣・爲人敏給克勤。與益后稷奉帝令諸侯百姓。傷先人父鯀之功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過門不入・而洪水平。既涉元后・薄衣食・卑宮室。薦咎繇於天・將以致禪。會咎繇終。復薦益。禹殂葬會稽。廟中有鐵屧鐵菼石船。廟裏有塗山神姑之像。神又甚靈。彼人所敬。紐者・不離而持之之意。伏羲・太昊

氏也。春秋運斗樞・白虎通德論・孔安國・鄭康成・譙周・皆以爲三皇之一。月令・大戴紀・史記・皆以爲五帝之一。伏羲或作伏犧宓犧宓羲宓曦虙羲庖犧庖羲。太昊或作泰皇太皞。造書契・畫八卦。都陳・在位一百十有五年。傳十五世凡一千二百六十年・而神農氏代之。几蘧・古帝皇也。行終者・二皇行之以終其身也。

而況散焉者乎。散・从肉・餘肉也。故有餘之意。人間世・易所云之大川也。夫患難不一。而弟一難事在格君。故舉伏羲等古帝皇躬行正心之學者以爲對說。謂聖如伏羲等古帝皇・尚不離斯學・行之終身。而況餘人・是更當從事於此心齋之學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楚自熊通僭稱爲王・故縣尹亦僭稱公。葉公楚葉縣尹・姓沈・名諸梁・字子高。賢大夫也。漢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云・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弟三弟也。王楚昭王也。楚君僭稱爲王・故以他國之君爲諸侯也。以求助之急・故難之而恐懼也。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道・去聲。同導。懽・與歡同。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人道之患・誤事取罪也。陰陽之患・勞心疲神而圖之・致失天和也。而後無患・無後患也。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執粗・以節儉而執定不美食也。爨・竈也。又以火炊物也。清・涼爽也。葉公謂我常以節儉自持・卽爲我執爨事者・亦無苦熱而就涼之人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言不但如執爨者之外熱・且內心薰灼欲飲冰而解之。蓋怖懼憂愁之甚也。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若事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情・實也。未

至平事之情。謂事情尚未實辦也。任。擔也。俗所謂擔當也。**子其有以語我來。**葉公知孔子爲有道德人。故求免禍之法。○此句描寫葉公之身分取善親暱。神氣如見。**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解。懈字去心也。又心中有計議也。又懈字之叚借字也。解於心則懈。不可解於心。謂天命爲之子。不可懈怠事父母也。　管子形勢云。孝者子婦之高行也。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子婦謂子與子之妻。即子媳也。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句上本有無適而非君也句。殆爲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之古注。且誤置於上者。林雲銘先生刪去之。是也。　天地之間有君而國可治安。人欲安居樂業。必有義務之當盡。此不可逃之公事也。義字不但助君以濟其患難。且爲居天地間不可逃脫之義務也。　我國國學。以齋戒爲進化。大學中庸皆言愼獨。而中庸則子思以齋明發戒愼之經文。齋字特提之。此人間世篇。齋則心齋。戒則大戒。在乾卦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之位。是當以齋戒正其心。如爻辭所云而无咎

黃氏觀蝶樓藏本

於身矣。此二大戒幷論語戒色戒鬪戒得之三戒。則孔子之五戒也。更加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之三畏。則上章內直外曲上比已言之。三千三百之禮節不言。而三畏闇示。二戒明說。蓋舉其大要也。　文子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解於心。夫子就爲子者立言。所以重孝也。　命者。天之命令。義者。人事之所宜者也。○大學曾子傳文云。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中庸經文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又傳文云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文子。王念孫讀書志引北魏李暹注。謂卽范蠡師計然。姓辛名鈃字文子。王氏考據。未免引於穿鑿。字文子。未必可據也。

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父母待遇之之地位好惡而安之也。　事親事君於人道之中有不得已之患。能先事心。凡事付諸達觀。則方可周旋其間。此深一層辦法。卽居夷以俟命之實學

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行事之情者。事當如是則如是。不以身爲意而濟其事也。在事之中。又何暇有悅生惡死之心哉。夫子其行可矣。稱夫子。尊稱也。丘請復以所聞。復白也。所聞。卽下文聞於法言書中之道理也。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靡。偃也。順從之意。此處近遠有親疎之意在內。忠。竭誠也。必或傳之。謂必有人傳達之也。溢。出於外也。不合於常情之言。是爲妄言。聽者疑而不信矣。

莫・不可也。○此段先將法言之合於情勢者引申之・而後將法言說出以述所聞也。全身也

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即以陰巧鬬力也。泰至・過甚也。

地作劇也。

至則多奇樂。始乎治・如小雅云・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等是也。卒乎亂・如載號載呶亂我籩豆等是也。多奇樂・如屢舞僊僊側弁之俄等是也。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鄙。凡事亦然。謂亦如鬬力飲酒・可類推也。鄙・原諒也。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巨即泰至而釀成之大事也。

夫言者。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刻核泰至。

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言如風波・易以變動。行僞矣・乃因之起忿・故云忿設無由也。

苛急也。　核・考實也。　忿恨既生・遂乃巧言偏辭・以洩其忿・於是其所發之聲音如將死之獸・一味狂嗥。而氣息如亂草之蓬勃。於是賓主並生心惡・責言行之迷乃至如此・而不自知也。此皆不愼其致也。

所

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不但不成・而且爲害矣。　故法言

莆・草多也。又草穢塞途也。　剋・

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

言之合於情勢者引申之。而後將法言說出以述所聞也。　此段亦先將法

成不及改。益・加其喜怒也。　不及改。言其速也。○此段亦先將法

不愼與。國交爲人間世第二難事。關係非輕。故更戒以不可不愼也。○此段與上段丘請復以所聞云云合成一節。

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物・事物也。指使事也。　哀樂不易

施乎前。養中也。至矣者。爲使臣之道盡矣。何作爲報者。言將如何作爲而爲報命耶。不得已以養中。卽行事之情也。此其雖難者。格君與誨太子。固難矣。然格君之難。雖危不過一身。誨太子之。此言致命。卽忘其身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顏闔魯賢人。顏讎由也。衛之方法施之也。天殺。劉須溪辰翁點校莊子云。猶言天生刻薄人也。蘧伯玉名瑗。衛之賢大夫也。太子。蒯聵也。衛靈公名元。

師傅之方法施之也。任之胡爲。行且縱欲敗度。不能治國。是危吾國也。有方。以救之使善。行且頑不率教。讒謗傾陷。是危吾身也。其

知之知・去聲。其智向外騖馳・故適足以爲知人之過之用。至於行已・則志氣昏惰・不自知其所以過而一味自是矣。此正天殺之德・不能與之脩身者也。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正汝身哉。 善問得頗爲知要・故贊美其問之善也・戒愼即正身之功夫。而正身即正心也。大學云・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爲脩身在正其心。味曾子傳文・可知身無忿懥等則心不見。身正而心亦正矣。表裏本如一・故正身即正心也。戒愼正身聖門切要之學・而伯玉以之教顏闔・此伯玉出處合於孔子之道者也。○莊子故引晁迴曰・人間世提出戒愼正身。而世反以上文言戒愼正身・是教顏闔先立於無過之地。此下則更教其化人以漸之法則也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形就心和・雖然之二者有患，不穩也。**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平平正正

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

聲爲名爲妖爲孽。入則同其黨。出則起其疑。黨則陷溺而
兒亦與之俱化。彼且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
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少年人每愛嬉戲・而苦法
度之檢束・平等不拘・是其常也。故兒戲事不妨同之・不裝身分事不妨同之。引而進之
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
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轍・車輪之迹也。卽今之軌道。伐字犯字俱含二
義。謂屢誇汝美以犯其忌・則禍及矣。此一解也。謂將汝之
美才損之又損・犯而不校・則庶幾可以化人。又一解也。汝不知夫養
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怒也。不敢以全物

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者。逆也。列子黃帝篇・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雕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邱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莊子取列文去兩頭而伸蘧瑗之旨耳。吳世尙注云・時者不先不後之謂。達者通達消除之意。人樂省事。禽獸亦然。如在宥之・使足其欲・無處用其怒・則怒心利達・自樂於省事而順我矣。

夫愛馬者。以筐承矢。以蜄盛

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

溺。溲也。蚊亦作蟁。形態與蠅同而體較大。口有棘刺。雄四雌六。刺螫畜類。夏日尤甚。種類頗多。僕緣依附也。拊。拍也。銜。馬勒口也。王念孫讀書雜志云。僕之言附也。言蚊虻附緣於馬體也。大雅既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鄭箋曰。天之大命附著於汝。是也。愛馬而以箠盛其矢。以蝱盛其溺。在馬毫不見德。至愛馬而爲拊蚊虻。且能使馬缺銜毀首碎胸。故少年人之成惡習。致自裂其天性者。皆師傅教導之未盡其宜故也。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虎至暴。順之則亦能馴。馬易馴。逆之則亦能暴。虎暴則殺人。馬暴則殘暴。皆意有所至而亡其愛也。二者相反而一理。知人爲一理而愼之。人間世之第三難解矣。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之往也。曲轅。地名

。櫟古名栩・又名杼。橡實樹也。社土神也。櫟生在社址・故名櫟社樹也。江南古藏本牛字上無數千二字。玄英疏本則有之。夫挈之百圍之樹・豈僅能蔽一牛而已。玄英所疏之郭本殆是也。然亦約略言之耳。臨・上視下也。臨山十仞之山・大小如何・未曾明言者・社去山遠・遠則山之大小不能定・就樹觀山・臨山十仞而已。釋文引崔譔注云・旁・旁枝也。先言枝而後言旁・崔說是也。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匠伯・匠石。伯・長也。木工師也。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王子淵洞簫賦稽叔夜琴賦司馬紹統贈山濤詩張景陽七命諸注・皆引司馬彪注云・匠石字伯・然伯字未及以長訓之之切也。輟・止也。○司馬紹統卽彪。晉宗室。仕至祕書丞。引其注・注其詩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斤・斫木用之斫刀也。**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

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以不材而見遺於人之木・故曰散木。樠・武半反。黑液出也。蠹・木蠹。嚙木蟲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柤・音渣。亦作查樝・山查果也。剝・削也・擊也。辱指剝言。苦其生・指折泄言。掊亦擊也。○哉字耶字一縱一擒・兩個者也複用・中以則字此字故字作參錯句・末以物莫不若是作感概之點醒語。文勢生動而又恬適之至。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

用.且得有此大也耶。小匠或以爲有用而將奈何哉其相物也。相・去聲。故幾死也。且也.若與予皆物也。同爲一物・理當相忘。奈何哉其相物也是倒句・謂之散人.又惡知夫散木。言汝果爲幾死之散人・則無庸知我爲散木而且相忘矣。所謂知者不言也。匠石覺而診其夢。診・詳言以度之也。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也。趣音娶・有方向・急行以赴之也。急急求於無用・而又爲社樹・何故也。診夢占夢也。

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厲・疫病也。而以病作動詞用之・謂見詬病於人也。言既爲不知己者詬病之也。直寄卽德充符所云直寓六骸之意也。心既正・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當此以不用爲自用時・豈非直寄於多凶之人間世而雖危无咎耶。此章之旨在此句中見之。蓋懷道之人・往往見病於世者也。呂覽去尤篇云・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莊子櫟社樹之

遭不知己者詬厲本之。**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如此大樹。而一無可用。卽不爲社以柏。周人以栗。櫟樹既非三木。以直寄於社址。人亦不得不以社樹目之。且詬厲之也。大道既隱。卽或傳而有見於世。乃舉世以爲無用也。而招擊之矣。慈心招尤。全德致謗。不若不爲社之櫟。亦無人剪伐。而又少詬厲焉。是以君子處世。蹈道在己。是非聽人。素位而行。樂天知命而已。此非放棄人倫絕人逃世者。**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所保者天性。而乃以不材保之。是與衆異也。○櫟社樹也。皆申進一層。**而以義喻之。子不亦遠乎。**義喻者。指爲社何用之言也。君子不得已而處世。如是斯可矣。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藉。伯長也。爲南方有道者之長。故云南伯。卽與列子同時之南郭子綦也。商之丘。亡國之丘墟也。司馬注云。今梁國睢陽縣是也。

駟・四馬。共四千馬也。隱字當讀之。芘通作庇・蔭庇也。藾・蔭也。自結字起至藾字成句。謂四千頭之馬結是大木之幹・含藏不見・將爲其所蔭之樹葉覆庇也。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棟大樑也。軸解・木理轉散。卽年輪鬆散也。咶・食紙反。以口著物也。酲・酒病也。狂酲・病酒之甚也。何木也哉・不能識也。俯仰視之・咶之・嗅之・不能名也。不能識・不能名・樸之至也。不可爲棟梁・不可爲棺槨・不可咶・不可嗅・全之至也。又勝櫟社樹矣。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以至於此其大也・亦倒句。卽其大也以至於此。○兩句神味雋永。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莊子宋人

• 故每以宋與殷商爲言。商丘• 亡國之墟• 逍遙遊大樹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之意也。宜楸柏桑• 老子有之以爲利之意也。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拱• 兩手所圍也。 把一手所握也。 杙• 小木橜也。 麗亦作櫪• 屋棟也。 高名之麗爲人所贊美之麗也。 樿• 音膳。 樿傍• 棺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

顙• 額也。 亢• 高也。 痔• 所以不用適河• 爲其不詳故也。 此乃神已通也。 所以爲不詳• 以已字訓。 以知之矣之以• 作已字訓。

人之所以爲大祥也。不爲世用・便是神人以爲大祥者也。○人間世篇前半篇說三難。後半篇先說植物次說動物而及人・皆以無所可用爲脩身之用。至於脩身・則從不脩起・以爲復性之寓言。此處之人有痔病者・其影象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支離疏・脩身而節節疏通之造名也。齊・齊竅也。頤隱於齊・面頰著於齊竅之上而不見也。會撮・司馬彪注云・髻也。脊曲頭低・故髻指天也。五管・五藏之脈管也。髀・股也。脅・肋也。應帝王篇末章云・中央之帝爲渾沌。而此寫支離疏之狀態宛如一胎兒・渾渾沌沌・處七篇之中央・蓋以言脩身之至者也。

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繲・崔向皆作繲・音綫。治繲・玄英疏以爲洗浣也。餬・饘粥也。筴・小箕也。精・白米也。此二句所云・皆支離者所優爲。兼且可以贍家。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

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二鍾與十束薪。
受益矣。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
其德者乎。德則表裏渾成。此一支離。固與德充符篇中之支離等相應者也。
符爲中。卽南北天池之中也。中央之帝爲渾沌。此寫其
蓋內七篇以此爲中。又除去弟一篇逍遙遊篇。
形。及德充符之孔子。德友於形。則真爲支離其德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門。門前也。往世今世來世
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成。成名。卽人皆知其爲聖人也
生者。聖人在而人不知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
是吾國本有三世之稱也。天下

之知避。不知稍惜福而
乎。畫地而趨。防蹶故畫地。遠
爲蔽也。吾
甘蹈禍敗也。已乎已乎。臨人以德。非上德不德
故諷止之也
煎也。內傷者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外傷者也。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卻退而又
彎曲之地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
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因不知無用之用。故正與山木膏火
顧德草思間錄云。人間世者。自生
同世。而各各不同者。人與世之間也。
因桂生漆相同而見傷害於世也。
人之一世。人人有一世。同人
也。顧氏釋篇名極詳。〇此人間世篇。弟一章爲格君心之難。弟二章爲
交鄰國之難。弟三章爲誨太子之難。其幾諫於父母。忠信於朋友。不招
尤於弟子之義。已含藏於中矣。但訓蒙之難。豈獨太子。而一般少年子
弟。誨之胥不易也。父母不知子之惡。其天殺之德或有來於宿世者。此

豈可望其日新乎。遽瑗之答。不過自免於罪之一法耳。然既爲之傳。終當以達之入於無疵爲心期。故背面之文。未可揭曉也。弟四章爲勉强處世之法。弟五章爲真能處世反可有益之法。蓋已能世之支離疏而大通故也。弟六章爲處世反可有益之法。弟七章本引接輿諷孔事。以示明人間世爲大川之險。支離疏而大通故也。弟七章本引接輿諷孔事。以示明人間世爲大川之險。

危耳。其言若爲孔子歎惜者。然非以貶孔子。乃的的爲學孔子而不達其旨者改之。增一止字。

去一耳字。便將一部周易最要之一艮卦寓入。此等力量。非聖人不能。

○人間世德充符兩篇。在七篇之中間。卽南冥天池。北冥天池。南海之帝。北海之帝。所居之中央。而有中央之帝在者。中央之帝爲渾沌。渾沌是一圓相。故以脩身求自圓之不全人脩起。以至成一踐形之全人爲止也。而人間世末弟二章之支離疏。更爲中央之中央。故以成爲一圓形者表明之。德充符末章出一惠子。惠子形全而德又充子形全而德又充。乃爲真符矣。

德充符　此內篇第五篇也。德・道得於身之謂也

魯有兀者王駘。兀者・一足人也。川足以喻脩身・且以喻乾九四之或躍也。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孔子爲王駘之形・王駘爲孔子之神・故云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常季得聞至道・蓋七十子之一也。立不教・坐不議。王駘不言之教如此。虛而往・實而歸。弟子無形而心成如此。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無行

地也。而駘也。形神半・故云中分魯也。坐

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

天下而與從之。郭慶藩集解・直之爲言特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奚假語辭。引・牽而進之也。○聖人之名・孔子不居・而實有其德在易之師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莊子贊孔子爲王先生・殆取師卦彖傳文義也。蓋謂平常人也。庸・平常也。○稱之爲王先生・亦形也。○今問用心・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精神相反四字・宛如佛之轉識成智。用心兩字須詳味之。

心也。獨若之何。就兀以言・形也。問其用神也。卽心神爲己所用也。荀子成相篇云・思

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死生不與之變・佛家所謂無生法忍也。覆墜不遺・中庸所謂至誠無息也。不與物遷・佛家所謂如如常存也。命物之化・因物賦與以變易也。宗・一脉之主也。命化守宗・中庸所謂不測不貳

也。夢幻覺則真者審。故天命常存而身無不脩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一本萬殊。故就同而言。同歸於一。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發而皆中節於天地萬物育位之中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天地且一。喪足不過去此而適彼。故同於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爲去聲。爲己者。爲己欲脩身故也。知心識也。心。識神也。常心。卽天命。卽人性也。以心識流轉。知有識神。以此識神。求其本靜。此背塵合覺之功夫也。上文明言從遊者。而此言物。以未曾物化。但可謂之物。不可謂之人也。最之者。特尊之也。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

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莫・無也。止水自止也。人物來取鏡而止・止衆也。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松柏獨受地命・舜獨受天命。以松柏冬夏青青・喻舜能止於一而爲正也。惟其止一・故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孟子謂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亦是此義。陸長庚副墨云・正如各正性命之正。正生卽正性也。正性卽守宗也。守宗卽保始也。陸氏以生作性・生之爲性之旨也。而乾九四之或字・又可於此幸字見之。○莊子因松柏獨也下有一正字・堯舜獨也下又有正在萬物之首六字。郭本無堯字是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徵・驗也。九軍。崔李二氏注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爲九軍也。曾子謂子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亦是此意。非豫計其能必勝也。保其始初之元氣・有不懼之實故也。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自要・自信之意。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

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官・天官也。府・藏府也。六骸・身首四支也。象耳目・如刻畫之耳目也。一知之所知・一念常存也。大願常存而心不死矣。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假遐通・遠也。登假・升登於高遠。詩所謂上天之載也。主件因緣・終能與之同處。人之親之・職是之故。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所以立不教坐不議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此章是寫兀師。

申徒嘉爲伯昏無人之徒・徒之身脩矣。鄭之賢大夫公孫僑也。孔子所嚴事。以不如孔子。故莊子置於次也。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設約言・惡與兀者同行止故也。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忘形骸故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重申前約。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桐喝之以俗禮也。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而後入者也。視人卑賤之意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此以鏡喻心體也。言心體光明。則塵勞不能止。如止者。實因其心體未曾光明故也。○禪家六祖慧能有明鏡亦非臺之偈語。以翻神秀之案。二人大抵皆會此喻。而慧能更切耳。

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不亦過乎。足見未嘗有得於先生也。○申徒嘉語語尖刻毒辣。仍忠直也。子產曰。子既若是大其道也。雖刻毒。

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若是・指其兀也。不足以自反・謂以惡德見刖尙不足以自省也。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嘉謂自省其過以爲未嘗有而足不當亡者多・自省其過以爲未嘗無而足固當刖者少。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安於兀卽爲有德。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弓矢所及爲彀。意謂旣已爲人・必中兩足之選。今乃兀我・豈非命耶。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能自取大・故能忘其怒・且幷能忘先生之教育也。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十爲道體。九爲道用。

河圖洛書・一操於己・故能忘形骸而相接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以有兀友爲羞・卽過也。重言以實之。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蹙然不安貌。言改容・可知子產當時之勃然變乎色也。貌・禮貌之也。稱・謂與德相稱也。卽暗寫符字也。○此章寫兀徒兀友。申徒嘉造名・加倍美徒之意。未必有其事也。驟讀之似子產不是。及細味之・申徒嘉惡罵・而子產能受・子產畢竟可人。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孔子字仲尼。其父叔梁紇其母徵在同禱於尼丘之山而生。此造姓爲叔山者・亦卽寫孔子也。造名無趾者・向根本處脩而將完足之意也。言踵見・諧辭・且言反身而誠也。踵見則立・是暗寫可與立也。褚伯秀南華義海撮要云・首章王駘・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嘉・有德而知命者也。此章無趾・務學以補過者也。褚氏落常見耳。不必從階級觀也。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謹・愼重之意。無趾曰。

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孔子當時行道・隱者之流往往以不知務目之。如晨門謂子路・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等是也。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形神相較・神自爲尊。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堯舜與人同耳。又孔子猶在脩身也。○第一章孔子贊兀與此節之兀誚・皆與申徒嘉語相映。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合堂同席而坐矣。無趾出。不寫所講語・而寫其出。出則身反而見背。可見莊子之言反身而誠託於艮背之意也。○易艮卦・文王卦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向前行而無趾見・是前行之惡也。全德之人・完全人也。無趾語

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爲。○此二語。須與弟一章從之遊者等句參觀之。非貶孔子也。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耶。

罪人者也。禮貌賓賓。非至人。桎足械。梏手械。刑具。以拘諔。尺叔反。詭也。用兩耶字。便說不定。便是桎梏。

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天刑之者。天之僇民之意。太宗師篇。孔子嘗以戮民自喻。此出無趾之口。足見叔山氏之即爲孔子也。○此章寫兀相識。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惡人。醜貌人也。

王駘。卽孔子之造名也。它。也也。如蛇作蛇。哀駘它卽哀公。哀公。駘。

稱衛者。魯衛兄弟之國也。上章皆以師友寫符。此以兄弟寫符也。丈

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列子黃帝篇・惠盎對宋康王・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孔墨是已。莊子去墨而暗指孔子也。婦人者・已適人之女也。與爲人妻・與其爲人妻也。十數而未止・以十數之猶未已也。夫已適人之女子・何可再居父母之家・且何可再醮而爲醜人之妻・且何可自由擇配以強父母之醮之耶。此蓋莊子示爲人妻者・理當謙下而自處如妾也。五倫之中・父子君臣已置於人間世・朋友兄弟夫婦則置之此篇。家齊而國治。婦人謙下・家遂可齊矣。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不聞其有所唱・則不生事矣。常和人以可和之事・且和之而已・未嘗自作也。如是則於物無忤而人爲之化矣。彼既隨人之是而是之。則其理愈益明。理愈明則自不爲惡。人雖下愚・非一無覺悟者。此其所以欲親之也。○或謂常和人・則人欲爲惡亦和之乎。和人爲惡・即己不爲・人固爲其誤矣。曰・此未嘗知莊子造句之方也。句中豈有常和人之惡乎。且人欲爲惡・遂其私利故也。私固未能靦然提倡也。必且借公者善者之目

以爲唱。常和人・和其公也・和其善也。又豈有私心黨惡之容於其間哉。荀子解蔽篇謂莊子蔽於天。豈知其於人世有絕大之轉移法在哉。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無君則彼此必攘奪。攘奪必相殺・是因欲償所望而入死也。故爲人君者・爲濟人之死而爲之耳。人之戴之爲君者・爲可免於死之苦而戴之耳。非爲戴盜賊而以殺召殺也。非爲有地有民而劫其子女玉帛而爲盜賊之長也。則夫君之位爲權之寄。權有寄而人人可免乎死矣。非然者・何自古而必求聰明睿智之人爲君長也。望人之腹・使人之腹飽滿如十五夜之明月也。此是一解也。腹飢則望食充之。一若腹欲食而望者。又一解也。惡駭天下・故以哀駘它呼之。四域・謂一家之四界也。雌雄合乎前・丈夫婦人皆合意也。合意則齊矣。又・女以男爲家。而妻者・齊也。人之生殖器在前・故云雌雄合乎前。納婦吉。子克家。莊子造句而若此。真身脩而后家齊之注脚也。人類不知脩身齊家者比比皆是。反以身脩家齊爲異・故曰必有異乎人者也

。○逍遙遊所云之腹猶果然・與此望人之腹之望字・皆工於諧者也。寡果然一明明德於天下之哀駘它。苟能自明其明德・雖未得天下之富・而已實有天下之真矣。夫天下・不外萬物。萬物皆備於我・則天下歸仁。天下皆明明德之機也。

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

以爲其可親也。

悶然而後應。氾然而若辭。

。期・周也。期年周年也。悶然氾然・無表示而浮汎不以爲意也。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

。醜乎・慚之義也。又此醜字與衛人哀駘它同寫者。魯衛兄弟之國・自然同貌也。期月已可・去之而行・此哀公之所以爲哀也。

若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卹・憂意也。又若有亡三字卽寫卹字・而若無與樂是國卽描寫若有亡

之意也。曆曆解說之。是何人者也。問其何等人品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狗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爲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狗豚通。食。食死母之乳也。胸。音縣。曰搖動也。母死乳竭。豚搖目視之。以母不見己。與己不類。故遠之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指神言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資用者之屨無爲愛之。皆本矣。翼。翼所甲反。宋均云。武飾也。資。收買也。買其未用前之屨也。所以飾武。故不用。向用者而貨其有足時之屨。未嘗有愛惜之情。祇其本實之故也。爲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玄英疏云。帝王宮闈。揀擇御女。穿耳剪爪。恐傷其形。外。在上者指屬員之私家而稱也。言屬員有取妻者。使之請

假。不勞以公事。仲能安心敎學慈之好也。○西人新夫婦有度蜜月之事。大抵我古人亦曾行過矣。故莊子言之也。

爾。而況全德之人乎。全德而德充。形卽其符也。

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無功不見功也。才有偏勝則易見。全則無偏勝。而德因之不能形外矣。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此先說一所以才全之道理而後述及才全之義也。孔子言死生也。存亡也。窮達也。貧富也。賢不肖也。毀譽也。饑渴也。寒暑也。此皆事之變。而命之爲命卽在其中流行。如此業惑。無有涯際　日夜相代乎前而呈其現象。雖用智力。不能範圍之使不起此妄念也。故達人知其如斯。便一眼觀破。以爲凡此種種不過爾爾。何必想他。故雖如此緜緜不斷之幻象。一時頓滅。不足以滑去我之天和。不可以入於我虛靈之府中。而外緣自此斷矣。至於我之無業惑景象則如何。但覺其日以至夜夜以至日。毫無孔隙。一段生意。萬物並育於中。春春不斷。接爲長春。長春在心。故曰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人也。所以謂之才全之人也。春秋緯元命苞云。春者神明推移。精華結紐。可以與此通觀之。豫。悅樂也。兌。悅也。悅。卻隙通。釋文謂隙本又作卻。是也。凡人有不中節之喜怒哀樂。則天和爲之滑喪。滑喪則和豫不能通也。不失於兌。常欣欣而和豫通矣。然苟有罅隙。則爲間不用而生意傷。物爲物。我爲我。且我亦化爲物也。故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方爲春春不斷於心。是卽生時於心也。　三才作配。天地一貫。是爲才全之人。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何謂德不形。

易坎不盈・祇既平・无咎。坎卦中爻一畫・不高不卑・平之象。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所以停・內保其性質・外無物以蕩動之故也。人取法於水・法其如斯耳。

德者成和之脩也。既成天和則上德不德矣。故成此和豫無隙則謂之德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老子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有德卽物不能離也。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釋文云・閔子・孔子弟子閔子騫也。君天下・爲君於天下也。諸侯亦可通稱之。執民之紀・握理事之權也。憂其死・以生民之道爲念慮也。

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無趾譏孔子非至人。今哀公告閔子騫爲至人。彼虛言・此乃實言也。

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友則相齊。齊君與師・亦卽符也。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瓮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闉。曲門也。跂。足多指也。支離。分散也。無脤。豁口也。是人兩足曲而分開。手又如之。又缺口唇。命名之曰闉跂支離無脤也。上說。讀去聲。下說。悅字之叚借也。衛靈公名元。甕盎大癭。項瘤大如甕盎者也。齊桓公。莊子書中所引有二人。一爲五霸之首。桓公小白。一爲篡齊之太公田和。齊國尊崇太公桓公。田氏懷盜竊以順俗。故以之稱田和也。桓公讀書堂上之桓公指田和。此處則指小白也。其脰肩肩。項竦直於肩上。而形容之爲肩肩也。闉跂支離無脤。不足於數而不能仰者也。甕瓮大癭。有餘於數而不能俯者也。以曲背配凸胸。兩相符合。如一明字。是寫充符二字也。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上文既云充符。此句又出德字。蓋言明其明德卽德充符。己德既明而充。人自忘其形而與相契合也。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所忘。形也。所不忘。德也。所當忘之形反不忘

・所不當忘之德反忘之・人每如斯。可云真忘者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十一字當作一句讀。中間如孽字膠字等上皆逗之也。孽・妖孽也。德・得也。言聖人者。遊於不謀不斲無喪不貨之中。故以知爲不祥之禍始・以約期爲破碎者之膠漆・以有得爲喪失之接洽・以工巧爲銷售之商賈・而一無所用也。四者指不謀等。

四者天鬻也。鬻・賣物於人也。天鬻也者。天食也。食・食物也。天鬻卽天以食物賣於人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受天食・又何爲而用人謀等乎。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因同與同・故聖人之遊亦遊於人倫之中。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世間之或是或非無至於己・非無人之情者不能。無人情矣・既超乎是非之外矣・安有人災也。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野馬塵埃也。毫末馬體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成天而德乃充矣。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人生之初本無是非好惡縈擾。迨後橫生肊見。而是非好惡遂益於生矣。是以惠施試探一句而莊子卽印可之也。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無情則如木石矣。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人貌率性之道與之。人形天命之性與之。人本如此者也。呂太尉注云。貌則動作威儀無非道。形則六骸九竅天而生。所以爲人者足矣。奚爲疑其不可無情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惠子錯認靈性爲情。致疑人之動作威儀便爲情。故云惡得無情也。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是指動作威儀言。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老子云益生曰祥。祥。妖孽也。因其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可哀

而哀・可樂而樂・不加以人爲之妄情而內傷其精神之生長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謂不益其生存之事・何可活命。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再以此語啓發惠子・實欲惠子悟得肉體之內自有精神所存之真身也・蓋內傷則不修身矣。要之活命之事是一事・勞勞於謀生以起好惡等又是一事。謀生活命・儘可爲也。誰使之起好惡之情也。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槁梧・梧木之几也。羅勉道循本云・槁梧卽今所謂枯桐也。蓋枯桐可以爲琴瑟・亦中憑几之材也。興盡神疲・則瞑目自養・此卽以所好內傷其身之現象也。

天選子之形。凡一畫・皆可云太極。人者・兩儀也。大字形則四象也。又爲五行之發展。中央則爲秀之聚也。天者・兩大之合。男長女短・及時而齊於中・是故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齊之義也。此文字之象吾人也。人兩足而首出・手足齊則屈爲二・兩儀也。兩手兩足相屈・而手附膝踵附臀以爲坐者・四象也。當其在胎之時則太極也。出胎後・輕清居齊上而開宮・重濁居齊下而不開宮者・兩儀也。

立與屈皆兩儀・手與膝足與臂相附・與手足俱發展。皆四象也。齊竅位於一身之中央。幹蠱生子・人天通而天命賦之・故云天選子之形也。

堅白鳴。 堅白爲惠子與人辯論之學說也。 人身難得・乃務外而多方於堅白之辯以爲得意・何也。 師友集益・此章真爲二人之學案。

此德充符篇・弟一弟二弟三之三章爲脩身先從足脩起・故師徒友客皆爲兀人。蓋寓言脩從根本上脩之意也。弟四章哀駘它・爲脩身於身者。然而尙未修到圓滿。故弟五章以無脤大癭有餘不足者相補也。如是而符合乃充矣。中間孔子・以實寫德充者。弟六章以惠子選形結局・作一反比於弟一章。○逍遙遊篇・北冥天池・魚鳥同存於北者・放於一篇之中央。常人之鯤在焉・聖人之鵬亦在焉。常人・中孚也。常人脩而爲聖人者・小過也。卦氣圖中孚在北・與坤母在一處。小過貞辰於寅・而乃往於南・與乾同方。此德充符置爲弟四篇・卽小過之義也。○德充符已含天下平在內。天下・猶一人之身也。蓋人間世德充符則天下平矣。天下既平・以一太宗師在下近於上也。○德充符已含天下平在內。天下・猶一人之身也。人不兀・教・以一應帝王在上臨・而同止於至善。

太宗師 此內篇第六篇也。宗師者・學人主而尊之之稱。冠以太者・猶云故謂之太宗師也。是爲得道行道之至聖先師・人無與比・自然尊而又尊・餘子爲小宗。師亦然。此爲孔子寫象而尊之爲大宗師・以簡餘人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至矣・知之至也。

天而生・即活活潑潑一個天也。顏成子游七年而天成・雲將稱鴻濛曰天。黃帝稱廣成子之謂天矣・皆其證也。知人之所爲・人何嘗不知之。惟其能順天而動・彼天有六極之玄象・五常之公法・足爲信任。順之以脩身則身脩・順之以齊家則家齊・順之以平天下則天下平。正不必以不知爲知・妄開邪知邪見而戕賊其身・致中道促其年壽也。故知之所不知者・既不知爲不知・而以知養之・使但知不知・而直至於盡形壽。知止知至・知之盛・知

黃氏親蝶樓藏本

之至也。雖然有患。患在判天判人。夫知有所待而後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庸・用也。詎・何也。常人之知・虛僞無定。而能當也。其所待者・乃恰恰是人。如曰知人矣・明白不惑・用何者以知之。如曰知人矣・乃恰恰是天。與夫知天適知人適知人者欲知天知人・以何者知之也。在己不能了然・則其所爲知者靡定。此其所以有患也。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天本人所成。而人之克肖其生者謂之眞人。以其能踐形也。淮南鴻烈解精神訓云・所謂眞人者・性合於道也。說文云・真・僊人變形登天也。徐楚金繫傳曰・真者仙也化也。从匕。匕卽化也。反人爲亡。从目从匕・匕・八其所乘也。說文以仙人爲說・可知吾國古代本道儒不分。且字・冒上文用之。可知此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句・突過前文・而生出下文種種描寫眞人有眞知之見象矣。○以上爲本篇第一節也。何謂眞人。莊子以心中所有之眞人・俾人人知之有之。故假設一問句以足上文之語氣而括下文種種之描

寫在內且介紹之也。○論語之鄉黨篇・是寫孔子之肉體孔子。此太宗師篇・是寫孔子之精神孔子。精神爲孔子之真人。肉體爲從真人之肖物也。細研前後章句・自知寫孔子爲不虛矣。

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

士・事也。詩東山篇・勿士行枚。士亦訓事。　言古之真人者・爲使人尊信而自悟也。　不逆寡者・少數人而見真是非處・真人示以同而不逆之也。　不雄成者・不以成功自雄也。　不謨士者。因物付物而於事無所謀畫也。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小失爲過。大非爲惡。真人無惡。即或有過・亦於物無損。不得當則改之・無所謂悔也。當則無過矣。然有物有則・本宜如此。在己有何作爲焉・故真人亦未嘗自以爲得意也。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弗悔・不自得・始功也。不慄・不濡・不熱・終效也。

神完守固之人・自不夭於非命。○登高不慄・如伯昏務人之履危崖。入水不濡・如大禹之黃龍負舟而不溺。入火不熱・如舜之遭焚廩而不死。由是推之・無過之人・有密佑而自全・而水火等且爲之轉移矣。如此等說・驟讀之未免奇特。細心玩味・理所當然・亦是平常。

知之能登假

於道也若此。假格同。至也。詩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又・姚範云・假當讀遐。與周穆王登遐同。登假於道・升至於道也。○以上寫古之真人・一。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其寢不夢・心地清明・無幻象也。其覺無憂・樂天知命・胸襟灑然・無罣礙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列子周穆王篇作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其食不甘・無嗜好也。其息深深・氣不浮也。

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息以踵・心靜體和而深深之息發於踵也。息以喉・心躁氣浮而天機淺也。

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嗌・喉也。哇・咽喉氣結而不通也。理不真者・必爲人屈服。雖咽喉間欲有所言・又不能卽言・如嘔吐也。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耆嗜同。月令節耆欲・定心氣。心氣不定則妄動。妄動者・天機淺也。○自古之真人至此・實包寢覺食息言動六者在內。秋水篇云天機之動。可證嗜欲句爲動也。以上寫古之真人・二。

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

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說・悅之叚借字。訢欣通・喜也。距・違也・抗也。翛・音蕭。向秀注・翛然・自然無心而自爾之謂。養生主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生死猶出入・出入猶往來也。翛然者・生死適然之意也。○此層言生死。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不忘所始・常受也。不求所終・常忘也。下句引申上句也。○此層言始終。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捐・棄也。不以心捐道・遵道而行也。不以人助天・年壽脩短或爲人所戕害・皆不計也。○此句包括上兩層義。以上寫古之真人・三。是之謂眞人。○此弟二節以何謂真人句起・中以古之真人分三段・層層說明・而以此句答之也。夫是人也・不特踐形而已。其心且爲道・其人且爲天矣。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志・願力也。無始無終・無陰無陽・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其用不測・其體常存・願以爲心・待物之歸・故曰其心志也。寂・大定之氣象也。顙・額也。頯・徐邈音・去軌反。郭象注・苦對反。李軌音・音仇一音逵。

蓋高露而端正之貌也。　夫心既爲志。一而定矣。心既爲志。又神而通矣。內通外定。故曰其容寂也。何以見之。身心正而頭容必端。觀其顙之端正而高露可知之矣。○志字由來作志。蓋以心復心而心既復。大願常存。容貌寂然。但見其有孚顒若也。佛氏書所云轉識成智後之宏願也。忘是初功。志是克己復禮後之居心。如已云兩個若然者。或以一念萬年爲解。亦有不合之病。上文妙用也。此又出一若然者與之爲排比。零整相間於節段之中。文法之**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凄。清冷也。　陳壽昌正義云。滋味冷淡。神氣冲和。生殺無心。猶四時之行也。吳世尚注云。凄然似秋者。秋氣至。萬物零。非有心於怒也。暖然似春者。春氣至。萬物生。非有心於喜也。喜怒通四時者。發而皆中節也。　似秋。非秋也。似春。非春也。時中而用和。故云喜怒通四時也。**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與物有不宜之處。則其極端必見。故與物有宜者。因物付物而無不適合也。無不適合則莫知其極端矣。清武義民獨見云。極如皇極太極之極。言宜於物而物莫能窺其主宰也。○此若然者以下。先寫真人之體貌。次寫真人之發用。次寫真人之接物。**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

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此又以事徵之也。六師移之也。一陰兮一陽。所謂與物有宜也。秋事也。萬世永賴。春事也。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以踐形言之曰真人。其實一也。聖無不通。樂通則尙非聖也。仁無不親。偏暱則尙非仁也。明沈一貫莊子通云。至仁無親而無不親。有親則有不親矣。天時。吳世尙本作失時。非是。天時者。謂有生殺心也。利害不通。看不穿透也。行名者。爲名所驅使也。非仁也。非役人。不似差役之人也。

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玄英疏云。姓狐名不偕。古之賢人。不受堯讓。投河而死。又云。務光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

讓天下。不受。自負石沈於廬水。呂覽離俗篇云。湯讓天下於務光。曰智者謀之。仁者居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以不受其利。非義也。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沈于廬水。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相讓。不肯嗣立。聞西伯有道而往。適西伯薨。武王尊西伯爲文王。載木主而伐紂。夷齊扣馬而諫。不從。遂隱於首陽山。箕子。紂諸父。紂無道。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羑里。箕子憂之。自儕於奴隸。後遂佯狂。以待殷興之機者也。謂是箕子之名也。紀他。玄英疏。湯時逸人也。聞湯讓務光。恐及乎己。遂將弟子陷於歎水而死。申徒狄。聞紀他死。因以踣河者也。齊以篡弒而稱王。韓魏趙以分晉而僭王。中原不可仕矣。秦有滅周而代之之志。楚南蠻之國也。燕又同於秦楚。皆僭王。相爭相殺。延才傑以爲爪牙。曾不思爲民立君之義。故莊子推及諸賢而指斥之。蓋坐忘喪我。亡身之真。如爲物所使以至於死。反快人意耳。自樂通物至此。反面說而分六等。而以狐不偕云云引申行名亡身兩等也。以兩故字云云作兼帶。而爲弟三節也。○上文以若然者接前二節。以上寫古之真人。三。

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其狀二字。直貫下文。皆一彼一此。彼是莫得其偶之見象也。上文體狀者也。邴邴以下兩句一義。寫狀凡八。所以引申大也。自高大者。未免有持重之象。持重則似不得已而應。與以喜隨人者異矣。故不得已與喜適相反也。滀音畜。聚也　夫既滀然使我作色而親之矣。進則不止。乃又能止我之德於內。自然不使我方其人也。止我德。我字指見真人之人。而進之止之。則真人進之止之也。厲。醜也。似世。似同流合

汙也。謷・高放意。未可制・不羈於世也。言迹雖似世俗之人・而實超乎世表・世俗不能醜之也。　俛・音免。無心貌。明陳鰲海句解云・好閉・莫得其間也。陳壽昌正義云・跡似有意緘默・實則無心渾忘也。

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

以刑等四句・引申上文淒然句之發用者也。綽乎其殺等四句・又解之者也。上文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云云・是寫眞人之體狀。此以刑等云云・是寫眞人之發用。而皆以接物見之。接物於發用時更明・故人眞以爲勤行句言接物者在發用句末也。　綽・裕如之意。　綽乎其殺之殺・如陰符殺賊機之殺。夫殺賊機既盡・則以刑爲體矣。然後乃可以解決世事如庖丁之用刀以解牛也。　天秩有禮。行世以禮・如鳥之有翼也。　有知有時・時以事著。其事乃出於不得已也。不得已而應之・事畢則已。是以知爲時也。　道以德

性循・是以德爲循也。有足者・指人言也。至於丘・如佛氏所云之登彼岸也。真人體用兼備・動合自然。隨機赴感・使人出於苦海。迷者不知・真以真人爲勤行也。○觀以禮爲翼句・莊子視禮何等重要。某氏兄弟・未探其本・反謂莊子之學無禮無本。以其未能虛心研究故也。佛氏書稱佛爲兩足尊・本此有足句。其云登彼岸。卽本此句之至於丘也。自五胡擾攘而後・國學日衰。佛氏之徒・人棄我取往往如此。陋儒不爲之簡別而昭雪之。反推波助瀾焉。真可慨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

上二句爲與物有宜・下一句爲莫知其極・乃引申上文真人之接物也。劉氏約解云・真人之所守者一・故其好不好皆準於一。以其所一・一其所不一・有時與天爲徒・一者固見爲一也。有時與人爲徒・不一者亦未嘗不見爲一。天與人不相勝・則知人之所以爲人・卽知天之所以爲天也。是之謂真人。○起處弟一節後何謂真人・問一句。弟二節之末與此弟四節之末皆云是之謂真人以答之。又可知弟三節與此弟四節可作一節觀之也。若以古之真

人分節觀。則連起處至此節爲五節也。而其間以若然者作推勘語。又爲有節段之意。而使全章一氣呵成也。

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死生。命也。其有

使動之。則天也。物之死生系於命。死死生生。正同於夜旦之常。固不當悅生惡死。而度天。往往不能以智慧與於其間。凡物皆然。此皆物之情實。亦天也。人成晝夜也。誰死。以生死橫梗於胸次也。生死輪迴。最大最切。而猶不以爲念。其餘更可憎。其理。所以形容也。原其理。寫其實。此爲原其理。寫其忘之矣。上文言古之真入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彼爲寫其實。此爲原其理。所以覺悟也。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以天爲父。

父也。卓。立貌。而況其卓。謂況乃高出於父也。真君卓父。天命之爲己

彼其使我如何。我愈當一任之。而不當以己意參與其間。明矣。泉涸。魚

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

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涸・乾也。忘爲化機。忘堯桀之是非則化其道矣。○父子天倫。君臣義合。此舉堯桀・亦以人爲之故而可兩忘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塊・天地也。形・大患也。委之天地載之。生・可慮也。委之天地勞之。老・衰頹也。委之天地佚之。死・足悲也。委之天地息之。一委之天地而無容心焉・是爲善吾生。知生卽知死。生時既善則死亦善矣。○大塊載我。天覆地載・一若僅指地言者。而莊子之意・殊不然也。莊子之意・人在天地之中若一物爲器包裹者然。是以天地皆可云載也。觀大塊噫氣與老子天地之閒猶橐鑰・可知矣。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

也。壑・虛谷也。　藏舟於山壑之中・其山又藏於澤中・則舟之小山之大以爲皆得其宜矣。然舟則人力可移。陵谷變遷・桑田滄海・山谷大澤安知不爲有力者所移・且舟亦隨之趨耶。又當夜半。人爲小而舟爲大・壑爲小而澤爲大・澤爲小而天下爲大。昧者以天下爲己有。私心一起・種種不善事因之而生。生時多行不善・死後自受種種陰禍・而死亦不能善矣。至於堯・以天下爲公者也。能安天下者卽讓之。故欲讓天下於許由・欲讓天下於狐不偕・卒讓天下於舜。但堯有此讓而人歸美之與桀之私天下而人惡之曰時日害喪者。爲是爲非・往來於胸次不已・非藏天下於天下・而失凡爲物者之大情也。故莊子此說・爲存是非心之常人言。非指斥唐堯輕恕夏桀也。　愼子威德篇云・聖人之有天下也・愛之也・非敢取之也。卽莊子藏天下於天下之意。唯愛之・故藏之也。　恆物之大情・惡動而喜靜者也。天下者・萬物之所在也。物卽於夜半爲有力者負之而走・終在天下之中。物既無不在天下之中。卽遯亦不能超出於其外。負之而趨・反自勞勞。勞勞非情之所欲爲也。今以天下藏於天下・心無所繫而一物無失。豈非凡爲物者之大情乎。○自死生命也起・雖分數段。而其主要之語・在藏天下於天下六字。蓋此六字・與是非兩忘・卽修真之功夫也。

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特・獨也。犯字有偶然觸得之意。喜者・慶幸己之偶然不爲禽獸而得人身也。夫人身少而物類至多。故獨得人身者・猶慶幸而自喜其爲人焉。今彼聖人而真人者・超乎生死幻身之外。乾道變化・正性命於先天。一多自在・無往不樂・如佛說大乘妙法蓮華經之無量分身佛者・此重乾中大人之本。先天中天人發用象之天人象也。吾人仰望太空・爛爛星辰・其多已不可恆河沙計。肉眼凡夫・所見且然。而況真人所之・莫非真境・如此真境・凡爲物者・皆本之而出。長夜一甦・終歸於是者也。是物雖欲遯之而終不得遯之者也。大美不能言・至樂不能計・常與物之真源相接。而吾所化萬化而未始有極之真人・於以遊焉。此則聖人之遊也・此則聖人之遊也。○鬼谷子本經陰符篇・謂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與此相應。餘書不多見也。故稍借佛典以證易老莊之不吾欺也。

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

乎。天・終・未壯也。老・過壯也。善天善老・少年時老年時能享福之人也。始者・言人生死也。善始善終・如俗所謂歡喜而來・逍遙而去者也。人猶效之不能離之・故云係。上文云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是就真人自由分身而言。此云一化・是就萬物中有一進化者言也。待者・真人爲宗師待物之覺悟而來歸也。○以上自死生命也起至此爲弟五節。如以易學解釋之・周易自乾坤至未濟止・其卦次謂之序卦。即萬物進化之公例・究竟化入先天者。物化爲人・人化爲真人。當其將化成真人之前・中孚則充實而爲美・小過則充實而有光輝以爲大。既濟則已成大而化之聖人矣。及聖人而真人・以待物之化而接引之者・則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人而爲太宗師者也。徵以易象・方知莊子所言之不虛。如以本篇觀之。子祀子輿等是師。汝偶顏子是宗師。孔子是太宗師。蓋此太宗師篇爲論語鄉黨篇之大寫。鄉黨寫孔子入世者之形・太宗師寫孔子出世者之神也。試觀德充符篇・王駘與仲尼相若。叔山無趾以孔子字仲尼・尼山名・弟於孔子而稱叔山。魯衞兄弟・故哀駘它爲衞人。申屠嘉節則師友也。魯哀公則君也。獨成其天・真君也。太宗師篇因德充符哀公呼孔子爲德友而進一步言之。豈非素王超乎堯桀之外之太宗師乎。太宗師寫孔子之神即是神人者

• 愈可證明之也。**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動容周旋中禮•道也。而道•卽太宗師也。淮南子原道云•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生萬物者宗也。而云太宗師者•親而師也。是道常道也。無爲也而信•有情而無形•神傳而得•不可示而受•生卽無生•如如常存•行鬼神而位帝王•天地之本•出乎天天•入乎地地•時無止•壽無量•無以名之•强名之曰道也。　太極者•陰陽之未分也•五行之渾成也。六極者•天地既判之後•有上下左右前後也。而莊子云太極之先•意謂無始有始之先也。莊子云六極之下•意謂莫終有終之後也。又•太極之先•天之外也。六極之下•地之內也。先有前義。已往之天地•故云太極之先。未來之天地•故云六極之下。而太極卽六極也。上下左右前後。本是六極。而太極卽其合一之象

故也。陳詳道注云。感而遂通。有情故有信。寂然不動。無爲也。無爲故無形。呂大尉注云。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而往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爲之者而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喻。或目擊而存。是可傳也。而莫得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之。胎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朕。不可見也。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根本。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今日猶爲太極。雖鬼帝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我則不生也。明焦竑筆乘云。張山人好窮天地之說。謂余云。太極者。自無而之有。不可以理言。莊子曰。無極而太極。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易也。無極也。乃指理者復何物也。元炳案周代諸子書。太極之名易傳外僅見於莊子。老子所言雖與太極相符者多。而未嘗有定名也。即此一名。可知孔莊之不可分門戶矣。且試觀先天大象。明明一太極也。而二分之爲兩儀。四分之爲四象。八分之爲八卦。因而重之。八分十六。爲八卦即太極之兩儀。十六分三十二。爲八卦即太極之四象。三十二分六十四。爲八卦即太極之八卦。而六十四卦即八卦亦即太極也。此自一而分。如莊子所云之合喙鳴。反而喙鳴合。六十四合爲三十二。三

十二合爲十六・十六合爲八・八合爲四・四合爲二・二合爲一。一也者・得道之人集道成和之脩也。一又不爲一・上德不德也。此所謂天人者之真乎。今夫道・不可言也。孔莊皆言太極・不言無極者・言而非也。如上云云・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得道之人・證之如下文。○此爲全章弟六節之弟一段。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彊得之以處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黃氏覩蝶樓藏本

豨韋氏・上古帝王也。　挈天地・懸持天地於手也。鶡冠子天權篇云・挈天地而遊者・謂之還名。　人之發用以手・故以挈爲喻也。　伏戲・宓戲・宓曦・伏曦・伏犧・包義・庖犧・包犧。或作泰氏・泰皇・上皇。三皇五帝之首君也。　襲・入也。　易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列子天瑞篇亦同此。夫太初既爲氣之母也。易・固無形埒。而太易變・使民不倦。伏羲氏畫八卦則昭昭乎進乎象矣。而非入於氣母者不能。入於氣母・即人於不死不生常寂寂常昭昭之清淨境界中也。　維斗者・以北斗星爲天之綱維・故造名爲維斗也。斗柄指寅・天下皆春・年年如斯・故曰終古不忒也。　日自轉・月繞地球而轉。鬻子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日雖自轉。又安知不繞他恆星如是鼎宿中之一星大於日否不知幾何萬倍等者而轉乎。今。地終人終古終・而月轉亦終。人無終盡也。則日月之終古不息其轉運依然也。夫古・因人而知・固然矣。而人之在地上・容有時而絕跡。人終古亦終・

而日月不因人終而息其動・故曰終古不息也。又一解也。　堪坏・人面獸身。得道入崐崙山爲神。　山海經西山經。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鵶殺葆江于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嶓崖。欽鵶化爲大鶚。其狀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清郝懿行箋疏謂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此經作欽駓。莊子大宗師篇作堪坏。云堪坏得之以襲昆侖。釋文云・崔作邳。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淮南子作欽負。是欽堪坏負竝聲類之字。郝氏以堪坏卽欽鵶・非是。要爲神名。非欽鵶與鼓同惡而遭黃帝所戮者也・雖亦在昆侖。而得道之神與肇禍之怪未可相混。　崑崙・亞洲最大山脈之一。起自帕米爾東境之葱嶺。沿西藏新疆之境・東走入內地。東西之綿亙・約經度四十度。分爲西中東三部。　馮夷句・司馬彪莊子注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堤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馮夷一作冰夷。山海經海內北經云・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穆天子傳云・河伯無夷之所都居。郭注云・無夷馮夷也。引海內北經云冰夷・冰馮聲相近也。史記索隱引太公金匱云・馮修也。修夷亦聲相近也。竹書紀年云・夏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淮南齊俗訓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卽河伯也。或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非也。張華博物志云。仙夷乘龍虎。水神・乘

魚龍。其行恍惚。萬里如室。唐成玄英疏云・大川。黃河也。天帝錫馮夷爲河伯・故游處盟津大川之中也。　肩吾・太山山神也。山海經西山經・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郭璞注云卽肩吾也。莊周曰。肩吾得之以處大山也。釋文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元炳案囿時之時・或有誤也。郭以大山作昆侖觀・而疑肩吾卽陸吾。如以太山之神觀。則肩吾非陸吾。蓋又一神也。而逍遙遊篇問道於連叔之肩吾・乃卽取神名爲人名。　黃帝得道登天・卽列子所載鼎湖上升之事也。　顓頊・古帝。高陽氏。月令三冬之月・皆云其帝顓頊。玄宮・或云北方之宮。　禺彊一作禺京。山海經海外北經云・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郭璞傳云・字玄冥。水神也。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又大荒東經云・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虢。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惟海神。又大荒北經云・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彊。列子湯問篇云・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莫不注之。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而五山之根無所連

著。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鰲十五舉首戴之。越絕書云・幺冥治北方。白辯佐之。使主水。尙書大傳云・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幺冥司之。呂覽孟冬紀云・其神幺冥。高誘注云・少皞氏之子曰循・爲幺冥師。死・祀爲水神。釋文引歸藏曰・昔穆王子筮卦於禺彊。又引簡文云・北海神名也。一名禺京。是黃帝之孫也。元炳案彊京聲相邇・卽幺冥也。幺卽玄字。　山海經西山經云・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屬及五殘。郭璞傳云・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四徹中繩。蓬頭・亂髮也。勝・玉勝也。又云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木圭白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縷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復能來。天子畣之曰・予還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爲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汝。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于奄山。乃紀迹于奄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奄山卽崦

嵫也。案竹書・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舜時・西王母來朝。清郝懿行箋疏案地理志云・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王母・國名。見於竹書紀年及大戴禮爾雅釋地。以西王母坐乎少廣。少廣釋文引司馬彪云少廣穴名。崔譔云山名。蓋亦取此爲說也。今本穆天子傳作阿平無險・四徹中繩。郭云・玉勝者・蓋以玉爲華勝也。後漢書與服志云・簪以瑇瑁爲擿・端爲華勝。屬及五殘皆星名也。又海內北經云・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虛北。史記正義引輿地圖云・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元炳案山海經所云・九鼎之文也。郭注・梯謂馮也。如淳注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引海內北經無杖字。又大荒西經云・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郭璞傳云・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昆侖之山。西山經曰・西王母居玉山。穆天子傳曰・乃紀名迹于弇山之石・曰西王母之山也。然則西王母雖以昆命之宮。亦自有離宮別館游息之處。不專住一山也。故紀事各舉所見而言之。清郝懿行箋疏云・今本穆天子傳作紀丌跡于弇山之石。丌卽其字之假借字也。郭云西王母雖以昆侖之宮。以當爲居古文作尻・居古文作尻・皆形近而譌

也。藏經本作雖以昆侖爲宮。其義亦通。列子云。周穆王升崐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尙書帝驗期云。王母之國在西荒。凡得道受書者。皆朝王母於崑崙之闕。。天中記路史皆云西王母獻舜益地圖。漢武帝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或云穴名。或云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內典有少廣天。。卽譯者以此影射而貶斥之者也。莊子疏云。少廣。西極山名也。舜時。王母遣使獻玉環。漢武帝時獻青桃。顏容若十六七女子。甚端正。彭祖。上古陸終氏第三子籛鏗也。堯臣。受封於彭。論語竊比於我老彭。疏引世本云。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老彭。世本以爲其老也。或以老彭爲老子與彭祖。蓋得道者也。五伯。傳說殷高宗相。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墨子尙賢云。傅說舉於版築之中。甲昆吾。殷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也。傳說殷高宗相。肅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在虞虢之界。武丁。商王高宗也。高宗諒闇不言。夢帝賚以良弼。說築於傅巖。惟肖。爰立作相。傅說一星。在尾星之上。言傅說得道。在世則爲賢相。佐武丁朝諸侯。有天下。身終之後。又棲神於東維。騎箕尾二星。化土以爲傅說星而居之也

。○此爲全章弟六節之弟二段。信手拈來。以爲得道者之證據。全章共六節。後五節皆引申弟一節者也。又崔譔注本。此末句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遯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二十二字。餘本皆無。或爲他篇之逸文亂於此處者乎。　西王母蓬頭。以髮爲飾也。戴勝。戴方勝也。狗尾爲豹尾之誤。與虎齒等皆爲飾品。非其形有豹尾虎齒也。　世本。漢劉向撰。記器物之始創作者。書孔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

南伯子葵問乎汝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南伯子葵。或云葵當作綦。非是。古時賢人不鮮。後儒讀書少。爲少數人所拘耳。蓋另是一人也。女音汝。徐無鬼篇有女商。魏武侯臣。說武侯以詩書禮樂金板六弢者。春秋內傳襄公傳有女齊。卽晉司馬女叔侯。季武子謂叔向女齊師保其君者是也。汝姓至今猶有存者。上海捕房律師汝葆彝其一也。若如腐儒以攖寧爲女子之態而以女偊爲女子。且命士人之妻爲孺人者。則叔侯女齊爲女。而律師之汝君亦爲女矣。此是明證。可知吾國士大夫。僅以文章讀莊子。故有無數誤點在莊子書也。

曰。吾聞道矣。鬼谷子本經陰符云。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　郭注云。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

南

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道何人不可學。所以云然者。塗絕其學道之見。而亟賞子葵之人才。蓋不可學道之人。適可傳道得道耳。○觀此等機鋒語。東土自有禪宗。豈待達磨面壁後方有臨濟棒喝哉。但不立宗派名目。且老莊爲讀書人所忽視。以致人棄我取也。佛家有無學阿羅漢之名。亦似從此脫胎。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我無聖人之才者。得道之後無所用其才也。林疑獨注云。道者命之配。才者性之能。更說一得道人以衒之。亦是機鋒。下文謂卜梁倚已能外天下外物外生矣。而猶曰吾欲以教之。不但問者當不學學。而教者亦當不教教也。一個欲字。更是機鋒。

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屈原遠遊云道可受兮不可傳。上文則云道可傳而不可受。蓋守而告之即是教之。待其自得也。○上云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吾欲以教之。

及此守而告之。一惡字一欲字一守字。惟莊子寫得出用得奇。三日而後能外天下。三者陽之用數。而後者。陽已伸也

吾又守之。守之不告者。得矣又未也。七日而後能外物矣。吾又守之。七者。陽已盛之數也。物小於天下多矣。忘物而爲道日損矣。又守之者。得矣又未也。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九者。純陽已成之數。七九合十九。又協於河圖十九。於此舉十九日。而不舉月與時者。分爲三度言之。用純陽也。朝徹者。洛書九之一本象也。莊子於養生主德充符皆舉十九年。陰數也。年猶有四時之變。不若日之純也長夜之睡夢甫覺。如晨旦之清明在躬也。朝徹而後能見獨。獨卽真人也所謂本原自性天真佛也。道不可見。自性可見。原來如此而已矣。佛氏書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古猶今也。何謂生死。參萬歲而一成純也。無氏之得無生法忍者似之。佛

殺生者不

死生生者不生。死生病也。衆生病亦示以病耳。是未嘗生未嘗不生而逍遙遊於生死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天下之事。將迎盡之矣。天下之物。成毀盡之矣。攖寧。克己復禮也。陰符經所云之發殺機同此。特言語有和平老辣之不同耳。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南華一部。說理以爲紀事。其心齋之方。直示聖門傳授心法。而格物之機要。則在攖寧之攖。大抵事物之類感於我。我先置身於事外。既置身於事外。不動天君以轉捩之。此吾國學之轉識成智也。林紓莊子淺說云。攖。擾也。寧。安也。既與物冥。物不能擾。故在萬擾之中亦見其安也。攖而後成。成其見獨之獨。獨卽一。一卽天。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既無人教。何處可以獨聞乎。曰。聞諸副墨之子。卽文字而離文字者也。文字已非墨。故云副墨。吳氏注云。尋行覓句。始讀書者。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仍是副墨之子也。洛絡同。古之人絡繹而書。吟哦而寓言於書册。吾亦誦之而通。以己覺己。是

聞於其孫也。吳氏注云
。落落成誦。久讀書者。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看得明白者。吳氏注云。自有所見。目擊道存
。瞻明聞之聶許。心耳相印者。吳氏注云。自有所聞。聲入心通。聶許聞之需役。當用即爲
吾使者。吳氏注云。用之則行。取之左右逢其源矣。需役聞之於謳。於。音烏。謳。歌謠也。於謳。歎美而謳歌者。到此際
。盲而信。行而徵。自得而快然。故歎美而謳歌也。於謳聞之玄冥。玄天冥海
吳氏注云。予欲無言。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玄冥聞之參家。杳莫測其所窮。曠莫
也。自子孫至此。可以一迴環擬之。參家聞之疑始。參家。謂知其邊際。疑始。則玄之又
玄。冥之又冥。所謂常清常淨圓滿常覺也。而有參立於其
間者。所謂參寥也。吳氏注云。蕩蕩巍巍大哉乾元也。而疑始
疑能啓悟。故託諸疑始也。莊子寫此。筆下作一無內無外之循環重圓。而疑始
可疑其爲萬物之初也。○吳氏注云。上章言得道之人。此章言得道之序。一實
一虛。互相發也。徐笠山云。此無名氏九代瓜瓞圖。以非非想古篆譜出。徐氏
就文法論也。千古奇文。要在誨人讀書。
汝偶口述圓相。子與親證圓相。一

有一無。一虛一實。一合相之圓相。固非佛氏始也。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子祀。崔譔注云。淮南作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僂。郭慶藩集釋云。崔本作子永。是也。今本淮南精神篇作子求。與崔所見本異。顧千里曰。求當作永。抱朴子博喻篇曰。子永歎天倫之偉。字正作永。永求形近。故誤。四人殆皆爲孔子之弟子。孔子弟子字子某者頗多。子祀字子永。淮南或猶有誤也。以無爲首。生爲脊。死爲尻。即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之說也。年年過。世世過。脊之象。尻下無尾。人也。始卒於無。則無無也。此又所謂生死一條可不可一貫者也。死生存亡之一體。蓋如此。明朱得之通義云。首脊尻。只是首尾終始。引而未申。須知有生於無。故以爲首也。尻以下無尾。示不受後有也。終焉息焉。尻首一焉。仍歸於無也。斯得矣。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莫逆於心。相許無違也

。朋友爲五倫之一。非此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不友。友道之至也。俄頃速也。關尹子云。草木俄灼灼俄亭亭俄蕭蕭。又云。識千年●俄可去。皆迅速之義。本同石火。彈指之頃。死期至矣。故子輿俄而卽病僂。人世光陰之也。○此節明明言子輿病僂。而淮南子謂子永病僂。崔譔注引之。何僂病者之多也。據淮南。子永五十四而病僂。不過老衰之病耳。今如下云云。莊子殆甚言以極之。作一圓相也。佛家維摩詰經有問疾品。何其似耶。

將以子爲此拘拘也。 造物。然後生物。故云造物也。拘拘。病僂而彎縮不申之貌也。先言偉哉於句前。贊美天功之大也。不惡而可喜。觀下文物不勝天句。指天言。天與地交。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可爲此證。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 曲僂。人間世篇作會撮。殆皆髻之異名也。病僂則背曲。或以句贅爲項椎。是也。○項椎。鄉人之髻。繞髮而垂於後方者。陰陽之氣

有沴。其心閒而無事。沴音麗・害也。曲僂以下至無事三十二字・莊子夾寫於子祀子輿問答之中。曲僂等說是寫其形狀。陰陽二句是寫其神氣。跰躚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跰躚・行步攲危貌。蓋力疾而勉行・東倒西傾轉輾而前之象也。兩言將而詠歎之。言將・猶有未圓之時也。子祀曰。汝惡之乎。以其贊歎造物化工之偉大・而叩其亦曾惡其病之劇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亡無通。浸假猶云設使也。浸假以下云云・引申予何惡之意義也。鴞・青鴞。其肉味美。可作羹臛。又可爲炙。馬曳車輪・駕而行。今現成在身・故云豈更駕哉。詳道注云・左陽主生・故左臂言爲雞。右陰主殺・故右臂言爲彈。陳氏因左右

而云然也。如詳味之。雞爲酉支。陰支也。是以聲雖高而長。未能翱翔也。彈本金屬。而形則圓。其用動。其體靜。陽中陰也。時夜。夜間知時也。舉雞舉彈。蓋淺寫一化所待。且以明殺生者不死也。神馬曳尻輪。逆曳於身而上。以明氣機向上則精神入化也。且

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縣懸同。因有所種者時至則至。故云得時也。本來無幻身。今有幻身而死。故云失者順也。何憂。故云哀樂不能入也。安時處順。哀樂不入胸次。卽古人所云之縣解也。此物字。如佛家之所謂宿業。儒家之所謂積習。起於物欲而成於人爲者也。自結當自解。不能自解。爲其積習使然。故云懸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也。積習於人。則化爲禽獸。孔子所謂性相近而習相遠也。故爲積習之所成者皆物也。惟其然。則子與之病僂而能自解脫。實解身體之結。物體本無常。古來皆然。終不能與造化爭其旨甚明。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則此暫時之傴病。本無所容其惡也。且惡病奇窮。適爲業力之遷謝。使歸於解脫而已。形之不適。又不必有所惡也。卽此數語。其心閒而無事可知矣。○以上子與病傴。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子與病傴。氣必滋死大事。最宜謹愼。彼方化面以哭泣驚之。亂其立命之心。使不能開故也。送死大事。最宜謹愼。彼方化面以哭泣驚之。亂其立命之心。使不能開。是不曾殺之也。叱避其妻子之哭泣。足見友誼之敦。子來有病而喘喘然。有一然字。明非病喘。乃俗所謂吐陽氣也。恒。驚也。恒化。驚駭其死也。○子與形爲同相。子來以示純陽一氣。皆在乾九五之太宗師篇。形氣有元亨利貞之義焉。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神之棲於身。如人之居於室。倚戶則示超出於世外也。又臥室仄狹。戶外可聞。故倚戶與語也。唐王冰玄珠密語生稟化源紀篇曰。地生坤卦。天生二宮。地生震卦。天生三宮。地生巽卦。天生四

黃氏覩樓藏本

宮。地生中土。天生五宮。地生乾卦。天生六宮。地生離卦。天生八宮。地生兌卦。天生九宮。九宮配天。八卦畫地。天九爲奇。數陽也。地六爲偶。數陰也。卽天奇陽生也。地偶陰生也。卽名造生化源也。故造化二字。卽陰陽相生也。陰陽並生於太初也。後來陰陽相生也。卽陽生陰中陰生陽中陽也。王氏以太乙行洛書九宮釋造化。可謂切要。鼠肝蟲臂。極言其小。言汝旣有如是之言。一說云。鼠無肝者。豈復使汝墮落乎。自是知己之言云也。劉氏約解。故死而目不瞑。若然則鼠肝句言其無。蟲臂言其微也。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爲人子者。唯父母之命是從。不擇地而安之也。陰陽於人。不翅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翅啻同。但卦傳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彼。指陰陽。卽造化也。近吾死。病也。易說父母無不愛子者。造化無不愛人者。順從其命。卽是解脫。夫大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視載勞佚息。皆造化之善吾生者。則死亦毫無不適而善矣。此又一解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大冶・冶師也。金・鐵也。鏌鋣一作莫邪。說文以爲大戟。淮南子云鏌邪不斷肉是也。又爲劍名。吳地記云。闔廬使干將鑄劍。鐵汁不下。其妻莫邪曰。鐵汁不下。其計。干將曰。先師歐冶鑄劍不銷。以女人聘爐神當得之。莫邪聞語。竊入爐中。鐵汁出。遂成二劍。雄號干將。雌號莫邪。此亦一段神話也。鐵非一鐵而受冶者倜耳。冶者亦非一。爲鏌鋣者亦倜耳。是鐵成是鏌鋣。是鐵未嘗有心也。今我倜投得一人形。而自鳴得意。當此化我之際爭曰我人耳人耳。豈非如不祥之金之人哉。〇此子來之解脫語也。人爲法界體性。三才之一。天心之最貴。自人得道。方爲正果。偷來人身。止可作戲語。要亦非偶然也。但人

黃氏觀蝶樓藏本

身本不當依戀。且何者足爲依戀。莫錙之金。害人自害。不祥甚矣。及爲不祥。未有不命之爲禽獸魚蟲等而消其作僞造逆之罪者也。神明有權。以此用之。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自視如金。任彼鼓鑄。一念不生。成然寐。蘧然覺。寐曰成然者。萬事萬物之變刻刻流動。及至如何往不可哉。○以上子來病。

夜寐然。則爲者方成。故云也。蘧清醒之意也。覺曰蘧然者。吾人雖未寐之時。心行不息。倏起倏滅。此爲物所蔽而然耳。既爲物蔽。則雖醒而固似寐也。

若夫成然寐。蘧然覺。故云也。○此兩句。將上文兩節四人一齊結束。文勢既奇。意旨遂明。的是妙筆。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

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上章畢四人。

此章畢三人。

非無寓意・或卽爲論語中孔子所云作者七人之注脚。或卽太易一變而爲七・如易緯與列子之所云・以通蓍策之用七。或卽陽數三陰數二・陰用偶而爲四・陽用奇而爲三。先四後三・以爲陰陽之交。皆未可知。要此七人皆爲可宗師之人也。桑戶琴張二人上加子字者・或別有學問上之系統相關也。相與於無相與云云・所謂遊方之外也・撓挑・莊子雪云・猶戲弄也。無極太極之名・自古有之。太極見於此。而此三人與孔子同時・必有所聞於古之治易者也。逸周書云・道天莫如無極・治人莫如有極。如孔子如游無極。是其證矣。

無極如以佛氏書比例之・殆所謂無餘依大涅槃也。撓挑無極・尙未切證無極。上章謂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方實證無極之境界矣。何也。以此三人與子犁子來四人・本爲同類之友。四人以無爲首・是卽以無極爲先。故此三人亦須登天遊霧・然後可撓挑無極也・無爲首云云重於形言之。此則重於氣言・故以登天遊霧明示之也。

窮者・毫無人爲往來・而一向如此去也。莫然有間・莫・無也。莫然有間・無間之有間。又俄頃之間也。正相視而笑之頃・俄焉未葬。柩尙未埋・猶在殯也。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寂然。子桑坐脫立亡矣。

事焉。而文之。吾將說而去其文。是孔子與子桑戶曾有往來之誼。故使子貢往待治喪之事也。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猗。語助辭。返真而歌以娛之。此不以人助天之歌也。○上弟三章。子與病而子祀往問之。子來病而子犁往問之。是四人兩分言之也。此一人病。而子反琴張送死作歌。是三人分爲一二言之也。下之末章。子輿裹糧以食子桑。是二人分爲一一言之也。七人之寫法如此。文章不板矣。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是。指尸言也。一言而令人深省。可知相和而歌之娛其神矣。

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

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言其無規矩而不循禮制也。臨尸而歌・顏色不變・便是憑據。無以命之・謂不能定其品格。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地之德方而靜・故附麗於地者謂之方內。又卽六合之內也。因俗以行其道・是爲遊於方內。若夫方外遊者・遺世忘俗・命爲方外人・亦卽下文之畸人也。○以遊於方外者作畸人會意・則下文子貢說出畸人以引證便可不突兀矣。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陋。少見識意。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遊方之外・畸於人矣。與造物者爲人・侔於天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疣・結肉也。疣・搔生痏也。以生爲橫生之贅附着之疣・以死爲決裂之瘡潰敗之癰。本非己所固有者。一旦而化去・與生死相忘矣。生在何處・死在何

處。先在何處。後在何處。了不可得。知在何處。假於異物。託於同體。異物。贅疣癰也。同體。同於天之幻體也。假而託之。不知有生者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肝膽。內用之藏府也。耳目。外用之官竅也。忘而遺之。不知有死者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即欲反覆終始而求之。不知其首末與眹兆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所謂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也。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所以臨尸而歌顏色不變者。知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故不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也。此觀字。有游玩之意。觀衆人之耳目。使人覺得可玩耍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問何故以方內爲依歸也。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戮。或作僇。辱也。得罪於天。爲天所責罰之民也。言雖爲人世設教而不得脫然。正有法在。可與汝遊之也。即此可知孔子每游之矣。故子貢不識三人。而孔子

識之也。子貢曰。敢問其方。問其共遊之方法也。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造・七報反。詣也。人於道術・猶魚之於江湖也。不可須臾離者也。蓋率性以凝命・繼天以立極・脩身而治平・皆在無事中也。子貢曰。敢問畸人。畸・居宜反。不耦也。今則有以命之。卽夫子往日曾云之畸人也。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侔・等也。在人則餘・在天則同・所謂同帝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宜於人者・習於人爲之僞・安得不爲小人。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

不哀。無是二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曰一怪之。孟孫者。得爲大宗者也。不言孟子而言孟孫。亦有太之義也。魯國有是人而他書未見。故知其爲造名也。一怪之。寓言喪母。繼善於乾陽之義。孟孫才則影射於顏子矣。○篇中太宗師三字分兩章。一響也。陳氏正義云。一響怪孟孫才得善居喪冠魯人之名譽也。魯多賢人而孔子爲聖言。一爲弟一章。一爲此章。又藉以示宗師之太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死生之理而入於知天知人之徒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父母之喪。大倫所關。不哭泣。不居喪。人將效尤而漸陷於不孝。是以蹈道之人。雖知天而無涕不戚不哀。亦必知人之所爲。哭泣居喪。順世以示其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就先就後。趨避也。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

知之化已乎。無容心於卜度也。

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

不相知。故知其本有不可知者在也。夢中也。淮南子精神訓云。化者。復歸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即此化與不化及已化之說也。

且彼有骸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

情。實也。旦宅。日間處於宅中也。日間處於宅中。不過暫時。古人農勤於野。商習於廛。工居於肆。士事於朝。未有終日安處於家宅中者。是則日間之宅。本爲無甚大用之物。一旦神離於形。而在神言之。又豈有真死乎。

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乃。說文云。曳詞之難也。人哭亦哭。自然有此難曳詞然之聲調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人之與人。以對方爲稱而自以爲

吾耳。要知吾言之所以爲吾者。用何法知之耶。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厲同戾。至也。夢鳥夢魚。真吾何在。進一層言之。則今之言者果在夢在覺耶。不待笑而始適。呈露笑容者。不待調排而始笑。須臾之間。至乎適意之境。已呈也。已不知不覺入於幻夢。條忽之間化而爲人。亦猶是也。○因哭泣哀戚而及適意。造適。至於適意之境也。獻笑。笑容已呈也。情獻笑。孟孫才進於知。常人進於幻。哭笑泣對。行事議論對。文法之精密也。本論哭而以笑爲諭。又是諧文。

入於寥天一。安排而去化。乃

此句揭出進於真知之方法也。有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故外則安於世俗之調排而順之。內則去其物化之見而守之。使天與人不相勝。乃可入於寥而不紛。天而不人。一而不二之中間也。○自仲尼曰至夢未始覺者耶。是論孟孫才。且彼句以下則推引而汎論之也。

・本無其事。故可儘量發揮其死生無變之義而不害於世教。學者幸勿與原壤登木而歌同觀之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意而子・或以爲寓名。李頤注則云・賢士也。　玄英疏云・許由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隱於箕山。死後堯封其墓・謚曰箕公。唐陸德明釋文引司馬彪注云・潁川陽城人。梁簡文疏云陽城槐里人。　資・給也。何以資汝謂以何者益汝也。○意而子李注謂賢士也。以明有其人・而非莊子造名也。　許由爲堯時四岳。帝典云・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用命。遜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是堯嘗欲讓天下於四岳而四岳不肯受也。春秋內傳隱公十一年云夫許太岳之後也。太岳卽四岳・堯時最尊之官。猶後世首相之位。許爲太岳後・許由又有讓位不受之事。則其曾爲四岳必矣。司馬遷史記云・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光謂務光。由爲許由。是許由退隱於箕山必矣。其裔別爲姜氏。又別爲呂氏。後世以太岳之岳爲姓・又別爲岳氏。故許姓姜姓呂姓岳姓皆由之後裔。字仲武・尙爲可信。以伯仲叔季・十六族亦見於堯舜時也。封墓之說・已爲懸揣。堯讓天下於由・由年自少於堯。若舉舜之後卽不久而卒。舉舜亦自是由之大功。舜封其冢亦爲近理。未必定爲堯也。箕公之稱・更不足據。玄英道士・不免陋俗。五等爵始於商代。夏代尙未見也。何況唐虞乎。

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服・行也。如書說命云・旨哉・說・乃言惟服。是也。許由曰．而奚來爲軹。而・汝也。軹・語助詞。夫堯既以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搖蕩恣睢轉徙之塗乎。玄英疏云・黥・鑿額也。劓・割鼻也。搖蕩・縱散也。恣睢・恣意怒視也。轉徙・言不主故常也。搖蕩・對義言也。恣睢・對仁言也。轉徙・對是非言也。意謂不拘於仁義是非之塗也。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藩・釋文引司馬彪向秀・皆云崖也。崔撰云域也。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黼・古禮服・刺繡如斧形。半黑半白者也。黻半青半黑。繡文如兩己相背形者。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

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玄英疏云。無莊古美人。據梁古之多力人。○至人有教。譬彼鑪錘。造物赦之。正不必計。成・全也。論語・子路問成人。集注云。成人猶言全人。此云乘成・對黥劓而言・成字在古未嘗不可作全訓也。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鏖萬世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萬物而不爲巧。此所遊已。鏖碎也。言懷藏天地而包容衆形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如此遊。汝願從我遊亦當如此遊戲也・○此章言師。太宗師又爲道。則人天不二矣。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

黃氏觀蝶樓藏本

未也。仁義雖美・要以行事而見。故與其存之於心爲妄念・不如忘之之爲益也。顏子速悟而精脩於心齋。以下云云・卽精進之層次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忘禮樂則易簡之至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心齋之功深坐忘之效至也。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驚其入道速而轉詰之使與己相證也。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肢體以忘而墮。聰明以忘而黜。形以忘而離。知以忘而去。於時量等虛空・無有隔閡。我卽是道・道卽是我。六通四闢・雙忘道我・是爲同於大通。是時也・坐固坐也・忘則忘矣・故謂之坐忘也。又坐忘者・至人之心有所定也。天人兼忘・同於太宗師也。賈誼服鳥賦云・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亦同此意。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

而後也。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自然而然・卽化也。故無常也。而・汝也・而果賢乎・夫子謂顏子汝果如是之賢也。夫夫子者・太宗師矣。若竟云無偏私・故無好。化則心凝形釋・與萬變冥合・無偏私・故無好。乾之羣龍无首・平等平等。孔子明明是顏子之師。顏子雖大師又豈孔子之弟子。今孔子反云請從而後。是形容孔子之不亢也。而顏子亦不亢者。此正就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不如顏子之句化出・以寫孔子循循善誘之意也。○太宗師是傳乾卦之九五爻。今以無首之德歸之・斯帝王之實際也。論語者未見怪・讀莊子者則駭之矣。門戶之見深而淺近之言易知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上章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人滿於知天之所爲也。是計七人相友合。是計七人相友傳云・雨三日以往爲霖。

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食音嗣。非哭・飢餓不能出門戶。天非歌・若歌若哭・

之君子・惟有餓而已。有道之士・既受食於天・又安用人。人則以食爲天・又安肯從有道之士遊者。此子桑之所以不得不餓也。趨・卒疾也・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謂歌不成聲而其詞迫促也。○則字上・疑有一聞字。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我貧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

上章問病・問將死・是皆知天之所爲也。此章濟飢知命・是皆知人之所爲也。求其爲之者而不得・故歌以自遣其餓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春秋緯元命苞云・命者・天之令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壽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爲命也。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咎下流・災遣並發・陰陽散忤・暴氣雷至・滅日・動地・絕人命・沙鹿襲邑是。注云・河水淪沙鹿之邑。溺殺人也。

德充符篇・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

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今子桑戶之若歌若哭而鼓琴•本爲樂天知命不憂不懼之見象。因病餓而致然。非有所咎而悲憤也。孟子謂天下無道•以身徇道。此則幷天下無道之見而無之矣。居夷俟命•不怨天•不尤人•桑戶盡之。○子桑卽是子桑戶•以七人之結合而可知之。乃自來解說者•終不肯將一戶字書明。甚矣•小儒之牽拘於文也。

此太宗師篇•弟一章•將活活潑潑之道就古之真人寫之。真人卽道•道卽真人。以真人體道•而爲至善之本故也。弟二章傳攖寧之大法•能以心殺境•豁然而大通•且勸人之誦其書也。接之以弟三章之與將死。又接之以死尸。又接之以坤陰之已死。陰盡陽全•乾爲大宗矣。又接之以許由意而子師生貶堯之言•以堯爲應帝王之地步也。接之以孔子顏子師生。孔子示謙遜推奬之言•以爲素帝素王之地步也。羣龍无首•而乾爲師矣。顏子之坐忘•活死也。許由之吾師•真師也。孟孫才母死而未見父死•道爲父父故也。此於孟孫才章爲反復其道也。弟八章舉貧病命三者以爲七子之結合。說理之精妙如斯。謀篇之謹嚴又如斯。聖哲人之文•非餘子所可企及矣。○嘗謂莊子之文•到太宗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矣。齊物論・養生主・窮理。人間世・德充符・盡性。則立命順命也。蓋太宗師者・造化聖人之極也。○莊子立言之旨・實在於脩身而經世。其經世之道・在於無爲。無爲則大同。故不主張治國也。帝王之位・卽南冥之處。冥則不測而若無有。故不主張有帝王而僅如應也。又南冥卽屈靈均所云南巢。止可一息。不可爲常。故六篇止於太宗師。以不過寫逍遙遊中而後乃今四字之義故也。○南伯子章事既寫十九・再出至生生者不生之一箇五・立之皇極。一轉移間・然後出副墨之子等九聞之・以爲洛書九宮。豈非與易相通乎。○人間世篇南伯章有解之以云云之一解字。此太宗師篇第一章末有其生等二十二字。皆可疑。解字宣穎注謂巫祝之書・是矣。但無徵據。今閱齊民要術序・賈思勰引古・謂禹爲治水・以身解於陽肝之河。後人殆因名其書爲解也。有據矣。至於其生無父母・意生身也。死登遐三年而形遞・所謂變易生死也。本未嘗有死・故云遞也。此言神之無能名也・則總束上文。亦非不可解者。但行文不逮無此二十二字者佳・故僅作一說觀之亦可。

應帝王 此內篇之弟七篇也。應・人有所願而答之也。內七篇寫國學之系統。而國學之實行充足・爲衆師之尊者惟孔子。然孔子未嘗得帝王之位・故云應以虛寫之。堯舜等往息南冥矣・君以君位應也。孔子雖居師位・乃天下後世之學者歸往而心服之・是以素帝素王爲應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王倪・齧缺之師。齧缺許由之師。四不知・見齊物論。卽不知物之同是・不知子之所不知・一物不知・不知利害也。玄英疏據尸子・謂蒲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不受。卽被衣子也。外篇謂王倪之師爲被衣。玄英以蒲衣子卽被衣子・當時必有所據。被衣卽蒲衣・是也。行以告蒲衣子・蓋喜躍而卽行・以告被衣。又・路遇被衣而告之。皆通。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齧缺聰明睿智・宜早已知道。乃今知之乎・怪其聞道之晚也。大喜而至躍走・齧缺必以聰明睿知自幸其得。此其間正容不得一箇喜字在。故被衣以機鋒語固之也。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 泰氏・卽史記秦始本紀所云之泰

皇也。玄英疏云。太氏卽太昊伏羲也。要人。結人之歡心使從己也。藏仁以要人便是弄巧。**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此亦以機蜂人也。○弄巧結人。人雖歸往之。然而明明失真而入於非人類矣。心語。而示以真理也。人卽人。心非人則外雖爲人。而內已非人。故云未始出於非人卽人。要。結也。

以己爲牛。等視萬物則心無分別。心無分別則萬物皆渾合於己。以己爲牛馬。言其心之無分別而至淳厚也。淮南子覽冥訓云。昔者黃帝治天下。猶未及宓戲之道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鋸倨。興吁吁。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躓躓。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元炳案此節淮南文雖涉及女媧氏。蓋女禍亦風姓而仍泰氏也。觀其牛馬等句。泰氏的是泰皇伏羲矣。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情實也。其知情信。真實不虛也。

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言無馬牛之心知也。○非人者。物也。無牛馬視已。況一已之有莫

舉名乎。民無能名。聖矣。已亦無能名。聖矣。此真爲無名之聖人也。未始入於非人。言未嘗有牛馬之心知也。一切惟心造。心如斯。則爲物亦如斯。而命賦之矣。故起心動念卽入也。人。本因無藏仁以要人之心知而賦以命者也。但聖人能保其始耳。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帝出乎震矣。乃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不知不知。不知利害不知物之所同是。不知一物。而踐形之至者也。夫聖人與名戶之別。聖人人倫之至。未始入於非人。未始入於牛馬。而的的一箇人也。由是以思。名戶實是非人矣。此章言爲名戶者之愚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與日中始皆人名。　釋文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接輿卻聘。楚人以爲狂。故呼之爲狂接輿。孔子聞其鳳兮之歌。欲下堂與之言者也。　日中始爲當時肩吾之師。故接輿問其所聞也。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經式。常法也。度也。　曰以己出。曰人孰敢。蠻

衝之至。**狂接輿曰。是欺德也。**○以蠻霸之力而欲使人從已。便是自欺欺人。●不合人情。●自信可行。實卽害人。○此等人一出。則天下大亂。○以其不循天常。故云欺德。○日中始旣爲其說所欺。○肩吾殆尙能疑之而往見接輿耳。**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涉海而鑿河。●山能使蚊負之。●此種癡愚政策。●真是癡愚到豈有此理。**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不使人心化於道。●而欲制其外。●聖人之治天下必不然也。**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此句爲治天下之主要語。○蓋謂不正之行不行。●不勝任之人不使也。○肩吾欲學政治而從師。●故接輿正告之如斯。●使其去邪說而歸正路也。**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鮯。鳥網也。○弋。●以繩加矢而射也。○鼷鼠。●甘口鼠也。○神丘。●天壇也。○鼷鼠小而口液能作瘅。●使被其啖食之動物不覺痛而反生趣。●直至死而一痛卽死矣。○春

秋內傳・鼷鼠食郊牛。以其匿於天壇・故能食祭天之牛。人惡其毒害・故熏之鑿之也。　鳥高飛。鼠深匿。鳥獸猶知避害。人顧不如鳥獸乎。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又而曾二蟲之無知・責日中始之受愚自是・且欲誤人・不如鳥獸也。此章言爲謀府之計左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

天根・寓名。邵子詩・地逢雷處見天根是也。又・王者配天之根。天根卽帝王也。　殷・亡天下之代名也。　南方曰陽。　一無所有而爲陽・是爲大陽之殷陽。卽盛陽也。　蓼水・李注云・水名也。莊子假水名之諧音・以寓寥廓中天一生水之水名也。　蓼水之上・無始無終也。　無有一無有・聖人藏於是。故天根與無名人相遭也。　爲・猶治也。爲天下卽治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既遊乎盛陽矣・又至寥廓之上矣・而猶欲問治天下。豈非不通達之鄙人乎。　何問之不豫・謂其所問令人起不快之感也。　辭氣甚峻厲。蓋深惡而痛絕之也。天心復時・參以人爲・落後天矣。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

造物・天

也。與造物者爲人・爲天人也。淮南子原道訓云・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虛府・與造化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厭・厭棄也。埌・音浪。壙埌・空闊也。○逍遙遊之鵬・語大如彼。此莽眇之鳥・謂不能觀清而擬其爲小鳥也。六極・上下左右前後也。莽・如莽蒼之莽。不明清也。莽眇・小鳥也。六極・上下左右前後也。埌・音浪。壙埌・空闊也。○逍遙遊之鵬・語大如彼。此莽眇之鳥・謂不能觀清而擬其爲小鳥也。六極・上下左右前後也。

鳥・又以小言者。非真小也。蓋確指易之小過卦也。大鳥高遠而飛・故見爲小而不清耳。然則壙埌之野・亦南冥之變稱也。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帛・音詣。何故也。感予心・動予心也。又復問。復去聲。再也。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淡則七情不生。不生則心遊於無朕也。漠則人我不分。不分則氣合於無間也。遊於天地之一氣・而與太極同體・是合氣於漠也。由是而兩儀立・而萬物生

•皆順其自然而無容心焉。則皆得自若其天。而天下之治不外是矣。此豫之道也。　無容私三字最切要。古來爭天下而致殺人滿野者。皆欲以天下私諸己也。甚且合一國而爲大私以與他國戰•使發展大私之邪心。是以天下終不能治安。如能與天下爲大公•而皆知淡漠之是脩。自然之中•天下已治平矣。蓋應帝王者•非一事不爲也。以安民爲務•莫如以淡漠之道行之而使自化。一轉移間•趣向遂端。此一轉移間•煞有順物自然而無容私之作爲。非一無作爲而可治天下也。故無名人以此告天根也。　而•汝也。而天下•天根之天下也。天根本帝王之寓言。謂果能無私•汝之天下自治。○此章言無爲事任之法則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此卽寫出一箇知主也。　陽子居•玄英疏云•姓陽名朱•字子居。李云•居•名也。子•男子通稱。　嚮疾彊梁•吳世尙注•謂敏以赴天下之機•勇以任天下之重也。物徹疏明•林雲銘因•謂物情透徹•理解通明也。勌•倦同。學道不勌•殆學道其所道之道也。　明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孝經鉤命訣云•明王用孝•升平致譽。家語王言云•明王之政•如時雨降•是也。

老聃曰。

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易技係・言如胥吏之更番直事・技術之係於所業。勞形怵心・言外不安其形・內有恐於心。與聖人之治比・無有所當也。管子九守篇主因云・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與之・則不勞矣。今反之・是以云勞形怵心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田獵也。斄通狸。藉繩繫之也。言虎與豹之皮有文采・則人來獵之。猿與狙便捷智巧・狗能執狸・則人來繫之。

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蹵然・不安之貌。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似不自己・忘己之功也。貸・施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民忘其施化也。有莫舉名・民但知上有君在而不能舉其誰

氏也。使物自喜・使物自樂其生也。不測・人不能測之也。○此言無爲知主也・弟一章爲應帝之榜樣。此章爲應王之榜樣也。中間二章則混言之。」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期以歲月旬日・以斷定其人之何年何月何日之或吉或凶也。以其相人若神・故稱爲神巫。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願聞死亡禍夭故也。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醉則昏迷而心不清。故以喻爲物所惑者。壺子・列子書作壺丘子林。司馬彪注云名林・鄭人。列子師。玄英疏云・號壺子・名林。如就列子書觀之・壺丘・姓。簡稱壺。子・男子之通稱。則子林其字也。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道外有勝於道者・此真心醉之着迷語也。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而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言吾與汝雖盡師生之禮文・未盡脩學之實際・爾固能得道乎。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

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言汝與衆人無異。雄鳥者相交接。道安可得。是雖有卵形。實無生機。而非卵也。乃以汝所謂道者與世相亢。又豈能伸。汝既無實。人遂得而相汝矣。○卵之生機。俗謂之雄頭者。雖亦可云卵。而實非卵也。亢字有乾上九亢龍之意味在。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

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怪。謂其生人有死人之象也。濕灰不能藏火。謂其必不活也。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地文。靜極之見象也。萌。藏心於中。猶入地寂然。雖有生機之動。而不動不定。若枯槁而無生氣也。太極渾然。如地之象。文理雖全

・內保之而不動・外不蕩而不正也。杜德機・九淵之弟一箇名目。卽閉藏其生命之一機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術士往往衒能自矜・數句寫神巫之作僞。兩儀雖有見兆・而尙在閉塞之中・故名之爲杜權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天壤・太極分兩儀也。乾天坤地。地土壤・故云天壤。杜權而曰天壤・是天地絪縕之氣象也。不可得而名・不可得而象・故云名實不入也。機發於踵・是爲踵息。卽太宗師篇所謂真人之息以踵也。兩儀爲一陰一陽・交合而爲至善之道。繼之者善・卽人性之本善。以本善人之性・而觀天地之絪縕・可知一陰一陽之道卽善者機也。善者機・九淵之弟二箇名目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爲列子曰。子之先生

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不齊・不能一定也。無得而相・謂其捉摸不定也。且復相之・與下文自失而走相照。是術士故意裝腔之遁辭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冲一作沖・通用。虛也。二中爲冲・玄之又玄也・三中爲沖・天地人三才和同也。冲沖相通也。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太冲。冲氣之父也。先天大象以身體之・是道集於虛・兩行而不二也。不二則平而不相勝・故云太冲莫勝。太冲莫勝。父母未生以前之景象也。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此卽繼善之三也。衡平也。氣機交相使平・是謂衡氣機。衡氣機・九淵之弟三名目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天地人各一・故三。先天一陰一陽相錯・而幷其交者爲三。三爻則九也。列子黃帝篇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

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列子所載之淵・不曰審而曰潘者・潘卽審之叚借也。要之此九淵卽天中天・天中地・天中人・地中天・地中地・地中人・人中天・人中地・人中人之九等。莊子舉三才之純者賅之耳。此三十六宮以三示其端也。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截然而止。非精於玩易不能也。　言水者・天一生水也。九淵舉水。四九三十六・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全矣。合而五曰土者亦全矣。舉九而一行全・舉三而一行之本全・故止於三也。　淵有九・舉先天小象之乾坤二卦也。而兌艮・而離坎・而震巽・莫不包括在內・此以三示三十六宮之本也。易大傳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文言傳坤卦云至靜而德方。坤爲地・地爲方。中庸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淵爲地上之水。四乘三十六則百四十有四・坤策也。　坤爲先天小象半陽半陰之合・故得兩箇七十二而爲百四十四也。人居地上・而命係乎天・坤二而乾三・河圖洛書之起數。乾三故三倍七十二而爲二百一十有六也。外篇天運云・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與此九淵亦有相關焉。○此舉三淵・示應帝王之直落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立未定。自失而走。不能且復相之矣。　使神巫走・如使神姦不敢爲。所謂大畏民志・舉滅其賊心也。

壺子曰。

追之。列子追之不及。無矣。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了無所見。了無所知。了無所得。可以悟矣。亦如是也。列子於此。未始出吾宗。以震巽也。離坎也。兌艮也。一齊見而示之。而又不出乎乾坤。故曰未始出吾宗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委蛇。委蛇。委曲將順之謂。虛與委蛇。應也。○點出一箇虛字。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弟。古文頹。弟靡。順流。列子作波隨。蕩漾也。波流。偃也。活又不能斷。死又不能斷。又不能開口。惟有逃耳。相而不識也。四面八方。使之無從置喙。四面八方。使之無從設想。如是而賊心滅矣。○此章言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如是而已也。此章之旨。已在此處結束。下文數句。令人作榜樣也。以列子爲後學榜樣。敬重後學甚矣。而迂儒猶欲誹謗之。何心哉。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虛心求實而力行矣。三年不出。用功

三年。**爲其妻爨。**娶妻本爲奉己。今無儻然臨下之實。故妻作中饋而已燒火也。**食豕如食人。**等視衆生。以慈衞之。故豕且不食也。**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不復知有人情世故也。**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如是形體如木橛土塊。故云也。紛而封哉。言雖處紛紜而其心常靜定。如有所封閉也。一以是終。言一直到死也。○此章以一虛字爲歸宿。有老子小國寡民章之意焉。**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如弟四章所云者。如弟一章所云者。如弟二章所云者。如弟三章所云者。**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如弟五章所云是也。體盡無窮。古今合爲一體也。古今無窮者也。是就有一邊言之。遊無朕。無朕兆則無

之極矣。而又遊之。是體量等虛空也。是就無一邊言之。有無同遊。而未見己之有得。一歸於自然之天。故云盡其所受也。體盡無窮有中藏無。遊無朕。無中寓有。并五章在中。皆以虛字括有無及有無同存者。簡別本章於前四章。帝王者作對症之發藥。名尊如帝王而無道。名之尸也。欲如何如何。謀之府也。強有所作爲。事之任也。臨下察察。知之主也。如無此四者而遊乎無朕兆之域。變化無窮。體之而遊。故云體盡云云也。是亦一義也。又。所受乎天者。指一身言。無見得者。虛其心忘其形也。亦虛而已者。治國家天下如修身也。

又虛字實爲內七篇之綱要。身重人間世。國重應帝王。心齋。虛也。應。亦虛也。故云也。

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無我也。安而明也。在上者至爲可危。此與以安定不危之方法也。

能勝物而不傷者。妍醜待以自知。不善之人如神巫之逃去。自在無我。虛也。引申上文虛字。以爲虛不徒虛也。天下治平。○此禪家盡能翻神秀之偈語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斥其爲樹爲臺之非。而印其心之如明鏡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忽・須臾也。道不可須臾離而不離・渾沌也。　梁簡文講疏云・儵忽取神速・譬有爲也。渾沌和合貌・譬無爲也。　莊子內篇。南冥北冥起・南海北海結。逍遙遊而開兩端・所謂合喙鳴也。此之渾沌則兩端合・所謂喙鳴合也。逍遙遊南冥亦冥・北冥亦冥・是開中之有合。　此篇自開而至合・以及應帝王・去王言帝・南海亦帝・北海亦帝・又加中央之帝焉。卽北冥有鯤鵬・將圖南之南冥亦有鯤鵬・而逍遙遊第一章之中段有鯤鵬同居也。中央者・兩天池之合・故謂之渾沌也。渾沌而帝・太宗師之心志也。卽應帝王之所以爲應者也。儵南忽北・亦可謂之帝。但其往來不定・卽頃刻有主宰之主宰也。而合中有應帝・所以寓開也。易緯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沌。渾沌者・言萬物相渾沌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列子天瑞篇渾沌作渾淪。莊子表同情於易緯・故用渾沌也。○南冥爲天池・北冥亦爲天池・而言之文章之中央・且鯤鵬同居。又化鯤爲鵬。一則雖北而扶搖已上・一則方化而猶近於下・是正

類於鳴鶴在陰・中孚一卦之實爲在北方之子也。卦氣起中孚・貞子辰・去以六月息・坤貞午而退一位貞未也。卦氣正相通。而此中央之帝・卽卦氣中之小過一卦也。坤退一辰・小過貞寅而往午・一氣純陽。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時相與・有時不相與。此其所以名爲儵忽也・此是一義。又此時者・卽中庸君子而時中之時。亦卽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之時。乃無時不在之時時也。能無時不在・則渾沌與之爲一。故曰待之甚善也。中庸述舜之德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儵忽遇渾沌・渾沌待之甚善・卽是其旨。所以言之於應帝王篇也。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儵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無害於渾沌・而且有益於儵忽。所謂六用反流・純乎其自然也。欲視卽視・欲聽卽聽・欲食卽食・欲息卽息。心有主宰而百體從令。及其所作一過・仍然一無膠粘。且卽其方作之時亦一無膠粘也。儵忽渾沌雖合・而儵忽仍儵忽渾沌仍渾沌也。此種泰然之善景象・渾沌與之・故曰德・而儵忽欲報之也。以老子所云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

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觀之。可知渾沌之德・而渾沌爲渾沌矣。易緯乾坤鑿度・淸高宗御題云・乾坤兩鑿度・撰不知誰氏。以余觀作者・蓋後於莊子。南華弟七篇・率已揭其旨。儵忽鑿七竅・竅通渾沌死。乾坤卽儵忽・渾沌實太始。乾坤旣鑿開・太始斯淪矣。言易祖繫辭・頗覺近乎理。有純亦有疵・稽古堪資耳。傳易作緯而用莊子句爲目・可知莊子本與易一途。故節錄高宗句以證明乾坤之被鑿也。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心正之人。視聽食息・付之自然。未嘗以心徇之也。故視而見・心徇乎所見之物矣。聽而聞・心徇乎所聽之物矣。食而味・心徇乎所食之物矣。心變乎欲・則天機淺而氣息鼓動於喉矣。此謂身不脩在不正其心也。所以讀此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太宗師應帝王而不知本合爲一。幷不知其寓言如易象之有準的而當活觀也。乃穿鑿附會・以爲無據之造話焉。此則內七篇之所以爲者輩文人鑿死。儵忽報德・豈自來談莊評莊解莊注莊盜莊借莊者之謂乎。是可慨也矣。

此應帝王篇爲內七篇之末篇。弟一章言無爲名尸等・已表明於各章之下矣。弟六章則一篇之宗旨也。養生主是先言宗旨。此篇適與之顚倒。但

十至五十知天命也。德充符之德充。即天命。惟符故能知之。乃寫孔子五十至六十而耳順也。太宗師篇。可與論語鄉黨篇對觀。一寫其人。一寫其神。是六十而耳順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其前六篇所述之聖人至人神人。何一非人羣之大師。而孔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實生民以來所未有。若此者。豈非太耶。應帝王。惟素王能應。豈特居天下之權位者所不能應。即一世賴之以安寧。百姓賴之以樂業者。亦不得謂爲應也。故物從而變。乃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莊子尊孔之至。信孔之至。愛孔之至。七篇全傳孔子。殆以當時人士惡孔之至。誣孔之至。慢孔之至。故暗爲孔子作一本年譜以傳其真相耶。烏乎。猶可云爲莊子謗孔子也哉。○自來講學家。設心最忌刻。又最不好學。而最喜標榜門戶以自高。讀古人書而不明白。不肯熟玩深思。則斷章取意而誣之。如讀逍遙遊鵬鳥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與神人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說。不知其三九六與塵垢粃糠之旨。而曰豈有如此大鳥如此仙姑。真是荒唐。讀齊物論長梧子貺孔子曰丘何足以知之。不知正貴在何足以知之之不知。乃以貺孔子誤爲斥孔子。以爲孔子至聖。何可謗毀。便斥莊子爲傲吏。如此粗心。神

人則男女不分。蝶夢則真常無別。朝三暮四。則云以術愚人。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則致所謂端人正士者。見人讀莊。輒正顏厲色止之矣。須知讀莊子之文。凡其一名一物一字一句。當如研究科學然。加以考察而定真假。解析之。採合之。以觀其究竟。吾以爲玩味莊子一句。比匠人造一器爲尤難。豈可如讀文章也哉。如認定作文章讀。不更進而求其實。宜其僞者趨而真者反不肯學也。是可哀也夫。○古代以治天下責之大君。以治國責之諸侯。視爲第一大事。且無一至當切實之辦法者也。一遇暴君暗君。則宗師先哲之言一無所用而百姓受殃矣。莊子則不然。以治心爲主。以世事爲存。以帝王爲應。則凡爲治民之事。皆應而爲者也。存也者。所謂六合之內存而不論是也。心一正則身自脩。而天下之惡自不肯爲。故七篇中最扼要於孔顏授受心齋。曰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行終。而況散焉者乎。今設以莊子之旨。切實以治心使正之學教人。而置官授職。確然能其事。自視爲公僕可矣。故不善子女。家長治之。頑童。先生治之。惡人。行政官用法律治之。外患。精兵與忠勇之將帥治之。天下平矣。

以上四段是合論。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出版

莊子內篇新疏　全一册

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郵費一角三分

著作者　無錫黃元炳

發行者　醫學書局
上海梅白格路
二百〇四號

分售處　上海各大書局

新出版
國學書

易學探原經傳解　實價大洋五元　郵費二角三分
至道心傳　實價三角　郵費九分
老子玄玄解　實價四角　郵費九分